

分 类 号

B976.3

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狄考文研究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申请人姓名 崔华杰

指导教师 郭大松 教授

论文提交时间 2008 年 04 月 20 日

单位代码	10445
学 号	20052634
分 类 号	B976.3

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狄考文研究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申请人姓名 崔华杰

指导教师 郭大松 教授

论文提交时间 2008年4月20日

独 创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_____（注：如没有其他需要特别声明的，本栏可空）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徐宇杰

导师签字：郭大志

学 位 论 文 版 权 使 用 授 权 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_____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_____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徐宇杰

导师签字：郭大志

签字日期：2008年4月20日

签字日期：2008年4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导论·····	1
一、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1
二、学术界研究之综述·····	2
(一)论文资料来源·····	2
(二)学术界研究动态回顾·····	5
1、大陆学术界·····	5
2、港台及国外学术界·····	7
(三)现有研究成果的薄弱环节·····	8
三、论文内容的相关界定·····	9
(一)相关概念界定·····	9
(二)研究时间界定·····	10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10
(一)论文的重点·····	10
(二)论文的难点·····	10
(三)论文的创新点·····	11
1、论文资料使用的创新·····	11
(1)资料搜集的创新·····	11
(2)资料使用渠道的创新·····	11
(3)外文材料使用的创新·····	12
2、研究方法的创新·····	12

(1) 多学科理论知识的交叉使用·····	12
(2) 多种研究方法的糅合运用·····	14
3、论文的学术价值·····	15
(1) 填补学术界某些学术空白·····	15
(2) 加强学术界某些学术薄弱环节·····	16
(3) 理论提升的创新·····	17
(4) 相关史实的考证·····	17
(5) 加强与史学界的学术对话·····	19
(6) 史料间的相互勘误·····	20
(四) 论文存在的不足·····	20
第二章：踏波东来——狄考文奉派来华·····	21
一、狄考文来华的历史背景和缘起·····	21
(一) 狄考文来华前的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及特点·····	21
(二) 宗教复兴运动与美国海外传教活动的兴起·····	22
二、狄考文的早年生活及教育·····	24
(一) 狄考文的早年家庭教育·····	25
(二) 狄考文的早年学校教育·····	26
三、狄考文赴华传教的心路历程·····	29
第三章：拓荒时代——狄考文在华的宣教活动·····	34
一、狄考文来华前的山东传教形势·····	34
二、狄考文的宣教活动·····	36
(一) 狄考文的中文学习·····	36

(二)狄考文的传教方式及活动	37
1、乡村旅行布道	38
2、城市布道	40
(三)狄考文的传教成效	41
三、狄考文与民教冲突	42
(一)1866年租房事件	42
(二)苗化育事件	43
(三)《辟邪实录》事件	44
(四)1876年兵勇猝死事件	46
第四章：从传教士到教育家——狄考文与登州文会馆（上）	48
一、狄考文在华办学的缘起	48
(一)狄考文来华前的基督教学校发展状况	48
(二)狄考文办学起因初探	50
1、近代中国对新式人才的需要	50
2、冲击与回应：使命与现实间的选择	51
二、文会馆发展阶段概述	53
(一)1864~1873年：为播福音觅新路	54
1、学生招生与管理	54
2、师资队伍建设	56
3、宗教教育	57
(二)1873~1881年：狄考文对文会馆的改革之路	58
1、改革招生制度，实行“筛选制”	58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构建教师间的和谐关系	59
3、结合中国实际,改革教学内容	59
4、注重师生交流	61
(三) 1882~1904年: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	63
1、课程设置体系化	63
2、学校管理制度化	65
(1) 招生制度	65
(2) 考试制度	66
(3) 学校管理制度	68
3、人才培养素质化	69
(1) 完善实验设备,提高学生的手工操作能力	69
(2) 成立学生社团,培养学生的“自治精神”	70
第五章:从传教士到教育家——狄考文与登州文会馆(下)	73
一、文会馆发展特点概述	73
(一) 由登州文会馆审视读基督教学校的本土化倾向	73
(二) 由登州文会馆审视读基督教学校的世俗化倾向	75
(三) 由登州文会馆审视读基督教学校的专业化倾向	76
二、登州文会馆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78
(一) 冲击中国传统教育体制,诱发新式教育机构的产生	78
1、教学组织形式	78
2、课程设置	79
3、教学方法	80

(二) 从师资培养审读登州文会馆的社会价值·····	81
(三) 传播西学, 培养新式人才·····	82
第六章: 破“旧”立“新”——狄考文的教育思想·····	85
一、狄考文关于基督教学校的办学思想·····	85
(一) 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	85
(二) 基督教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方法·····	88
1、基督教学校的办学目标: 培养全面人才·····	88
2、基督教学校的教学内容·····	88
3、基督教学校的教学方法·····	90
二、狄考文改革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教育思想·····	94
(一) 改革中国传统教学方法·····	94
(二) 改革中国科举制度, 建立新式学堂·····	96
三、狄考文教育思想评析·····	97
第七章: 著述等身——狄考文在华的文字出版事业·····	99
一、狄考文与近代新式教材编写·····	99
(一) 狄考文来华前传教士的努力·····	99
(二) 狄考文的新式教材编写工作·····	100
1、狄考文与新式教材编写·····	100
2、代表著作简析·····	103
(三) 狄考文新式教材的评析·····	106
二、狄考文与益智书会·····	107
(一) 益智书会成立的缘起·····	107

(二)从个体走向群体的努力:益智书会的成立·····	109
1、益智书会成立的经过·····	109
2、狄考文在益智书会的工作·····	110
3、狄考文与益智书会的改组·····	111
(三)益智书会的影响·····	112
三、狄考文与《圣经》中译·····	113
(一)《圣经》中译之历史考察·····	113
(二)官话和合译本《圣经》翻译之缘起与过程·····	114
(三)官话和合译本《圣经》的历史意义·····	117
第八章:冲突与调适——狄考文在华事业简评·····	119
【附录一】狄考文生平经历年表·····	123
【附录二】英汉人名、地名及专有名词对照表·····	126
参考文献·····	130
后 记·····	138
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140

狄考文研究

（中文摘要）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于 1863 年来华，次年初达到山东登州。此时正值基督教各差会欲全力开拓在华传教事业，但由于登州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天津条约》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的，所以基督教各差会在山东布道区的工作尚处于开拓阶段。狄考文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美国长老会海外布道会总部派遣到中国的。来华初期的狄考文，对基督教布道工作充满了信心。他一方面苦心学习汉语，一面陪同登州布道站牧师梅里士官经布道。随着对汉语的熟知，狄考文先后在登州、胶州、黄县、济南、泰安等地旅行布道，但与前期的预料相反，在数十年的布道过程中，只赢得了不多的皈依者。面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冲击，狄考文在华的经历促使其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教策略和方法。中国在面对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所采取的对策，由此而引发的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变动，更是为狄考文开办教育提供了环境基础。由传教到从事教育工作成为狄考文在思想上转变的必然。

狄考文为登州文会馆的开办费尽了心血，学校也为他赢得了 19 世纪来华传教士教育家领军人物的美誉。在狄考文的潜心经营下，登州文会馆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上都令当时的基督教学校难望其项背。更为重要的是，在狄考文的辛勤培育下，登州文会馆培养出了一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教育、实业、文字出版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弥足珍贵的火种之一。

在办学过程中，狄考文就深深感到了缺少新式教材的局限性。他先后编写《形学备旨》、《笔算数学》、《代数备旨》、《高等数学》等教材，其中《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达 30 余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同时，狄考文在编书的过程中，首次采用阿拉伯数字、+ 一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码直接运用于算式，在近代中国数学界由中算向西算过渡的过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狄考文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编写新式教材的人才，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张松溪、王以成、王锡恩、孙炳文、袁景奎等在文字出版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狄考文发起组织“益智书会”，联合出版当时基督教学校急需的新式教材，这些教材除了满足基督教学校自用外，还被清朝的官立学堂采用。这大大丰富了当时学校新式教材的来源渠道。

狄考文在《圣经》中译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从唐代的景教翻译到近代的新教翻译，一代又一代的外国来华传教士在《圣经》翻译上前赴后继，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些《圣经》翻译版本中，官话和合译本《圣经》是中国教会最受欢迎的《圣经》，版本我国现行的中文《圣经》就是对这一版本的修订和完善的基础上完成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身为“和合本”修订委员会主席的狄考文大可居功自伟。

本文意对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华活动的历史全貌进行整体的窥探，梳理出狄考文在华四十余年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对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诸多方面所产生的独特影响予以考察。同时，通过对狄考文这一个案的研究，讨论晚清来华传教士尤其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所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

【关键词】 狄考文； 传教士； 登州文会馆； 益智书会

分类号：B976.3

Abstract

Studies on Calvin Wilson Mateer

Calvin Wilson Mateer, born in Cumberland County, Pennsylvania on January 9, 1836, who arrived in China on January 15, 1864 after occupying six months in a slow and wretchedly uncomfortable sailing vessel. Difficulties did not end when the Mateers arrived at their destination. The people were not friendly; the conveniences of life were few; the loneliness and isolation were exceedingly trying; but Matter was undaunted and pushed him forward with splendid courage and faith.

While Dr. Matter deeply interested in evangelistic work and helping greatly in it, felt chiefly drawn toward educational work. In 1864, one year after his arrival, he and his wife managed to gather six students, and with a faith as strong as it was sagacious Dr. and Mrs. Matter set themselves to the task of building up a college. Increasing numbers of young Chinese gathered around him, the college grew. The college had educated more or less completely perhaps two hundred pupils. Most of whom had been trained to live upright, godly and Christian lives. For the graduates who were beginning to be sent forth there was a demand to fill positions of high importance, much in excess of the supply, and by no means limited to Shantung.

Dr. Matter was famous not only as an educator, but as an author and translator.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college he devoted himself almost wholly to literary work. His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 was extraordinary. He prepared many text books such as Algebra, Geometry and Mandarin dictionary. The last year of Dr. Matter's life were spent as chairman of a committee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 a labor to which he gave himself with loving zeal.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Holy Bible is also on the basis of the Mandarin version, and from this we can acknowledge that Dr. Matter pai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lation course of the Holy Bible.

Dr. Matter was a man of unusual force of character; an educator, a scholar and an executive of high capacity. Hanover college recognized his ability and success by bestowing upon him the honorary degree of Doctor of Divinity, and in 1903 his alma mater added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Laws. We mourn that the work no longer has the benefit of his counsel: but he built so well that the results of his labors will long endure, and his name always has a promine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missionary work in the Chinese empire.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forty five years activities of Dr. Matter in the modern china, and tries discovering the unique influence of the missionaries' activities to the modern China society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ino and the foreign. In others hands, the thesis also want to discover the missionaries role in the in-depth connotation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ulture.

Key Words: Calvin Wilson Mateer, Missionary; Tengchow College; 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Classified Number: B976.3

第一章：导论

一、选题的意义及价值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大学——登州文会馆，该校的成立，填补了近代山东新式高等教育的空白，并为山东大学堂等新式学校的建立提供了借鉴的模版。^[1]

他率先开展师范专业教育，从事教育工作的学生占毕业总人数的五分之三。^[2]

他在学校内实施的肄业计划，开近代中国职业教育之先河。^[3]

他积极从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工作，被尊称为山东布道区的“三位创建者”或“三位伟大的先驱”之一。^[4]

他积极从事新式教材的编写工作，先后出版《形学备旨》、《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教材，其中《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达 30 余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5]

他首次采用阿拉伯数字、+ - 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码直接运用于算式，这在近代中国数学界由中算向西算过渡的过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6]

他发起组建“益智书会”，被国内外史学界认为“成功地改变了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潮流”。^[7]

他积极从事于官话（即白话）的推广工作，其编写的《官话类编》成为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首选工具书。^[8]

以他为首的圣经翻译委员会花费二十余年心血翻译的官话和合译本《圣经》，是“中国教会最受欢迎的《圣经》版本”，被誉为“模范的翻译”，至今仍在基督教会使用。^[9]

他先后被美国三位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在 9 个委员会任主席或副主席职

^[1]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37.;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5 页。

^[2] 据《文会馆志》相关资料统计而成。详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55~56 页。

^[3] Irwin T. Hyatt, op.cit. ,p.177.

^[4] Irwin T. Hyatt, op.cit. ,pp.139-140.

^[5] 李迪：《中国数学书大系》（副卷第二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26 页。

^[6] 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近代史前编 1840-1919 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783 页。

^[7] Alice 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 New York, 1946. p18.

^[8] Irwin T. Hyatt, op.cit. ,p.189.

^[9]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书店，1992 年。第 70 页；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37 页。

位。^[1]

他在华四十五年中，仅三次回国度假。他生于美国，客死中国，实现了来华前把生命托付给中国的诺言。^[2]

这就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然而，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学术界对狄考文的研究仅局限于其教育活动一隅，对其传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很少涉及。本文在充分搜集国内外有关狄考文的英文原始资料和国内相关论著零星见载的中文资料的基础上，对狄考文在华活动的历史全貌进行整体的窥探，梳理出狄考文在华四十余年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并将其对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诸多方面所产生的独特影响予以考察。同时，通过对狄考文这一个案的研究，讨论晚清来华传教士尤其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所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

是为本文选题之意义和契机。

二、学术界研究之综述

（一）论文资料来源

1. 狄考文本人的著作和文章。狄考文一生著作颇丰，涉及的范围涵盖宗教、语言、自然科学等领域。宗教学的著作和文章有：（1）《谁是耶稣》（上海美华书馆，1870年）；（2）《幼童受洗礼纪》（上海美华书馆，1872年）；（3）《创世纪问答》（上海美华书馆，1875年）；（4）《倪维斯——狄考文赞美诗集》（上海美华书馆，1877年）；（5）《Missionary Work in and from Tengchow》（Presbyterian Monthly Record, October, 1882.）；（6）《The Use of “你” in Prayer》（The Chinese Recorder, July, 1891.）；（7）《The Use of “你” in Prayer II》（The Chinese Recorder, May, 1892.）；（8）《The Missionary and Pubic Questions》（Recorder of China Centenary Missionary Conference, Held at Shanghai, Shanghai, 190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9）《Lessons Learned in Translation the Bible into Mandarin》（The Chinese Recorder, November, 1908.）。语言学类的著作有：（1）《官话类编》（上海美华书馆，1892年）。自然科学类的著作：（1）《代数术》（上海美华书馆，1877年）；（2）《形学备旨》（上海美华书馆，1885年）；（3）《代数

^[1]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293.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45.; p.239.; p.300.; p.319.

备旨》(上海美华书馆, 1891年); (4)《笔算数学》(上海美华书馆, 1892年); (5)《术语概要》(上海美华书馆, 1904年); (6)《高等代数》(上海美华书馆, 1908年)。教育领域的文章有: (1)《School Book for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September-October, 1877.); (2)《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Education》(Recorder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3)《Mathematics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September-October, 1878.); (4)《Chinese Education》(The Chinese Recorder, November-December, 1883.); (5)《Tengchow High School》(Foreign Missionary, August, 1885.); (6)《The Agency of Chinese Authors in Preparing a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 March, 1886.); (7)《How May Educational Work Be Most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Recorder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8)《What is the Best Course of Study for a Mission School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The Recorder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1896.); (9)《Missionary Colleges》(The Church at Home and Abroad, September, 1897.); (10)《The Revised List of Chemical Elements》(The Chinese Recorder, February, 1898.); (11)《Plans For the Future》(The Recorder of the Thir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1899. Shanghai, 1900.)。

2. 当时的教会刊物和报刊杂志。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 1976年)。在当时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传教士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教务、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的文章, 是我们研究同时期传教士颇为可信的材料。笔者仔细爬梳, 在该刊物搜集出多处与本论文相关的材料, 这大大丰富了本文的资料来源, 也为相关论点的论证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3. 狄考文的日记及与他人的往来信函。狄考文自从 1856 年始就有记录日记的习惯, 至其逝世的 1908 年, 仅有 3 年未留下日记。但是由于年代久远, 其 1870 年前的日记现已无处可查, 1870 年后的只有私人藏有, 原齐鲁大学图书馆馆长奚尔恩收藏有 1870 年后的原稿, 后毁于战争。狄考文的信函由其大学同学费丹尼 (Daniel W. Fisher) 汇编而成, 著成《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该书是费丹尼为狄考文写的传记, 资料翔实, 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4. 数字图书馆。笔者先后登陆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哈佛大学图书馆网站、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网站、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网站查询有关狄考文的资料。在

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帮助下，笔者获得了用于查找 19 世纪以前美国书刊的数字图书馆 MOA (Making of America)。该数字图书馆藏书丰富，涵盖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书籍，尤其是以收集美国社会史资料见长。该馆共藏有 19 世纪出版的图书 8500 余册，期刊 50000 余册。以上图书和期刊均为数字化资料，下载方便，可提供 Word, Pdf 等格式的文件下载。另外，笔者利用了以搜索外文资料藏书地点见长的 Worldcat 软件。该软件使用方便，定位准确，为本文的资料搜集节省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5. 教会图书馆和私人藏书。笔者在导师郭大松教授的资助下，前往上海华东神学院、山东神学院搜集相关资料，尤其是上海一行，收获颇丰，给论文的写作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笔者导师郭大松教授为本论文的写作竭尽全力，联系山东当地的一些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并获得了《A Recorder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861-1913》(New York, 1913.)、狄考文的弟弟狄乐播 (Robert McCheyne Mateer) 为狄邦就烈写的传记《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阿姆斯特朗 (Alexander Alex. Armstrong) 于 1891 出版的《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a Sketch of its Mission; and Notes of a Journey to the Tomb of Confucius》(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1.) 等珍贵书籍，大部分书籍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神学院图书馆不曾藏有，可谓珍贵之极。

6. 登州文会馆的相关档案文献。笔者先后走访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档案馆、山东大学图书馆，搜集出原登州文会馆毕业生王元德、刘玉峰所编《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韩同文所著《广文校谱》(青岛师专印刷厂，1993 年)，《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 年刊印，《Tenchow College》(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1.) 等书，其中最后一本在史学界尚未有人引用。

7. 口述史料。笔者在上海期间，在当地山东籍牧师尹宝爱先生热忱帮助下，走访一些原登州文会馆毕业生的后人，这些人现今也都有 80 余岁高龄，他们对父辈的回忆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一些思路，理清了某些史实的来龙去脉。

8.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美国学者、原齐鲁大学图书馆馆长奚尔恩 (John J. Heeren) 所著《On the Shantung Front: A History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861-1940, in its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etting》(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1940.); 小海亚特 (Irwin T. Hyatt) 所著《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阿姆斯特朗(Alexander Alex. Armstrong)所著《*Shantung, 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a Sketch of its Mission; and Notes of a Journey to the Tomb of Confucius*》(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1.); 法思远(Robert Conventry Forsyth)所著《*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著:《*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中国研究教会史的杰出代表顾长声所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王忠欣所著《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史静寰所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 西方新教传教士在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 1999年)为本书提供了部分材料和论点。

(二) 学术界研究动态回顾

1908年9月狄考文逝世后, 美国北长老会、浸信会等差会团体和鲍康宁、富善、郭显德等传教士分别在《教务杂志》上撰文表示哀悼, 这些文章对狄考文生平经历作了简单回顾, 这是最早对狄考文进行研究的文章, 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由于狄考文在中国教育史尤其是基督教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国内外史学界对其他各方面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将国内外已取得研究成果分述如下。

1. 大陆学术界

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两部著作对中国教会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中, 顾长声对林乐知、丁韪良、花之安、李提摩太、傅兰雅、狄考文等近代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作一简单梳理, 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是费丹尼(Daniel W. Fisher)的《*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Monograph]*》(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和王元德、刘玉峰所编《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 1913年)。此书重点对狄考文在华的教育活动作了概述, 奠定了此后史学界研究的基础。但对狄考文的传教活动、教育思想、《圣经》翻译

活动、在“益智书会”的工作则较少提及；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顾长声把登州文会馆作为典型案例分析了当时基督教学校的办学性质，但仍未摆脱“文化侵略”的研究范式，另外，在对登州文会馆具体发展过程的叙述上还较单薄，对狄考文在文会馆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没有凸现出来。

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主要使用费丹尼（Daniel W. Fisher）的《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Monograph]》（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小海亚特（Irwin T. Hyatt）所著《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和王元德、刘玉峰所编《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如同该著作题目一样，它概述重点研究了狄考文在华的教育活动，并结合登州文会馆具体发展史实剖析了狄考文的教育思想。但对狄考文的传教活动、翻译《圣经》活动、在“益智书会”的工作则较少涉及。

王忠欣所著《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主要使用小海亚特（Irwin T. Hyatt）所著《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该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论点新颖，在与同时期的基督教学校和中国官立学校比较后，认为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大学，并且认为登州文会馆所开设的“心灵学”、“是非学”、“富国策”等西方社会科学课程是在当时的教育系统中最早开设的。^[1] 但该著作仅局限于狄考文的教育活动，而对登州文会馆的具体发展过程缺少具体系统论述。

吴洪成所著《中国教会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使用王元德、刘玉峰所编《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该著作在体例安排上有独到之处，对登州文会馆具体发展阶段特点的总结也颇有见地。但在叙述上仍没有摆脱顾长声著的论述结构。

另外，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高时良的《中国教会大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胡卫清的《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 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赵承福编，张书丰著：《山东教育通史》（近现代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安作璋、王志民主编，魏建、唐志勇、李伟著：《齐鲁文化通史》（近现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等著作都涉及到了狄考文的教育活动，也可以说，

^[1]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37页。

凡是有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著作必涉及狄考文与登州文会馆。但是，这些书基本上都为摆脱顾长声著的论述框架。

论文方面，王神荫、修海涛的《登州文会馆——山东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山东史志资料》，1983年第2辑）主要利用王元德、刘玉峰所编《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该文主要对登州文会馆的发展历程作了概述，但其中个别史实有待商榷。王宏凯的《清末“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史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论述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即“益智书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国近代新式教材近代化的作用，但是该文是从“益智书会”的角度出发，对狄考文在该会中的具体作用较少论述。高黎平的《晚晴在华美国传教士的“圣经”汉译》（《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论述了美国传教士在不同阶段翻译《圣经》的努力，对以狄考文为首的“官话和合本”修订委员会也作了简单概述。王全来、曹术存的《“笔算数学”内容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9期），分析了狄考文在新式教材编写的代表著作《笔算数学》，该文是从数学领域分析《笔算数学》对中国近代由中算向西算过渡中的作用，但专业性较强。陈振江的《传教士与晚晴教育改革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和杨齐福的《近代来华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反思和批判》（《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评述了晚清来华传教士在改革中国近代教育体制过程的作用，其中也对狄考文的某些教育言论作了简单评述。

2. 港台及国外学术界

旅居美国宾州的曲拯民的《登州文会馆的创始人狄考文》（《山东文献》，1984年第4期）使用《A Recorder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861-1913.》（New York, 1913.），费丹尼（Daniel W. Fisher）的《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奚尔恩（John J. Heeren）的《On the Shantung Front: A History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861-1940, in its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etting》（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1940.）。该文对狄考文在华的一生作了简单的概述，尤其是涉及到了狄考文的译经工作，虽论述简单，但毕竟在港台史学界具有开创意义。

美国学者原齐鲁大学图书馆馆长奚尔恩（John J. Heeren）的《On the Shantung Front: A History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861-1940, in its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etting》(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1940.)，和小海亚特 (Irwin T. Hyatt) 所著《*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利用美国长老会的官方档案和狄考文的来往信函，对狄考文在华的活动作了概述。特别小海亚特的著作，利用中文相关资料如王元德、刘玉峰所编《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中西资料相互佐证，颇具说服力。但这本书虽对登州文会馆的发展历程作了论述，未对狄考文的教育思想却未深入探讨，狄考文在“益智书会”和译经委员会的工作也没有进行专项论述，缺乏条理性和系统性。

(三) 现有研究成果的薄弱环节

1. 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狄考文在华的教育活动的研究上，以美国学者小海亚特著和中国学者史静寰著为代表。但前者重在登州文会馆具体史实的论述，在狄考文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与狄考文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三次大会上的发言结合的不够；后者在登州文会馆的论述上没有摆脱小海亚特著的框架，虽结合登州文会馆的具体发展史实阐述了狄考文的教育思想，但是该文与小海亚特著一样，没有利用狄考文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振兴学校论》和以“中华教育会”的名义建议清廷改革教育的奏折《拟请京师设立总学堂折》，这两篇文章集中代表了狄考文在教育上的理念，是总结狄考文的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必用材料。

2. 虽有高黎平、王宏凯、陈振江、杨齐福分别对《圣经》中译、“益智书会”的工作、晚晴传教士与中国晚清教育改革作了整体论述分析，但因论述重点不同，未把狄考文当做个案研究。

3. 狄考文在近代山东基督教传教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学术界尚未有专门论述狄考文在华传教活动的成果。

4. 史学界在论述狄考文来华传教时，往往以“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为时代背景论述狄考文来华的动因，并未深入到狄考文来华传教的心理变化过程。而这一思想的变化则是狄考文在华工作四十五年的根本动力，只有对其进行清楚条理的分析，才能解释狄考文来华后的种种活动。

5. 以往史学界在论述狄考文从事教育活动时，并未论述其从传教到教育转变的动因，给人以突兀之感。

6. 狄考文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 1877 年大会和 1890 年的大会及《万国公报》上的发言和文章，对研究狄考文的教育思想至关重要，但尚未有学者专门整理。

7. 史学界在论述狄考文的教育活动时必用王元德、刘玉峰所编《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但王元德毕业于 1904 年，对该书的撰写难免有不合史实之处，从而使国内学者在相关问题上容易以讹传讹，缺乏中外文资料的相互印证。

三、论文内容的相关界定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基督教

基督教是指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宗派的统称。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包括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所有教派，主要是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狭义的基督教是指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中产生的新的教派，即中国学术界所谓的“新教”。由于“新教”在中国通用“基督教”之称，且为中国社会各界所熟知并沿用，故本文所指的基督教家取其狭义即基督教新教。

2. 基督教大学

该名词英文原是“Christian College”或“Christian University”，正确的译法应为“基督教大学”，有学者翻译为“教会大学”，实为不妥。

吴梓明教授认为“教会大学”与“基督教大学”的内涵和外延不同。“教会大学”是指直接由教会管辖或办理的大学；而“基督教大学”在外延上比“教会大学”涵盖广阔，主要有三种不同办学形式的大学：第一种是由个别宗派直接管辖的大学，如美国圣公会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浸信会开办的沪江大学和美国长老会开办的杭州之江大学；第二种是由多个宗派或联合教会组织协办的大学，如北京燕京大学和山东齐鲁大学；最后一种类型是指基督教人士创办非属于任何教派或教会组织的大学，如岭南大学。^[1]

本文以为这种观点较为中肯。

^[1] 吴梓明：《中国基督教大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71 页。

（二）研究时间界定

本文研究的时间段是从狄考文出生的1936年1月9日至狄考文逝世的1908年9月28日。但在具体章节上，本文将结合具体的史实厘定研究时间界限，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论述狄考文的教育活动时，本文以1904年为研究下限。因在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潍后，狄考文虽然也一同前往，但较少关心学校事务，专心关注《圣经》的翻译工作，故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1904年后的活动不再论及。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一）论文的重点

本文对狄考文在华活动的历史全貌进行整体的窥探，梳理出狄考文在华四十余年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对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诸多方面所产生的独特影响予以考察。同时，通过对狄考文这一个案的研究，讨论晚清来华传教士尤其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所折射出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

（二）论文的难点

1. 资料整理的困难

本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了大量外文资料，但这也是本文最大的难点。为了论文的写作，笔者遍查上海、北京、山东的各大图书馆和美国诸多大学的网络图书馆，搜集到一百余万字的外文材料，并个人翻译三十余万字与论文直接相关的重要材料。作为一名跨专业的研究生，如何从这诸多的材料中把握有用信息，并在引用时如何把这些外文资料翻译成符合国内学者阅读习惯的历史语言，是本文面临的第一个困难。

2. 相关史实的评价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曾说过：“在19世纪的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研究在华传教士是了解中

美关系的主要钥匙”。^[1] 但如何评价却要下一番功夫，笔者也为此大伤脑筋。如狄考文在创办登州文会馆过程中，既设置了有利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又很注重学校宗教性质的塑造，非此即彼的评价方式很难适合对他的评价。

(三) 论文的创新点

1. 论文资料使用的创新

(1) 资料搜集的创新

如前所述，为了本文的写作，笔者遍查上海、北京、山东的各大图书馆和美国诸多大学的网络图书馆，并在基督信徒的帮助下，搜集到一百余万字的外文材料，其中、《Tenchow College》(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1.)、Robert McChevne Mateer 所著《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在国内研究狄考文的学者中尚未有人引用。同时，本文在中文材料也下一番功夫，搜集到连警斋所著《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光学会，1937年)和《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刊印)。连警斋1899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该书是为同狄考文同船来华的长老会烟台教区牧师郭显德(H.Crobbett)所写的传记，但里面包含了登州教区在教务、教育、社会慈善等领域的发展状况。王神荫在相关论文中曾引用过该书，但如顾长声、史静寰、王忠欣等学者在论述狄考文与登州文会馆的相关史实时，不曾参考该书。笔者详细梳理，在该书寻觅到大量与本文相关的史料信息，为本文相关史实的论证提供了另一强有力的支持；《登郡文会馆典章》记录了登州文会馆的招生和校管理制度、课程设置书目及学校中西教习名单，是研究登州文会馆不可或缺的资料。但在顾长声、史静寰、王忠欣在相关的著作中不曾引用，本文对这份材料仔细梳理，为本文第五章概述登州文会馆的发展特点提供了史料支持。^[1]

(2) 资料使用渠道的创新

本文的一大特点就是资料使用渠道的多元化。除搜集档案文献和外文材料外，本文还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这给论文相关史实的论证增色不少。如在论证

^[1] S.W. Barnett and J.K.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anry Writ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

^[1] 详见论文第五章，论文第63~72页。

狄考文所著《笔算数学》的影响时，本文利用网络资源，论证了该书对我国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影响。^[1]另外，口述史料的使用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笔者在上海期间，在当地山东籍牧师尹宝爱先生热忱帮助下，走访一些原登州文会馆毕业生的后人，这些人现今也都有 80 余岁高龄，他们对父辈的回忆颇有一定的价值。这些口述史料虽未能当作直接史料引用，但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一些思路，理清了某些史实的来龙去脉，也为相关史实的论证提供了佐证。

（3）外文资料使用的创新

外文资料是本文的主要材料来源。狄考文作为来华传教士，其的大量信均以外文记载，不使用外文资料或外文资料使用的不彻底，都不能很好地表述出狄考文在华的一生活活动。

本文直接引用的外文资料主要有《A Recorder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861-1913.》(New York,1913.); Daniel W. Fisher 的《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Monograph]》(Philadelphia: Westinister Press,1911.); Irwin T. Hyatt 的《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John J. Heeren 的《On the Shantung Front: A History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861-1940, in its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etting》(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1940.) 等多部外文材料。这些材料相互印证，厘定了相关史实，又打通了本文写作思路。

2. 研究方法的创新

传教士作为近代来华西人中的特殊群体，为了宣扬基督福音，深入到中国各地，从事着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是个案研究，单一的研究方法只能对狄考文在华的活动作简单的概述，在理论上较难提升。故本文在写作上交叉运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糅合国内外的史学研究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多学科理论知识的交叉使用

本文系为历史学论文，利用历史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是本文的首要出发点。本

^[1] 详见论文第七章，论文第 106 页。

文在写作上不但对狄考文在华的活动作一概述，还追溯到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并深入剖析对其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以求对狄考文在华的活动作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但研究的对象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他来华的目的是使“中华归主”，其所做的活动带有强烈的宗教性质。利用宗教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才能更深层次地厘清狄考文在华活动的目的。本文的主人公因创办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而留垂中国近代教育史，利用教育学的相关理论成果，有助于我们把握登州文会馆的办学特点、与中国传统教育的不同之处和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示范作用。狄考文来华后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他本人也在《The Chinese Recorder》和《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对中国人的性格和教育体制的看法。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把握狄考文活动的规律，并从中探索狄考文与山东社会发展互动的脉搏。本文在论述狄考文的教育活动时，运用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登州文会馆的课程设置、毕业生就业情况，基督教学校在华发展状况等进行量化分析，用数字和图表的表达方式更直观地论证论文的相关论点。

（2）多种研究方法的糅合运用

材料搜集相对完备是本文的一大特色，但国内中文著作和英文原始材料之间存在着一些出入，就连不同的英文原始材料在一些关键事实上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利用多种材料对相关史实相互印证，力求还其本来面目。本文在研究狄考文的教育活动时，把其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与同时期的中国自立新式学堂作比较分析，以此探讨狄考文的教育活动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3. 论文的学术价值

（1）填补学术界某些学术空白

（1.1）分析了狄考文来华传教的思想动因

学界在论述狄考文来华传教时，往往以“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为时代背景论述狄考文来华的动因，并未提到狄考文来华传教的心理变化过程。而这一心理变化是狄考文在华工作四十五年的根本动力，只有对其进行清楚条理的分析，才能解释狄考文来华后的种种活动。笔者结合心理学相关理论，分析狄考文赴海外传教的心路历程。

（1.2）论述了狄考文在华的宣教活动

狄考文在近代山东基督教传教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学术界尚未有专门论述狄考文在华传教活动的成果。本文将散碎的中外文资料整理汇编，对狄考文在华的宣教活动及其处理民教冲突的方法和原则进行概述，并着重从心理层面分析了狄考文在面对民教冲突时的思想变化过程。

（1.3）探讨了狄考文由传教转向教育的原因

以往史学界在论述狄考文从事教育活动时，并未论述其从传教到教育转变的动因，给人以突兀之感。本文从心理层面分析传教事业的失败对狄考文的影响，并着重探讨狄考文在与中国各阶层接触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中国教育体制的是中国落后西方的重要原因和教育是传播基督福音的重要手段。同时，本文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即洋务运动的兴起对新式人才的需要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分析了登州文会馆在中国生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1.4）论述了狄考文编写新式教材的工作

史学界在论述狄考文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促进作用时，往往只引用了其编写教材的具体名目和其中的若干特点作简单的评述，而对其狄考文编写教材的动因、特点却无从涉及。本文结合狄考文所著书籍及与其他传教士的往来信函，分析狄考文编写教材的动因，并结合其代表著作《笔算数学》和《官话类编》分析了狄考文编写教材的原则和特点。

（1.5）论述了狄考文在“益智书会”的工作

史学界虽有部分学者对“益智书会”的运转情况和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作了探讨，但作为“益智书会”的发起者和重要组建者，狄考文为该组织的运行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却未有学者系统涉及。本文利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 1877 年和 1890 年大会纪录、“益智书会” 1893 年至 1896 年的会议记录探讨了狄考文在该会作出的努力。

（1.6）论述了狄考文为《圣经》中译作出的贡献

自唐朝以来，传教士就一直从事着《圣经》中译的工作，但在所有的中译版本中，只有狄考文为首的官话译本《圣经》修订委员会翻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在中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史学界虽对官话和合本《圣经》的影响作了

探讨，但对该版本翻译的过程及狄考文在其中的努力，却未有涉及。本文利用狄考文与其他翻译人员的信函，论述了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过程，并重点探讨了该版本翻译的原则及程序和狄考文在其中作出的杰出贡献。

（2）加强学术界某些学术薄弱环节

（2.1）加强了登州文会馆相关史实的论述

史学界对狄考文举办登州文会馆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点主要放在 1882 年前登州文会馆的发展历程，对 1882 年后登州文会馆的具体发展过程及特点缺少具体的论述。本文利用挖掘的材料《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 年刊印，《Tenchow College》（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1.）等书，结合王元德、刘玉峰所编《文会馆志》和 Daniel W. Fisher 的《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Monograph]》（Philadelphia: Westinister Press, 1911.），论述了登州文会馆自 1882 年后至 1904 年迁往潍县前的具体发展过程，并分析了登州文会馆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上的特点，并指出其已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

（2.2）加强了对狄考文教育思想的理论分析

史静寰教授已对狄考文的教育思想做了深入分析，但是仅局限于对狄考文关于基督教教育思想的分析。本文结合狄考文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振兴学校论》和以“中华教育会”的名义建议清廷改革教育的奏折《拟请京师设立总学堂折》，分析总结狄考文为晚清教育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努力。

（3）理论提升的创新

本文在在对登州文会馆四十年的发展史作了概述之后，从师资队伍构成、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角度分了登州文会馆的本土化倾向；从其对西学的重视和招生政策的角度变化分析其世俗化的倾向；从课程设置、学校管理和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角度分析了其专业化倾向。并结合具体发展史实，率先指出登州文会馆的课程设置体系化、学校管理制度化和人才培养素质化的特点。另外，本文结合具体史实，论述了登州文会馆实施的肄业计划，指出其在职业教育上的开创作用。

(4) 相关史实的考证

(4.1) 考证了狄考文到达登州的具体时间

关于狄考文具体到达登州的时间，学术界还没有一具体的说法。史静寰教授在其著作《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中认为狄考文到达登州的时间是1月5日，笔者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认为该时间点有待商榷和进一步考证。^[1]据《*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汉译《狄考文传》）一书记载，狄考文所乘船只于1月3日离开上海前往烟台，途中发生触礁事故，狄被迫在烟台停留数日。后立即乘骡马前往登州，但区区55英里的路程却耗费了他们三天的时间。又据郭大松教授新发掘的史料《*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汉译《狄邦就烈传》）一书记载狄考文夫妇到达登州的具体时间为1月15日，笔者认为该时间点较为贴近历史事实。

(4.2) 登州蒙养学堂更名为文会馆的时间

关于登州蒙养学堂更名为文会馆的时间，史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看法：以顾长声为代表的1876年时间说（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以王神荫为代表的1972年说（《山东史志资料》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9页）；以美国学者Irwin T. Hyatt为代表的1877年说（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75.）

第一种说法的资料来源是王元德所著《登州文会馆志》一书。王元德于1904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按时间推断，他应当于1895年左右入文会馆学习。^[2]《文会馆志》一书由其和1898年毕业的校友刘玉峰两人编纂而成。第二种说法的资料来源笔者无从考证，但根据掌握的史料分析，这种说法有失偏颇。1872年之际，狄考文正在上海长老会出版社（美华书馆）担任社长职务，其间的学校管理工作则由狄考文的妻妹邦玛吉（Maggie Brown）承担，而狄考文于1873年初因春季布道工作才返回登州。^[3]故从时间上推理，登州蒙养学堂在1872年更名是不合逻辑的。第三种说法的资料来源于Charles Hodge Crobett所著《*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United Board, N.Y., 1955年版）。Irwin T. Hyatt认为登州

^[1]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2] 《文会馆志》只记载学生的毕业时间，对学生的入校时间却未提及。本文根据登州文会馆正、备斋共九年的学习期限为依据，推断出王元德应当于1895年左右入校。

^[3] Daniel W. Fisher, Daniel W. Fisher, op.cit., pp.152-158.

蒙养学堂于 1877 年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狄考文借机将学校更名为登州文会馆。

通过上述分析，登州蒙养学堂的更名时间主要存在着 1876 年和 1877 年两种较为贴近史实的分歧。前者是文会馆毕业生根据中文材料得出的结论，后者是国外知名学者根据长老会的英文档案得出的看法，难道中英文材料的差异能导致一年时间的差异么？带着深深地疑虑，笔者决定从中西方纪年方式存在的差异上寻找答案。笔者认为蒙养学堂的更名时间按阴历算为 1876 年，按公历即阳历则为 1877 年年初。即纪年的不同导致了 1876 年和 1877 年两种说法的出现。

（4.3）登州文会馆升格为大学的时间

史学界关于长老会差会本部批准文会馆升格大学请求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美国学者 Irwin T. Hyatt 认为批准时间为 1882 年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83); Daniel W. Fisher 认为批准时间为 1884 年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t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128.); 王神荫在《登州文会馆—山东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一文中认为批准时间为 1886 年 (《山东史志资料》第 2 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129 页); 王忠欣认为批准时间为 1881 年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 页)。

第一种说法的资料来源于 Charles Hodge Crobett 所著《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United Board, N.Y., 1955 年版)。而郭著的资料来源于美国长老会官方档案《A Record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1861—1913》。该档案是这样记述的“1882 年, 由倪维斯博士提议, 这所学校被承认为大学, 尽管它已经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进行着大学的工作”^[1]。从中我们并没有看出美国长老会总部正式承认文会馆为大学的信息, 仅仅只是得到在中国传教的一些传教士的认同而已。第二种说法的资料无从考证, 但是该书的作者系为狄考文的大学同窗, 该书出版于 1911 年, 且该书的资料大都以狄考文与美国长老会的书信为依据, 可信性较大。第三种说法的资料也无从查找, 有待进一步考证。第四种说法的资料来源, 据笔者推理, 应当来源于狄考文于 1881 年向美国长老会差会总部提交的升格登州文会馆为大学的计划书, 在该计划书中, 狄考文提出“登州文会馆宜

^[1] *A Recorder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861-1913.* New York, 1913. p.85.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p.207-208.

扩建为大学，定名为山东书院”^[2]。这只是狄考文向差会总部提出的申请，并非差会总部批准文会馆升格大学的时间，所以该说法不能够成立。

通过上述推理分析，笔者以为 1881 年和 1886 年说较不符合史实；我国史学界虽大都采用 1882 年说，但该说也明显有偏颇之处；由于没有更为翔实的资料，笔者暂以 1884 年为登州文会馆正式升格为大学的时间。

(4.4) 登州文会馆的入学契约

以往史学界在引用狄考文与家长所签署的契约时，（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51 页）往往引用王元德所著《文会馆志》中的契约内容（详见该书第 35 页）。殊不知王元德于 1904 年毕业，他的入校时间应为 1895 年左右，而此时狄考文已经改变了招生政策，由先前的提供一切费用到由学生提供部分生活和学习用品，故在该契约中出现了“自备儒书、笔墨、衣衾”的要求，这明显与狄考文办学之初为学生提供一切费用的情况不符。笔者仔细爬梳，在《*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汉译《邦就烈传》）中找到了一份蒙养学堂首届某位学生家长与学校签订的契约，并试翻译成中文，以供史学界研究参考。^[1]

(5) 加强与中国史学界的学术对话

以往史学界认为邦就烈意识到了自己不能生育，所以才开办学校，“扮演了养母的角色”。（Irwin T. Hyatt, op.cit., p.159.;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5 页）。按常理推断，这种说法明显有纰漏之处。此时的邦就烈仅 27 岁，正是哺育的黄金年龄，产生不能生育的想法有违常理。其实在《*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汉译《狄邦就烈传》）一书中已记载狄考文夫妇来华之前就有开办学校的计划。^[2]

在分析狄考文的性格时，美国学者 Irwin T. Hyatt 认为由于狄考文性格的怪僻导致了登州长老会布道站传教士的频繁走动。（Irwin T. Hyatt, op.cit., p.185-190.）本文对连警斋所著《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和《*A Recorder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861-1913.*》（New

^[1] 见本文第四章，论文第 55 页。

^[2] 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Fleming H.Revell Company, 1912. p.40.

York,1913) 进行梳理后认为, 登州在当时的山东教区是来华传教士的语言学习基地, 故传教士的流动频繁与狄考文的个人性格并无直接的联系。

(6) 史料间的相互勘误

王元德在《文会馆志》中记载狄考文于 1854 年入杰斐逊大学学习, 实为有误(见该书第 2 页)。据《*Calvin Wilson Matt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的记载, 狄考文是 1855 年入校(见该书第 33 页)。前者系后人记载, 后者是狄考文与他人往来信函的汇集, 故可信性较大。

狄乐播在《*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中认为登州文会馆于 1869 年分设正斋、备斋(见该书第 47 页)。而据文会馆中的记载“九载而后, ……狄公知六年之期太迫, 不足竟以造就, 遂依然增添高等学科, 于是因时制宜, 分置正备两斋分正、备两斋”, 可知学校应于 1873 年分设正斋、备斋。^[1]

(四) 论文存在的不足

(1) 资料使用

本文主要的材料大都为外文文献, 在翻译上难免有晦涩难懂之处, 在翻译语言上也不甚规范, 这有待在以后的学习中提高。

(2) 理论提升

受学识学养的限制, 本文在对狄考文在华活动的评价上, 仍未摆脱史学界原有之窠臼。在一些章节上, 对史实的理论分析上还有待深入。

(3) 论文结构

本文在叙述登州文会馆的发展历程时, 仍采用史学界普遍运用的三段论, 即自

^[1] 王元德, 刘玉峰:《文会馆志》, 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 1913 年。第 61 页。

1864年办学至19世纪70年代中期为登州文会馆的初步发展阶段；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期为狄考文的改革时期；剩余时期为登州文会馆的发展成熟期。本文虽对三阶段发展的时间点给与具体厘定，但在叙述框架上仍未取得突破。虽在论文创作初期，欲以课程设置、师资构成、招收政策、学校管理四个方面纵向论述登州文会馆的发展历程，但却无法把握登州文会馆在各个阶段的整体发展概况及特点，且用这种硬性的类型划分方法也势必使论文的叙述过于僵化。故笔者竭尽所学，也没有厘定出一个更为合适的论述框架，甚以为憾。

第二章： 踏波东来——狄考文奉派来华

19 世纪各国基督新教的海外宣教运动，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股强势文化浪潮，基督教传教士基于宗教信仰，不远万里前往异域传布基督福音、上帝仁爱，而处于地球东端人口众多的大清帝国则成为他们的觊觎对象和征服目标。西方列强出于资本扩张需要而发动的鸦片战争更是为传教士打开了传播福音的方便之门，美国的在华传教事业已经开辟并具有了一定的基础。狄考文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奉命来华的。

一、狄考文来华的历史背景和缘起

（一）1840~1864 年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及特点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方列强把中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随着《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西方列强的胜利给传教士带来了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希望，而《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制定的准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兴建学校和礼拜堂以及中国方面有保护教堂义务的相关条款，^[1]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准入之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则明确规定“传教宽容条款”，^[2]更为传教士在华从事传教活动提供了条约保护，使雍正朝以来的早已困顿不堪的基督教在华传播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据统计，鸦片战争前夕仅有 20 名西方传教士，代表 6 个不同的差会在中国境内从事传教活动。^[3]而到 1858 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在中国境内从事传教活动的西方传教士已增加到 81 名，分属 20 个不同的差会组织。^[4]

^[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54，62 页。

^[2] 所谓“传教宽容条款”，是指在外交条约中明确规定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华传播事业受中国政府保护，允许其“自由传教”的特权。该条款由俄国公使于 1858 年签订《中俄天津条约》时率先提出（详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88 页），而将这一条款更为具体化的是《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之规定，“……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详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95 页）。

^[3]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589 页。

^[4]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p.405.

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的特点是以直接布道为主，而对教育和医疗等世俗事业则重视不够。近代来华传教的基督教会第一人马礼逊所创办的英华书院则是对这一特点最有力的诠释。马礼逊来华之初便认识到了基督教在华传播工作成功与否取决于中国本土传教士的培养工作，于是他设想建立一所专门培养中国本土传教士的学校。在多次筹备和呼吁下，马礼逊于 1818 年在马六甲成立英华书院，以期“促进英国与使用中文书面语的国家在语言上的友好交往”，最终实现“在上帝的保佑下，通过这所学校把科学和启示的光芒和平地、逐渐地洒向亚洲的东端和太阳升起的地方”。^[1]

由于英华书院的世俗性质，在成立之初就遭到了伦敦差会总部和一些持有传统观点的传教士的反对。鸦片战争后签订的诸不平等条约使西方传教士获得了进入中国社会的机会，此时在西方传教士中普遍流传着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野心和热情，而马礼逊所采用的这种间接布道方式却很少有人苟同。最终，英华书院更名为英华神学院。从英华书院到英华神学院不单单是学校名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西方传教士在华布道时所采取的主流传教方针，即用中西文化学术交流的间接传教方式转变为“绝大部分的传教士都应该把吸收教徒，作为他们鞠躬尽瘁的目标和日常主要工作。”^[2]

总之，鸦片战争的胜利给西方传教士带来了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希望和契机。他们坚信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把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障碍一扫而光，这个“异端”国家很快就成为福音的光被之地。鸦片战争前来华的马礼逊、米怜、裨治文、伯驾等人所从事的世俗事业不同，鸦片战争后的来华传教士更侧重于传教的本职工作，医疗、教育等世俗事业则仅仅被视为传教工作的补充和工具。这给狄考文来华从事的教育事业带来挑战和困难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机遇，成就了其第一代传教士教育家领军人物的美名。

（二）宗教复兴运动与美国海外传教活动的兴起

19 世纪被称为基督教传播事业“最伟大的世纪”^[3]，“无论是宗教思想还是世俗思想，从来没有一个得到如此广泛的宣传，也从未有成百上千万的人自愿捐款用于支持有如此多的专业机构参与的这项宣传”^[1]。当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诸

^[1]Eliza A. Morrison com., *Memorie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 1839)Vol, I p.355;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4.

^[2]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594 页。

^[3]这一说法由美著名传教史家赖德烈的提倡而广为流传。他在其 10 卷本巨著《基督教发展史》中用三卷本的篇幅来叙述 1815 至 1914 年间基督教的发展，并把这一时期定义为“伟大的世纪”。详见（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朱代强校，第 631 页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1] 布鲁斯·雪莱著，刘平译：《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24 页。

强在海外进行经济、军事、政治扩张的同时，其国内思想领域出现了宗教复兴运动和海外传教活动。这场传教运动始于 18 世纪初，以英国的福音运动为肇始，陆续传播到欧洲大陆和美国。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一种以注重拯救灵魂为特点的福音派基督教信仰在美国新教中占了主导地位。这场运动始于新英格兰地区，并迅速波及到美国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史称“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在运动中出现了以“近代宗教复兴之父”查尔斯·芬尼的“至善论”和威廉·米勒的“基督教福临论”^[2] 两大神学思潮，这大大唤起了人们的宗教热情，推动了浸信宗、循道宗、长老宗等教派的发展。同时，在基督教福临论的影响下，传播基督教特别是在地球的“异端”光被福音更成为各个教派面临的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于是，各教派纷纷建立了海外布道组织，为美国的海外传教事业打下了基础。1810 年，公理会牧师总联合会决定成立“美国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在华称之为“美部会”、“公理会”或“纲纪慎会”；1814 年“美国浸礼会传教会”（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成立；1820 年美国圣公会（Episcopal）与美以美会（Methodist）也相继成立海外传教机构。1812 年，美部会派遣贾德森、米尔斯等 5 人启程前往印度传教，从此开始了美国海外传教士在远东的传教事业。^[3]

19 世纪，欧洲各国陷入“拿破仑战争”的漩涡，对华贸易陷入逐渐衰退，这为美国来华贸易提供了契机。随着中美贸易的发展，传教士也把他们的征服目标对准了这个“自古以来被魔鬼占领的在地球上最顽固的堡垒”^[4]。1829 年 10 月 14 日，28 岁的裨治文奉命来华，1830 年 2 月 22 日到达澳门，由此拉开了一个多世纪的美国对华传教运动的序幕。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他们终于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从而为其在华布道及兴办其它事业开了方便之门，掀起了美国第一次海外传教浪潮。据统计，从 1830 年裨治文来华到 1847 年，各国基督教会派往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共有 98 人，其中美国传教士占 73 人之多，……居新教各国在华传教事业的首位。^[5] 到了 19 世纪中期，美国所有主要的基督教新教教派都成立了传教团体，积极从事海外传教活动，新教的海外传教

^[2]查尔斯·芬尼的“至善论”认为“罪是一种自发行为，理论上是可以避免的，因而人类达到至善之境也是可能的”；威廉·米勒的“基督教福临论”认为耶稣基督不久将再次福临人间，建立理想的千年王国；信徒将获得永生，罪人将受到审判和惩罚；惟有立即皈依基督才有生路。为了迎接千年王国的来临，信徒必须在人间弘扬基督教精神，引导他人信奉上帝，以逐渐改造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详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2~13 页。

^[3] Olive Wendell Elesbree, *The Rise of American Missionary Spirit in American: 1790 - 1815*. Williamsport Printing and Binding Co., 1928. pp. 111 - 113.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187 页。

^[5]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6~47 页。

事业进入高潮期。

这一时期美国海外传教运动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这次赴海外传教运动多是传教士自愿的结果，而非强制性的产物。如早期来华传教士马礼逊、伯驾及此后倪维斯、郭显德和本文的主人公狄考文等在上学期就表达了赴海外传教的意愿；二是来华传教士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的文化素质较高，这为他们在华从事各种文化、教育、慈善事业提供了前提条件。据统计，在山东登州地区从事传教活动的 86 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中，有博士或者名誉博士学位的共有 17 人。其中神学博士 7 人，医学博士 9 人，哲学博士 1 人，有 2 名神学博士还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1]这为他们建立学校、医院以及训练医生、护士和其它职业技能人才提供了知识基础；他们还将许多语言和方言转变为书面文字，在翻译圣经的同时，还将西方的大量自然科学书籍译成中文；另外，他们还推广公共卫生措施，改进农业技术。这一系列举措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符合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潮流，有利于近代中国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轨。

二、 狄考文的早年生活及教育

狄考文于 1835 年 1 月 9 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Cumberland)。如近代来华的大多数美国传教士一样，^[2]狄考文也出生在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教家庭。父母都是苏格兰—爱尔兰混合血统后裔，狄考文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六个弟妹。在这 7 个兄弟姐妹中，除 1 人，其余 6 人都从事与教会相关的工作，更令人惊叹的是，包括狄考文在内的兄妹 4 人都在中国开展传教工作。^[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父母对这个家庭的影响，所以要想了解狄考文这个人，还是从他的家庭环境说起。

^[1]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Compiled and Edit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131-192.

^[2] 如来山东传教的倪维斯、郭显德、海雅西等人。见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op.cit., p.163-165.; 171-174.; 186-189.

^[3] 在这七人中，狄考文、狄约翰、狄乐播和狄丽莲前往中国传教。其中狄乐播在山东潍县创办了格致院、文华馆和乐道院；狄约翰先后负责管理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和北京的公理会出版社；狄丽莲来华后在登州文会女校即“察院后女校”任教，后因丈夫身体健康原因返回美国。

（一）狄考文的早期家庭教育

狄考文父亲名叫狄约翰，是个小农场主，母名玛丽娅，二人均是美国长老会的教友。在狄考文很小的时候，狄考文的父母特别是母亲玛丽娅就很注重对孩子们宗教操守的培养。这位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家庭主妇每天都带领孩子们朗诵圣经和唱赞美诗，此外，她还经常去当地教会图书馆去借阅一些诸如《主日学问答》之类的书籍让孩子们相互传阅，并让狄考文带头背诵这些宗教书籍，且严格要求，在背诵过程中连介词或冠词这样的小细节都不放过。狄考文的妹妹詹妮(Jennie)^[1] 记叙到：^[2]

母亲（玛丽娅）坐在桌子旁边，各种宗教书籍散落在她的身旁，她和孩子们（狄考文兄妹7人）都在虔诚的学习这些书籍。父母和孩子们都热诚的去参加一个牧师学习班，在那里他们主要学习的是老主日学联合问题问答。孩子们必须要参加很多像这样的宗教聚会。大人们在阅读圣经，孩子们通过这种聆听的方式去记忆圣经的主要内容。

虔诚的宗教氛围培育了孩子们对宗教热切的向往，对年长的狄考文来说，这对他的影响更大。后来，狄考文追忆道“我不知道我的宗教信仰起于何时，它对我来说是与生俱来的”^[3]。这种虔诚的家庭宗教氛围，尤其是其母亲在信奉上帝方面言传身教的作用，更坚定了狄考文信奉基督教的信念，成为其将来出国传教的动力。

玛丽娅除了在宗教方面给孩子们起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外，她还积极引导孩子去理解学习的价值。她的父亲是当时的一位很知名的史学家，在他的引导下，玛丽娅在小的时候就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当时世风未开，故玛丽娅仅在一所私立学校就读一段时间后就辍学回家了。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上学太少；据说在70岁时，有一次梦见她被送到霍利约克山（Mount Holyoke）学校读书，醒来流着泪发现自己已满头白发，原来这只是一个梦”。因此，尽管狄考文兄弟姊妹7人，“孩子们上学要拖累她付出大量心力和体力，不停奔波操劳，但她要孩子们不断深造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她自己渴望受高等教育，但从未达到目的；孩子们受到了高等教育，她感到极大的满足”。她一生“所设定的各项目标”，除了自己受教育这一项，其他“都很好地实现了，她要求自己做事持之以

^[1] 对一些在史学界还没有形成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本文在其后加注其英文原名称，望各位方家指正。

^[2]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11, pp.24-25.

^[3]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42.

恒、遇事坚强、富有自我牺牲精神”。^[1] 于是，她把自己的这种缺陷和对知识的渴求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她为孩子们创造一切条件，让他们去接受自己未曾受过的教育。

狄考文的父亲狄约翰是个勤劳的小农场主，也是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是当地长老会教堂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由于家境一般，他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了农场经营上，家庭琐事被其视为生活的全部，具体归结为就是他和妻子以及孩子们生活节俭并勤奋工作，并尽各自的责任。作为家中的长子，从捡瓦块木屑到田间劳作，狄考文在父亲的教导下很快地负起了在家中的责任。19 世纪上半叶，美国开始开发中西部的拓荒运动，狄考文一家出于生计几次迁徙。狄考文五岁时，父亲买下了基兹博格（Gettysburg）北 12 英里外的一个农场，全家迁入了这个交通闭塞，被狄考文称之为“隐居之所”（修道院）^[2]的新家。詹妮(Jennie)后来回忆到：“这个不断扩大的家庭就是一个勤劳的蜂群，人们自己知道屋内外所使用的各种器具，完成很多应由工厂或作坊从事的工作……所有人都早早起床，即使夏天也要就着烛光吃早饭，以便在太阳升起之前作好一天的准备。这一天的劳作将一直延续到黄昏将临”^[3]。忙碌的生活使狄考文从小就意识到了生活的责任，及对美好生活的珍惜。

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的狄考文，从小就饱受基督教义浸染，母亲在对其信奉上帝方面起了言传身教的作用，催发了其海外传教的思想萌芽。同时，母亲在生活上及学习上对其灌输的一些价值观，更是狄考文终生受益，成为其人生道路上的路标和奋斗标准；而在农场的艰辛生活使狄考文从小就练就了健壮的体格，勤奋耐劳、持之以恒的性格和多才多艺的能力。这些都为狄考文到中国后，能较快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并在开办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狄考文的早期学校教育

如前所述，狄考文的母亲对孩子们的学习极为重视，在狄考文达到入学年龄后，就把他送到了离家很近的一所小学。这所学校设备简陋，师资力量也很薄弱，而且只在冬季授课。幸运的是，狄考文在这学校的两年中，得到了当时校长达菲尔德（James Duffield）的赏识。这位在别人眼中“不太成熟，且很害羞”的校长^[4]，看出了狄考文在数学方面的天赋，于是专门给他额外讲解了并不在课程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1.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2.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3.

^[4] Irwin T. Hyatt, op.cit., p.143.

规定之内的代数学。这为狄考文将来进行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此狄考文一直保持着对自然科学的强烈兴趣，从其来华后创办的登州文会馆和在益智书会的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兴趣的表现和影响。

狄考文的求学生涯本来应该在其 17 岁那年离开达菲尔德的学校时结束。虽然那时他父亲已经“积累了一部分财产”，但除了自己劳作外，还指望孩子们帮上一把，不愿意狄考文兄弟姐妹们离家到外面发展。^[1] 作为家中的长子，是否听从父亲意愿的疑问使狄考文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思考。但是在母亲的支持下，狄考文还是进入了根脱斯中学（Hunterstown Academy）继续学习。如上小学时一样，他春季在学校学习，而冬季则要返回农场协助父亲进行田间劳作。狄考文在第一学期主要学习拉丁语，第二学期主要学习希腊语。同时，他对数学的学习更为深入和精通，并立志进入大学进一步深造。但是由于“家庭在经济上拮据”，^[2] 难以支付高昂的学费，因此在第二学年冬天，他到一所离家三英里外的小学代课，赚钱支付学费。当时的乡村学校很不正规，学生年龄和学习基础参差不齐，老师在授课的同时，还要应付其他事务。狄考文由于极其需要资金去上大学，还是坚持下来了。在 1897 年纪念其大学毕业四十周年的日志中回忆这段往事时写到“这是一段困难的经历，……然而，我严格要求自己并最终获得了荣誉。在我的一生中，像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3] 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狄考文锻炼了自己如何应对困难的能力，并汲取了一些办学和教学经验，这对其来华从事教育事业大有裨益。

当狄考文返回学校时，他遇到了对其人生道路的发展影响很大的第二位教师——莫斯（S·B·Mercer）。这位教师学识渊博，并且很会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1855 年春，莫斯由根托斯中学（Hunterstown Academy）调到宾夕法尼亚州费脱邑县（Fayette）的登拉普—克里克中学（Dunlaps Greek Academy）并担任校长一职。狄考文出于对这位校长的爱戴，并且欲报考毗邻该县的杰斐逊大学（Jefferson College），于是也随同转往登拉普—克里克中学。在这里，他享受了减免部分住宿费的待遇，此外，他用担任几何学和希腊语的教学工作所获得工资支付学费。正是通过这种精打细算和勤奋努力才使其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1855 年秋，狄考文考入了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杰斐逊大学，并成功地说服校方允许其直接进入三年级学习。^[4] 虽然他已经基本具有了三年级学生所应具有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9.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32.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32.

^[4] 王元德在《文会馆志》中认为狄考文于 1854 年入杰斐逊大学，实有误。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2 页。

的知识和能力,但是他也必须抽出大部分时间去补习一些弱势科目和一些过去从未接触过的课程,为此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在后来的日志中他回忆道“拉丁语教授想让我去补习一些我没学到的知识,我拒绝了,我记得我对他说,‘如果一个学期后你还认为我还有必要去补习这些知识,那么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否则就回到二年级学习’。此后,我没再听到他给我提到补习这件事情。”^[1]

1857年毕业时,仅受过两年高等教育的狄考文与另一位家庭条件优越、受过极好大学预科教育的同学并列第一名。

大学毕业后,他拒绝了新泽西州莱文(Lawrenceville)学校的邀请,而去了条件相对较差但离家较近的位于宾夕法尼亚的比弗(Beaver)中学。这是一所濒临解散的学校,但抱着“获得一些能增加更多勇气”的目的,他斥资买下了这所学校,并对其进行改造^[2]。其一,扩大学校招生量。起初,该校仅有20名左右的走读生,学生规模的偏小导致了学校经费的困难,在狄考文到任后的第一个学期,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解决不了。狄考文在授课的同时,四处奔走,广泛宣传。第三个学期末,在校生的规模已经增加到90人,其中30名为住宿生。这样不但解决了学校的经费来源问题,还扩大了学校在当地的影响。其二,狄考文在此期间非常注重与学生搞好关系,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表现出了一个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强烈感染力。在宾夕法尼亚州享有极高声誉的米勒(J·R·Miller)牧师回忆在比弗中学求学经历时写到:^[3]

当我进入该校学习时,当时的校长是狄考文。我到达时宿舍还没安排好,于是晚上我睡到了他的房间。我永远忘不了他激励我奋发向上的那些话语……他是位优秀的教师,他的个人品质对我影响很大,他对形成我人生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

狄考文的这段经历锻炼,同时也显示出了其管理方面的才能,为其来华开办教育事业提供了办学和管理上的经验和借鉴。

就在学校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时,狄考文却将学校卖掉而进入位于阿立甘(Allegheny)美西神学院学习。这一决定使很多人感到突然,但是对狄考文来说,这是其童年所受教育和自己责任感逐渐增强的结果。狄考文后来回忆到:^[4]

在这里我能够轻松地继续自己的事业并赚大钱,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应招去传播福音。于是,我变卖了学校,去了阿立甘(Allegheny)的美西神学院,那时学校已经开学半年了。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34.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44.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44.

^[4] Daniel W. Fisher, op.cit., p.43.

从比弗学校到美西神学院是狄考文从教师向布道的一次转变，而十余年后其在华创办的登州文会馆，则是由布道转向教育。这两次转变都是狄考文深思熟虑的结果，第一次转变使其人生发展轨迹揭开了新的篇章；而第二次的转变则成就了其在华第一代传教士教育家领军人物的美名。

三、 狄考文赴华传教的心路历程

“在我年幼的时候，心里就对布道工作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看法。在我心灵深处有一个还不成熟的决定，虽然我没给任何人提及。是否放弃教学生涯而去神学院的疑问一直在困惑着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祷告后，我向差会提出出国传教的请求，并得到了批准”。^[1]

这是狄考文在 1897 年纪念其毕业四十周年的日志中的记载，反映了其出国传教的心路历程。其最终做出出国传教的决定还要得益于他的母亲玛丽娅。玛丽娅在年青的时候就对海外传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号召教友资助一位牧师其前往夏威夷群岛（Sandwich Islands）布道。作为母亲，她时常告诫孩子们“虔诚是第一美德，而忠于职责则是虔诚最本质的表达”，她眼中的“职责”就是希望“孩子们作为基督教传教士把福音传到地球的异端”。^[2] 她经常带领孩子们阅读一些传教士自传和海外传教士周刊，以此培养孩子们对传教事业的兴趣。为了表示对海外传教事业的支持，母亲曾做过一个小木盒，让全家人特别是孩子们把积攒的钱放进去，作为对传教士的捐款。由于家境并不富裕，孩子们常常省下喝咖啡、吃黄油或食物的钱来充实这个“传教士之箱”。^[3] 母亲这种诱导行为，使狄考文的头脑中很早就充满了基督真理的原则以及对出国传教的向往。

从比弗中学到美西神学院是狄考文在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变，而这次转变则是他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他进入神学院后，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4]

你在我小时候就给我埋下了出国传教的种子，我现在也把这项工作当做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去准备投入其中。我过去一直想从事这项工作，虽然还不敢说我有责任去从事它。经过在内心深处长时间思考和祈祷得到神的指引后，我觉得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40.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42.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42.

^[4] Daniel W. Fisher, op.cit., p.45.

从事传教工作是我的责任。

狄考文进入神学院后，倍加珍惜这次机会。虽然他比其他同学少上了半年的课程，但是经过个人的努力，很快成为班中的学习佼佼者之一。他在神学院的同学谢拉德（John H·Sherrard）牧师写道“我关于狄考文的记忆中有一件难以忘却的事情，那就是他的智商和崇高的思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些方面甚至是大多数方面来说，他都要比他的同伴表现的更为出众。”^[1] 在搞好学习的同时，狄考文也很注重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在杰斐逊大学（Jefferson College）求学期间，由于自己出身一普通的农村家庭，狄考文在思想上“是那么的幼稚和胆怯……，完全是个不经人事的农场少年”。^[2] 内心的封闭也导致他和其他同学交往的生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只顾关心我自己的事情，除了本班同学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要好的同学，这一切都因为我太拘谨了”^[3]。进入美西神学院后，他的这种拘谨的性格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他严谨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处事稳重的个人品质博得了大家的好感和尊重，他的一位同学加斯顿（William Gaston）牧师在论述狄考文时写到：^[4]

我们把他（狄考文）视为我们中头脑最清醒的人，他在各方面都是我们中的佼佼者……。他为人豁达但不轻率，且带有少许严肃，……就像神学院大多数同学的想法一样，他不但在学业上比我们早一年毕业，在其他方面我们也只能是望其项背。在思考人生时他也显得更为严肃。我怀疑我们中还有没有人像他那样对人生责任有那么大的感悟，以及是否还有其他人像他那样兢兢业业地工作。

与此同时，他开始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探讨神学理论和人生追求，通过一些诸如赫维（Dwight B·Hervey）等师友的帮助，他对传教工作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1857年冬，新一轮的宗教奋兴运动席卷整个美国，各地的神学院尤其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时任美西神学院教工的普卢默（Plumer）博士奔走呼告，号召学生向异域传播教义，公理宗，长老宗，浸礼宗等教派纷纷派人到校演说，鼓舞学生出国传教的信心，这直接刺激了学生出国传教的愿望的产生。在这种形势下，一向品学兼优，深受师生器重和爱戴的狄考文面临着是不远万里前往异域传播神的慈爱还是固守本土开展教职工作的抉择。

1860年1月21日，狄考文前往俄亥俄州传教，此时尚未完全下定决心成为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45.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43.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48.

^[4] Daniel W. Fisher, op.cit., pp.45-46.

一名传教士；是年4月12日，考虑到父母健康原因，他要求调往离家较近的巴尔特（Butler）地区，此时他已经被教会准许从事传教工作；是年夏，狄考文在伊利诺斯州附近开展教工工作。至此，狄考文虽然已经有了近半年的传教经历，但是做事稳重、慎于决定、而一旦决定既不后悔的狄考文还在认真思考此生是否从事出国传教的抉择。

狄考文在这个抉择上的转变是在1860年秋返回神学院后。按照学校的惯例，外出布道的学生返校后要求做一次讲道会。在这次讲道会，狄考文声情并茂，把他良好的口才发挥的淋漓尽致，在感染听众的同时，狄考文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抉择的天平逐渐向出国传教倾斜。在日记中，他记叙到在准备这次演说的过程“增强了其出国传教的决心”^[1]。在圣诞节来临前，长老会海外布道会（The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干事威尔森（J·Leighton Wilson）博士造访学校，四处游说激发学生的宗教热情，他发现狄考文对他的演说“非常热切，而且回应积极”^[2]，这反映了狄考文在内心深处已经被出国传教的号召所征服。12月12日，狄考文给其母亲写了一份信，该信明确反映出了狄考文出国传教目标的确定。在信中，他写到：^[3]

我一直考虑海外传教士的工作，但在最近两三年以前并不是很认真。自到了神学院学习之后，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确信我应该做一名海外传教士。这种信念一直在不断增强、深化，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我个人而言，我大致已经决定要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我认为我不是草率地做出这一决定的。放弃我在国内所可能有的各种前途，是经过相当认真考虑的。您可能对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困苦和自我牺牲都考虑过了，我需要大恩惠，我为此祈祷。但是，即使我在国内拥有各种有益的前途，做我确信要做的工作肯定也不会丢失什么。的确，做一名海外传教士要比在国内工作拥有更广泛的意义，是最令人鼓舞的。粗粗想来，可能不会做出做一名海外传教士的选择，但进一步仔细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因素之后，我想，肯定会做出另一种选择。

在毕业前两周的一次学生祈祷会上，狄考文坚定地表达了其欲出国传教的决心和意愿。同时，他正式向长老会海外布道会写信，提出了出国传教的申请。在日记中他记叙到“这是我迈出的庄严而又重要的一步。写这封信花费了我一周的时间，其间我不时回顾这项决定，祈求得到神的指引和帮助。我完全相信成为一名传教士是我的职责所在……。”^[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上帝的热忱和立志海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49.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49.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50.

^[4] Daniel W. Fisher, op.cit., p.51.

外传教的决心和责任感。是年4月13日，他的申请得到了海外布道会的批准，但其传教目的地及启程时间尚未确定。然而，随即爆发的南北战争使美国国内陷入南北分裂之势，战时经费的拮据迫使长老会向海外派遣传教士的计划一再搁浅。

出国传教的计划一再推迟，虽使狄考文整日焦虑不安，但其仍未丧失海外传教的意愿。为了方便其海外传教，他毅然拒绝了宾州数家教堂的邀请，只身前往德拉瓦（Delaware）一教堂担任牧师职责。该教堂由于内部纪律涣散，当地又有数家教堂与之竞争，此时已风雨飘摇，困顿不堪。狄考文来后，发挥了其卓越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呼吁各教工团结一致，尽心教务。在他的努力下，该教堂重新焕发了生机，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也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狄考文的耐心和对上帝的忠心得到了进一步历练，这为其此后在登州这一完全陌生的环境下开展传教工作打下了基础。

1862年11月12日，狄考文被按立为牧师。是年12月27日，他与俄亥俄州的邦就烈（Julia A. Brown）结为连理。邦就烈是位文静而又喜欢思考的女孩，对狄考文赴海外传教给予了最坚定的支持。三天后，狄考文接到了长老会海外布道会通知其前往中国传教的信函。狄考文在日记中表达了其欣喜若狂的心情：^[1]

我的生活中很少经历像这种意料之外的事情，这好像晴空万里的冬日中的一声惊雷。这封信到来的时候我正在外祖父家的楼下，读完后，我立即上楼告诉我的“至宝”（意指邦就烈）。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就下定了决心。她看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我永世不忘：“噢，我太兴奋了！”……我永远铭记那段时刻，那个眼神，那段表情。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直到现在我仍非常快乐。我一声的夙愿终得以实现。我愿将我的一生奉献给异域并终死那里。在过去的日子里我虽已下定决心在本土工作，但是一切都出现了转变。现在我唯一遗憾的就是我不能再年轻五岁，如果那样的话对于我学习语言时多么的有利！但是事已至此，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在过去我一直为自己不能前往异域传播主的慈爱和未能理解主在工作上对我的指引上的绝望，而现在我已经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件事情。现在我也感受到我此时强烈的信念那就是此时离开时正确的。上帝并没有欺骗我，只不过他给我指引了一条我从未知道的路。恰乌云密布暗无天日时，突现一片光明。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的突兀！前往异域传教的道路全都行不通了，教会也没有资金资助前往中国传教，因此我也没有可能实现我已久的理想。突然间有两个传教士离世，另外一个因健康原因离去，于是教会决定由必要向该区域派遣至少一名传教士去顶替他们的工作，因此希望之门又重新向我开放了。而我也将前往，因为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p.54-56.

这都是上帝的安排……昨天我刚渡过我 27 岁的生日，我希望我能在中国庆祝我下一个生日……。”

就在临近启程时，狄考文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在美国的责任，他开始憧憬能像他弟弟妹妹一样在美国本土工作，但是邦就烈把他们所有的物品迅速打包整理完毕——这一举动立即消除了狄考文所有的顾虑，为祖国服务的想法被孩提时代赴海外传教的梦想所取代。在一切准备就绪后，1863 年 7 月 3 日，狄考文夫妇在纽约乘舢板船“圣保罗”（St. Paul）号前往中国。经过 167 天的航行后，同年 12 月 16 日到达上海。在上海稍许停留后，1864 年 1 月 3 日狄考文夫妇偕同郭显德夫妇又转乘“汕头”（Swatow）号前往烟台，经过数天艰辛跋涉后，最终他们于 1 月 15 日抵达目的地——山东登州（今蓬莱市）。^[1] 狄考文的来华，掀开了近代中国教育新的一页。

^[1] 关于狄考文具体到达登州的时间，学术界还没有一具体的说法。史静寰教授在其著作《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中认为狄考文到达登州的时间是 1 月 5 日，笔者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认为该时间点有待商榷和进一步考证。据《*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汉译《狄考文传》）一书记载，狄考文所乘船只于 1 月 3 日离开上海前往烟台，途中发生触礁事故，狄被迫在烟台停留数日。后立即乘苦子前往登州，但区区 55 英里的路程却耗费了他们三天的时间。又据郭大松教授新发掘的史料《*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汉译《狄邦就烈传》）一书记载狄考文夫妇到达登州的具体时间为 1 月 15 日，笔者认为该时间点较为贴近历史事实。

第三章：拓荒时代——狄考文在华的宣教活动

在长老会的来华传教士中，狄考文被尊称为山东布道区的“三位创建者”或“三位伟大的先驱”之一。^[1]同大多数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一样，狄考文对上帝具有极其虔诚的信仰和献身精神，他相信世界终会堕落，人类带有原罪，只有献身宗教才能拯救自己和整个人类。他把赴海外传教看作是上帝的召唤，是为了宣扬上帝的慈爱，拯救世人于苦海的福音事业。狄考文于 1869 年给长老会宣教总部的信中表达了他为宣扬教义而献身异域的决心和信心：“我要尽可能地呼吁，让长老会攻占山东省。在以往的时代里，中国的宗教和政治都是由山东产生，而今后她要把基督教贡献给中国”^[2]。由此可见，狄考文来华的首要工作就是宣教。所以，在论述狄考文在华的其他活动前，考察其在华的宣教活动是十分必要的。

一、狄考文来华前的山东传教形势

最早踏入山东土地的基督教传教士是鸦片战争时期的著名传教士郭实腊。郭实腊在鸦片战争前曾三次乘船沿中国海岸北上航行，在 1831 年的第一次和 1832 年的第二次沿海航行期间，先后在胶州和威海登陆，并在当地散发基督教书籍。1835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和一位美国牧师史蒂文斯从广州乘船来到山东沿海，先后在威海和烟台等地从事传教活动。

碍于当时时局，以郭实腊和麦都思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没能在山东取得传教上的成功，但是他们的这些试探性活动为基督教差会进入山东起了先导作用。鸦片战争打开了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大门，但是传教的区域被限制在长江以南的五个通商口岸，尚未取得进入山东自由传教的权利。1858 年 6 月 26 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房，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田墓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于五口无异”^[3]。至此，传教士就拥有了进入登州的条约权利。

1859 年 5 月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花雅各（J. L. Holmes）在烟台登陆，标

^[1] Irwin T. Hyatt, *op.cit.*, p.139.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12.

^[3]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98~99 页。

志着该会在山东传教活动的开端，使美国南浸会成为近代第一个进入山东的新教差会。但由于此时中美和中英天津条约尚未生效，他们进入这一地区尚属违法行为，所以还不敢公开进行传教活动。《中美天津条约》和《中英天津条约》分别于 1859 年 8 月和 1860 年 10 月正式生效，传教士遂名正言顺地在该登州、烟台两地公开传教。此后，南浸会另一著名的传教士海雅西（J. B. Hartwell）夫妇于 1860 年 12 月初也来到烟台，后赴登州从事传教活动。在花雅各和海雅西的努力下，登州浸信会教堂于 1862 年 10 月成立，这是山东乃至华北的第一所新教教堂^[1]。

比美国南浸信会进入山东稍晚，美国长老会于 1861 年在山东开展传教工作。是年 5 月，原在上海工作的盖利（Samuel R. Gayley）和在宁波学习汉语的丹福斯（J. A. Danforth）来到登州；6 月，倪维思夫妇也从宁波赶到登州，他们三家均暂无居所，便在先到登州的南浸信会牧师海雅西家里落脚，是为登州长老会创设之始。但就在这一年，丹福斯夫人因霍乱病故，丹福思随整装返回美国。1862 年春，梅理士夫妇从上海来加强登州力量，但此后不久，盖利染霍乱不治身亡，夫人返回美国。翌年，倪维思陪夫人返美治病，登州仅存梅理士（Charles R. Mills）夫妇二人。

除了上述美国两大差会外，第一批来到山东的基督教差会还有英国浸礼会。该会传教士霍尔（C. J. Hall）不幸于 1862 年夏因霍乱病逝，英国浸礼会在山东的传教工作也一度受阻。此外，美国的圣公会于 1861 至 1862 年间、苏格兰长老会兼圣经公会于 1864 年都在烟台进行过短期的传教活动，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中断。

基督教在华的早期传教活动进展的非常缓慢，特别是像登州这种刚刚开放且没有任何基督教基础的地区。以长老会为例，在鼎盛时期，其共有三对夫妇在登州开展传教工作。但在 1863 年，仅剩梅里士夫妇独撑门面，而且由于他们仅有的两个孩子因染霍乱病逝，该夫妇尚未从悲痛中解脱出来。狄考文和郭显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长老会海外布道部派遣来华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在重建长老会这一传教据点的同时，还要重新鼓舞传教士在这里工作的斗志和信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狄考文和郭显德以及稍后重新返回登州的倪维斯被尊称为山东布道区的“三位创建者”或“三位伟大的先驱”，而该布道区在 19 世纪末

^[1]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Compiled and Edit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181.;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中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5 年。第 409 页。

就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教传教区。

二、狄考文在华的宣教活动

如前所述，狄考文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向中国人传播基督福音，以求中华归主。而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福音，掌握汉语，用中文布道，就成为来华传教士的不二之选。诚如来华的首位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所言：“不具备传教所去的那些国家的语言和文学知识，怎么能够让这些国家的人们了解和参悟道德和精神的真谛，以及圣灵的显现呢？”^[1]因此，狄考文来华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和掌握中国语言文字。

（一）狄考文的中文学习

狄考文来华前，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文，而且他是一个在语言上没有太多语言天分的人。在杰斐逊大学求学期间，他在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的成绩非常优异，但是在希腊文和拉丁文等语言课程却成绩平平。在长老会海外布道部派他来华时，他就因为“远东国家的语言极其困难”^[2]为由，要求总部派遣他到印度北部或非洲传教。

然而，强烈的传教使命感和对上帝的虔诚成为他刻苦学习中文的巨大动力，狄考文到达登州后，便“延齐人为傅，苦心学习”^[3]汉语。但是，狄考文夫妇刚到登州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寻找一个栖身之处，他们和郭显德夫妇借居在梅里士家中，这个所谓的家只不过是一座破旧的观音庙，狄考文将其形容为一个“再破旧不过的安身之处”^[4]。因此，租赁土地和修建房屋占据了狄考文的大部分时间，他只有在闲暇之余勤奋学习汉语。然而同早期的来华传教士一样，^[5]狄考文在学习中文上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中文繁琐的文字以及胶东地方方言，都使狄考文大为苦恼，从而产生了对汉语厌倦甚至抵触的情绪，他在1864年12月

^[1]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 - 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 - 1843, and 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p.97.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57.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页。

^[4] Irwin T. Hyatt, *op.cit.*, p.147.

^[5] 英国传教士米怜曾这样形容学习中文的困难，“学习中文要有铜铸的身体，钢做的肝脏，橡木雕的脑袋，弹簧制的手，老鹰般的眼睛，使徒样的心，天使般的记忆，玛士撒拉（Methrselah 圣经中所述寿命高达969岁的人）般的长寿。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 ,1907. p.2.

24日的日记中写道：^[1]

这周我在学习中文上相当有规律，但是回顾这几天的学习，我还不能说取得了太大的成绩。学习汉语是一项缓慢的工作。我并不为中国人在学习方面没有太大的进步而感到惊奇。学习中文是项费力的差事，在准备开始工作之前，人们最佳的能量就已经在学习这门语言上消耗殆尽了。这就好像一位技工把半生或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准备工具事情上一样。来华之前，我就担心会在学习中文上遇到很多困难，而我现在发现当初的担心是完全有根据的。

但是在邦就烈的鼓励下，加上自身顽强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狄考文在学习中文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1865年初，他便能够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解汉字的发音和书写。是年2月7日，狄考文在日记中记录了在主持学生早祷会后的兴奋心情：^[2]

用中文祈祷对我来说确实非常生疏，而且还相当笨拙。然而，我发现在祈祷时并没有我当初预想中的那么窘迫。我在此前就可以主持学生的祈祷会，但是我们学校的教师在这项工作上作的相当出色，因此我觉得在我充分准备妥当前，这项工作应先由他担任。我相信不久后我就能轻松自如地使用中文了。

作为科举府、县级考试的所在地，登州在每年的春季都会吸引大量的学子来此考试，这也给了狄考文传教和学习语言的机会。在1865年3月11日的日记中，狄考文记述到“一大群学生前来拜访我，他们拿走了一些宗教书籍，并聆听‘教义’……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很好地理解我表达的意思。^[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狄考文已经能够使用中文向中国人讲经布道了。

能够熟练地掌握中文，对狄考文后来的传教事业至关重要，也为他日后大量编写中文基督教著作小册子、编撰《官话类编》和《术语词汇》等语言工具书及翻译圣经工作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总而言之，语言是狄考文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没有它，传教事业无法顺利进展下去，狄考文作为第一代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领军人物的美名也无从谈起。

（二）狄考文的传教方式及活动

入华初期的狄考文是一个极端虔诚、为了传播福音甘愿牺牲自我的传教士。他和当时的传教士一样，把宣讲教义、传播福音当作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把成年人当作自己布道的主要对象，竭力使他们认识、理解基督教，最终皈依为基督教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07.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08.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08.

徒。因此，直接传播基督教的活动在狄考文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乡村旅行布道

在狄考文的传教活动中，乡村旅行布道是他传播福音的最主要手段。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促成的。

其一，近代山东人口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农村地区，乡村旅行布道自然为基督教传教士所注重。此外，与农村相比，城市居民的民族意识以及政治敏感度更为强烈，因此基督教传教士在城市中的布道活动最初遇到了很大阻力，进展相当缓慢。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佩（T. P. Crawford）就曾说过，城市“居民对布道非常冷漠，我被迫转向农村”^[1]。故在山东的基督教各差会都把农村看作他们传播福音的首选区域，但是由于山东乡村区域广阔，村庄分散，且基督教传教士人数有限，因此，旅行布道在他们推进乡村布道工作的各种方法中，一直处于重要的位置。

其二，狄考文在登州所面临的传教形式也是他采取乡村旅行布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登州教会的规模很小，信徒的数量“在19世纪60年代通常在30人左右”^[2]，布道活动主要在梅理士牧师主持下进行，狄考文只有在梅理士生病或外出时才能代行其职。此外，登州作为地方政府所在地和地方科举考试的考点，传统守旧势力相当强大，传教士在此发展基督教的努力往往收获很少。这就促使了狄考文把注意力放到了登州城外广大的农村地区。

狄考文初步掌握中文后，于1864年10月中旬开始了他的首次乡村旅行布道，此行的目的主要是走访居住在登州周边地区的长老会和南浸信会的信徒。此后，他便忙于房屋的修建工作，传教工作暂作搁浅。翌年8月下旬，狄考文和郭显德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布道活动。此时正是蚊蝇猖虐、雨水频仍时期，当是的代步工具只有骡马等家畜，再加上乡间小路多崎岖不平，这就使狄考文的传教活动更加困难重重。在给美国主日学校的信中，狄考文记录了当时的艰辛：^[3]

（旅馆的）客房里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两条长凳，以及一张简陋的木板床或者用砖砌成的床板。没有毛巾、肥皂或者是其他的厕所必需品……在夏天时，蚊蝇肆虐，四处袭击前来投宿的旅客。在旅馆的院子里，每晚都有一场音乐会，间断间续地直到清晨才结束，并且所有旅客可以免费欣赏。曲子主要有骡子和驴子演奏，那遭天杀的赶驴人也不时随声附和。

^[1] Irwin T. Hyatt, op.cit., p.15.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50.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16-117.

在给美国主日学校的另一封信中，也显示出狄考文所处的艰难境遇：^[1]

当时雨下得很大，地面泥泞稀松，我们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最后我们找到了一辆很大的马车搭乘我们和我们的行李，马车上面是由几根木制和草席临时搭建的顶棚。车队有一头骡子、一匹马、两头牛和两个车夫组成。邦就烈骑驴前进，哈培森（Capp）夫人坐在轿子里面。梅理士和我轮番和那些中国助手步行前进。当我们把所有的财物，床铺，炊具等物品放进马车后，马车只能再容一个人乘坐，另外一个人不得不侧卧在车里。首日，我们在稀松的地面上只蹒跚前进了 15 英里，在黄昏后我们又前进了一个小时。当时天色已暗，我们没有随身携带灯笼。我们差点迷路了，所幸的是我们没费多大劲就找了一家小旅馆……我们把女士安排进了一间小房间，但是我和梅理士都没有用好晚饭。我们只有住在一间草棚的地板上，草棚连个门都没有。

客观环境的困难对狄考文来说尚能忍受，但有时一些人为的破坏传教活动，使狄考文异常愤怒，甚至付出武力以解决矛盾。在 1865 年 4 月初至 6 月下旬期间，狄考文、郭显德和其他几名中国助手带着 28 箱基督教教义，从登州出发，沿途散发或销售。在长岛却因为一些琐事与当地发生了两起冲突。第一次是狄考文正在集市上向围观的群众的出售教义时，一位不分青红皂白的算命先生手执长矛向狄考文刺去。在这种环境下，周围群众也一哄而上，欲夺取狄考文等人携带的宗教书籍。出于此身安全和保全书籍的考虑，狄考文不得不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进行威吓。见此场景，这位算命先生和周围群众便抱头逃窜。另外一次也是发生在狄考文出售宗教书籍时。当地的一位群众趁狄考文等人忙于收款之际，顺手拿走一本书，不料却被狄考文发现，狄考文赶上前去并把书要了回来。事情本来有了了结，但是狄考文一位中国助手前去指责那位窃贼的卑鄙行径，于是两个人便发生了口角。狄考文的助手出于气愤掴了对方一巴掌，这一举动激起了围观群众的义愤。在此情况下，狄考文出于对条约权利和美国人关于个人自卫原则的理解，再次拔出手枪进行恫吓，围观群众见此便四散避开，以免受到伤害。^[2]

在日记中，狄考文记录了当时中国人对外人的抵触：^[3]

每到一个村庄，我的耳边都充满了“洋鬼子”的喊声，……我想在近两天中我至少从上万人口中听到了这个词。我非常奇怪这个词怎么会有这么普遍的传播性。他们对宗教的憎恶，远远不及他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

除了在登州周边农村地区旅行布道外，狄考文还深入到胶东其他地区开展传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14-115.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21-122.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21.

教活动。1865年，狄考文和郭显德在莱州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传教；1866年4月底，狄考文前往潍县传教；是年，又前往青州府传教；1869年2月，狄考文携邦就烈前往招远传教；是年11月，前往平度传教；1873年2月，狄考文和郭显德开始深入山东内陆开展传教工作。期间，他们游玩了泰山，并前往儒家胜地曲阜朝拜孔子，返回的途中在济南停留了18天；1878年十月中旬，狄考文再次前往莱州和平度旅行传教，这也是他传教生涯中的最后一次传教活动。

2、城市布道

除乡村旅行布道外，城市布道在狄考文的传教活动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在城市布道中所遇到的困难要远远大于乡村布道，但是城市作为某一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城市布道活动越来越受到以狄考文为代表基督教传教士的重视。

狄考文最初在登州城内布道的形式主要是街头布道。由于登州当地教堂的主持工作通常由梅理士一人承担，故狄考文只能走向街头，或口头布道，或散发宗教小册子，以此传播基督教义，扩大教会影响。另外，狄考文还充分利用集市庙会等人群聚集的场合，开展各种布道活动。在登州府举行的科举考试，更是为狄考文提供了传播福音的良机。1865年登州府举行会试期间，一群学子对狄考文的传教“给与了极大关注，他们承诺一定会阅读这些书籍（基督教教义），并在下次考试时再次来访”。^[1]

除了宣讲教义外，狄考文还积极引导皈依者，加强他们的自身道德修养和对基督教的理解。当时登州长老会教堂共有30余名信徒，梅理士对这些信徒青睐有加，常常为这些他们从小就知道“传统宗教的定义”^[2]而感到吃惊不已。但是狄考文通过对这些信徒的深入接触，发现了他们身上残留的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撒谎、偷窃、斗殴、滥食鸦片等不良行径在这些信徒中时常发生。通过狄考文的谆谆教育，经常撒谎的那位信徒当众“忏悔了自己的不良行为”；经常不按时参加主日的那位信徒也“忏悔了自己的错误行为，教堂也随着恢复了对他的信任”。^[3]但是对于一些顽固不堪，执不悔改的信徒，狄考文决不姑息，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甚至把其驱除出教堂。有一位吸食鸦片的信徒，狄考文虽对其多次劝阻，但收效甚微。在此情况下，狄考文把该信徒永久驱除出教堂，以儆效尤。^[4]此外，还有一名信徒对关于他的不良行径的指控强词狡辩，拒不悔改。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08-109.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50.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75.

^[4]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75.

狄考文和梅理士及郭显德商议后，也将其逐出教会。^[1]

（三）狄考文的传教成效

狄考文来华的最初十年中，当时的交通极不便利，他靠骑驴或步行巡回传教，随身携带的只有一把铁勺、一小瓶食盐和一把藏青色的左轮手枪，以及他能够承载的宗教书籍。狄考文的每次外出传教都花费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在 1864 年到 1873 年间，在山东大地上他骑驴或步行走了 15000 英里，……访问了数以百计的村庄和大大小小的城市”^[2]。

狄考文对每次的外出布道都作了详细的记录。他衡量外出布道的成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行程——他用英里（每次巡行 1000 英里，每个月 250 英里定额）、聚居地（每 100 至 200 个聚居区就停下载教），甚至跨过的溪水（正常情况每天 20 条溪流）等进行测算；有时候他以散发的布道传单来衡量外出布道的成效，如在 1865 年散发了 277000 张）；有时候则用散发布道传单的总重量估算，如 1866 年为 28 个 70 磅重的箱子。^[3]

单纯的旅行布道，由于缺少固定的传教对象，不能针对个人进行深入持久的宗教引导，故狄考文早期的传教活动收效不大。从狄考文写给长老会总部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传教士当初吸收教徒的困难：^[4]

我们每人雇一头驴，驮着我们的被褥和宗教书籍。走街串镇，在街头宣讲福音。我用这样的方式先后在 190 个村庄里布道，梅理士牧师的布道次数也大致和我一样多。我们走一些偏僻的小道，到先前传教士从未到的村庄传教。我们的听众从八九人到二三百人不等，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听众大都是些妇女。他们对我们宣讲的教义接受程度不尽相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衡量。有时有很多人围拢过来听我们讲道，但是有些时候无人光顾。我们不得不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招揽听众，在一个村子里，我费尽周折也没找到一个听众。很多人看见了我们，但只是匆匆而过，并稍作停留。一个男孩壮着胆子询问我们从何处来，随即招致旁边一个正在干活的男子的训斥。我和助手在这停留了半个小时，便转向其他村子。我们手里拿着一些宗教书籍以此表示我们的身份，并把这些书送给那些想要的人。有时候这些书相当受欢迎，我们把它赠送给了很多人，但是有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要它。毫无疑问，有些人特别想要这些书籍，但是他们不好意思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76.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48.

^[3] Irwin T. Hyatt, op.cit., p.149.

^[4]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26-127.

思当着那么多邻居和熟人的面从他们所憎恶的外国人手中接受这些书籍。

总之，尽管狄考文深怀弘教大志，但其传教效果很不理想。他“为传教所入的努力无法进行衡量”，但是“这些看起来又毫无用处”^[1]。与郭显德和倪维斯相比，在发展信徒方面他无疑是失败的，在长达十余年的传教生涯中，“只赢得了为数不多的基督教皈依者”^[2]，但是这些丝毫没有动摇他在中国传播福音，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目标和信心。同时，他也在深刻反思自己的传教方式，希望找到一条更为有效的发展信徒的途径。

三、狄考文与民教冲突

狄考文在华传教的初期，同 19 世纪后半期的大多数传教士一样，在与当地民众发生纠纷时，往往借助于条约权利甚至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为其传教扫清障碍，并未考虑这种行为给传教事业带来的不利后果。然而西方的炮舰离开后，狄考文很快发现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为糟糕。在反思的同时狄考文重新审视了传教事业与武力政策的关系，他已经认识到了这一政策给传教事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在处理基督教徒与普通民众间的冲突上，狄考文的认识也逐渐深化。随着时局的发展，狄考文认识到发生教案并不总是对传教士有利，就是依靠西方炮舰的高压政策获得的对自己有利的结局，也会使教会在当地民众中失去人心。因此他对如何处理民教关系总结了两条原则，试图与当地民众和平相处，以此顺利地开展传教事业。在本节内容中，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阐述狄考文的思想转变过程。

（一）1866 年租房事件

狄考文初到登州时，该地教堂的规模很小，布道活动主要在梅理士牧师主持下进行，故狄考文一直伺机租赁房屋以作教堂使用，以此作为自己的布道基地。但是当时世风未开，当地的居民对外国人多有抵触，不愿将他们的房屋租赁给传教士使用，狄考文租赁房屋的愿望一直未能如愿。1866 年 4 月，郭显德通过中间人从当地人手里转租了一处房屋，这一变通的手段给了狄考文很大的启发。狄考文雇佣了三个本地人代租房屋，而此时郭显德通过这种手段租房已经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风波，故房主和这三位本地人签署租房协议时，特别强调不能将房屋

^[1] Irwin T. Hyatt, op.cit., p.148.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49.

转租给其他任何人。事后，这三位本地人无视这份重要的合同，便将房屋转租给狄考文使用。

当地民众获悉此事后，聚集到教堂外面抗议狄考文的这种欺诈行为，更有甚者跑到了传教士的公墓，砸毁墓碑并辱骂恐吓前来劝阻的传教士。当地民众的这一过激行为激起了以狄考文为首的传教士的愤慨。狄考文随即向当地官府强烈抗议，要求他们保护墓地并阻止类似“恐怖行为”^[1]的再次发生。同时，通过烟台领事桑福德（E. T. Sanford）的帮助，狄考文力劝美国瓦克胡赛特（Wachusett）号舰长汤森德（Robert Townsend）登陆登州进行武装演习，以此恫吓当地居民。是年7月中旬，狄考文带领汤森德及其他船员强行闯入登州县衙。他们向知县提出了“为墓碑的损坏赔偿白银200两和逮捕当地一个名叫赵延庆的帮会头目”^[2]的要求。

这个时期的狄考文出于对上帝的极度忠诚，为扫除传教障碍而甘愿采取一切有利于福音传播的手段，条约权利和西方的坚船利炮成为他依靠的主要对象，而这恰恰增强了当地民众对他们的敌对意识。瓦克胡赛特号离开登州后，狄考文很快发现“自己的处境的窘迫比先前还要大的多”^[3]。民众心理层面的变化促使狄考文开始反思传教与炮舰政策的关系。

（二）苗化育事件

狄考文关于民教冲突的所有记载中，苗化育事件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而他本人也对苗化育投入了很多的感情。

苗化育是栖霞人，他与狄考文结识于1869年年初。时值狄考文携邦就烈及其他几名中国助手前往该地传教，通过狄考文的宣传鼓动，苗化育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产生了皈依的念头。更令狄考文感动的是，苗化育还号召邻村的亲戚朋友前来家中，聆听狄考文长达一夜的布道会。是年初夏，在狄考文的引导下，苗化育成了一名专职的福音的传道者。

此后不久，苗化育从栖霞搬到招远，在此开展传教工作。是年7月末，狄考文带领邦就烈等人来此地检查传教工作，在此期间，狄考文为苗租了一处房屋以作教堂使用，并拜访当地的地方官员，为苗化育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布道环境。然而，就在狄考文返回登州后，苗化育就陷入了一场纠纷中。8月中旬，苗化育因“秘密从事非法活动”的罪名被地方官传唤，并被严刑逼供。随后，苗化育被押

^[1] Irwin T. Hyatt, op.cit., p.151.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51.

^[3] Irwin T. Hyatt, op.cit., p.152.

解到原籍栖霞县，在栖霞县衙里，苗化育不但拒绝放弃教义，而且还高唱圣歌，跪地祈祷，并且出言不逊，这令栖霞知县大为光火。在接下来的提审中，重责苗化育五百杖刑，并押监等待发落。

狄考文听到苗化育此时的遭遇后，火速赶到栖霞。当看到苗化育的处境时，狄考文大为震惊，他在《长老会旗帜》一书中记述了此时的感受：^[1]

当我看见我虔诚的教友链缠脖颈，因为传播上帝的福音致使自身肉体遭到严刑拷打的场面，我长久不能忘记。看到他凄惨的面孔，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在千里之外谈到苗的受刑是一种感觉，但一旦面面相视时，心情又是另一番滋味。我向他承诺……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拯救他。

狄考文当即与烟台领事侯莫斯（S. A. Holmes）取得联系，请求其向烟台道台施压。在侯莫斯的斡旋下，烟台道台饬令栖霞知县将苗化育释放，但是拒绝将没收的教堂财产归还长老会。这样的结果令狄考文难以接受，为了显示“一个有决心的人有自己的权利去完成某项任务”^[2]，狄考文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重新开放苗化育在招远的教堂。由于不能将先前的教堂要回，他又设法从一个妇人手中租来了一套房屋，但是却遭到了该妇人家人的强烈反对。狄考文同另两位基督徒与知县积极协商，通过这种和平而又理智的方式方式，狄考文成功租赁了一处房屋作为教堂的新址，当地的一位反对狄考文的士绅也“被迫磕头谢罪……并供认了自己的罪行”^[3]。

从 1866 年的租房事件到苗化育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狄考文在处理后上表现得更为谨慎，以免同当地政府发生对抗。在 1866 年的租房事件中，狄考文表现的相当冲动，为了捍卫教会的利益，不惜使用武力恫吓当地官府民众，而没有考虑这种行为对传教工作造成的消极影响。而在苗化育事件中，狄考文却积极运用外交手段，利用美国驻烟台领事出面斡旋，避免了武力冲突的尴尬，同时也给烟台和招远的地方官员保全了脸面，有助于传教事业在该区域的顺利开展。

（三）《辟邪实录》事件

1870 年 6 月初发生的天津教案震惊了登州和烟台的传教士，倪维斯夫人在给倪维斯写的传记中流露出了当时传教士们恐慌的心理：^[4]

1870 年夏，在中国北方诸省发生了一股令人奇怪的排外潮流。到处流传着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88.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72.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91.

^[4]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Compiled and Edit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p171.

煽动性的揭帖和小册子，将外国人逐出中国的谣言四处散播。此时登州府已经戒严，我们出逃的机会微乎其微。在天津教案实际发生前，我们就听说在那里已经发生了屠杀外国人的行为。

当时，《辟邪实录》是登州和烟台地区流传最广泛的一本反基督教的小册子，书中充满了对基督教的诋毁和种种猜疑，这更使两地的传教士更为惶惶不安。1870年7月，倪维斯起草了一封请愿书，祈求美国海军部队前来登州支援。同时，狄考文和海雅西开始翻译《辟邪实录》，经过两人一个半月的努力，该书的翻译工作告罄，并交付上海美华书馆出版。9月1日，在倪维斯等人的再三催促下，美舰本尼谢（Benicia）号到达登州，将该地的传教士安全撤离到美军军事力量雄厚的烟台。两个月后，倪维斯、狄考文等传教士再次搭乘本尼谢号返回登州，据郭显德记述，“当地人在很长时间内看起来都非常友善”。^[1]

该事件虽然和平收场，美国的坚船利炮在心理上也给了登州当地人以震慑作用，但是狄考文在内心深处却开始反思传教事业与武力政策的关系。早在翻译《辟邪实录》之初，狄考文就发现中国人的“反宗教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不同”，这点更使他坚定“中国人对宗教的憎恶远远不及他们对外国人的厌恶程度”的看法，并认为“基督教之所以受到攻击，是因为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里，宗教就是政治和民族”^[2]。在长老会和南浸信会联席会议上，只有狄考文一人反对撤离登州。在其他传教士乘军舰撤离后，狄考文还仍然留守登州数天，直至把长老会在登州的一些固定资产安排妥当后，才骑马奔赴烟台，这正验证了他在日记中流露出的态度：“不到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不会撤离登州”^[3]。

在此后的几年中，狄考文对传教士、基督教信徒、中国人和西方坚船利炮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1870年，他在日志中流露出了“对依靠条约和炮舰想法的怀疑”^[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狄考文已经在深思自己的传教方式，意识到了依靠西方的坚船利炮，只会给当地民众造成在心理上对基督教的抵触，从而给自己的传教事业带来消极的影响。同时，在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民众间关系上的认识更为深化，1872年，他撰文表示“我越来越认为，我们给与本地教徒的努力和他们向我们提出的请求，只能带来不利的结果”^[5]。1873年，狄考文同郭显德一道在泰安传教，沿途遭到凌辱和殴打，但是这次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去向地方政府控诉并索要赔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谨慎的原则已经成为狄考文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82.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57.

^[3] Irwin T. Hyatt, op.cit., p.157.

^[4] Irwin T. Hyatt, op.cit., p.153.

^[5] Irwin T. Hyatt, op.cit., p.153.

处理民教冲突的主要手段，避免直接冲突是其处理民教冲突的出发点。这个时期的狄考文，在揣摩中国人的心理上已经逐渐成熟，初步形成了与中国人交往及处理冲突的一些原则和手段。

（四）1876年兵勇猝死事件

1876年11月下旬，登州县衙的几名兵勇奉命前往一李姓家中缉拿户主，在四处搜寻无人的情况下，偶见李家在察院后女校上学的女儿，便欲将该女孩代其父母缉拿归案。李姓女孩见状，便逃往一墙之隔的文会馆校内。据街坊宁老太太交待：“当文会馆的学生获悉此事后，立即闯入李家，把前来追捕的三名兵勇痛打一顿，并揪住他们的辫子把这三个人拖往文会馆”^[1]。一些调皮的学生用辫子把一名兵勇绑在树上，这一举动使该兵勇气愤异常，突然猝死。

当登州城内的其他兵勇知道此事后，强行闯入文会馆校内，打人毁物，并逮捕了几名肇事的学生。正值狄考文外出传教，当他数天后返回登州后，便向登州知县提出了抗议。知县为了防止冲突的进一步扩大化，便主动赔偿了文会馆的物产损失，并处罚了一些闹事的兵勇。恰逢登州总兵从城外巡游回城，得知他的一名兵勇被文会馆学生凌辱致死后，顿然勃然大怒，差人遣狄考文来衙门作进一步的调查。

当时登州教会的其他传教士劝狄考文莫往，但狄考文大义凛然地说“直在吾而屈在彼，吾不惜死，以负教会也”^[2]，遂携高弟佩前往。到了衙门后，狄考文发现周围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总兵举止傲慢，稳坐高台，好像是在审问犯人。总兵冲狄考文喊到“狄考文来乎？”，狄考文闻听这不礼貌的语言，并不感到气愤，反而不亢不卑地回应到“文明如大邦，乃呼远客之名，非怀柔之道也”^[3]。这番回答顿时使总兵窘迫不堪。恰在这时，登州知府闻讯前来，遂派人将狄考文和高弟配送回学校。这起事件也得到了完满的结束，没有再引起别的争端。

同前三起案例不同，此时的狄考文已深谙中国传统礼节和与当地官绅和谐相处之道。在处理民教关系时，他不再依靠条约权利和西方的坚船利炮，把自己完全融入于中国人这个群体当中，以沟通妥协的方式化解双方存在的矛盾，从而使问题圆满解决，并且为狄考文本人和文会馆赢得了尊重。

研究近代山东传教史的美国学者小海亚特把狄考文处理民教冲突的态度总

^[1] Irwin T. Hyatt, op.cit., p.214.

^[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6页。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7页。

结为两条原则：^[1]

第一，狄考文强调慎重。这条原则的意思是指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信徒都应保持克制。除了拯救教徒危在旦夕的生命外，传教士的其他干预则没有什么益处，“在开展传教工作过程中，最坏的事情就是迫害基督教徒案子的胜诉”。传教士的精力应该远离政治，放在强调基督教的本质和对中华帝国忠诚的重要性上。

第二：狄考文强调内刚外柔的处理方式。传教士应该对中国政府提供的保护表示“由衷的感谢”，以及要庆祝官方的任何改革，来保持与政府间的友好关系。如果与官方发生冲突的话，他应该直接与地方官接触，而不是与领事（这会引起来排外情绪）或上级官员（这会在官场侮辱他）接触。传教士应该以中国人的是非观念争取到知县的正义感，而不是付诸条约权利。无论如何，地方官员对于条约权利了解的“太清楚了”。最后，要尽一切手段表明当地基督教徒的勤劳和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以及一些墨守陈规的中国人对基督教徒的不公平（比如教民这个词，就暗含着基督教徒不像其他人那么明智）。

以上两条原则反映了狄考文与官府间由对抗走向理解的心理变化过程，但是小海亚特却未论述狄考文如何发生这种心理变化的原因。笔者以为，此时的狄考文已有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经历，在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府的交往中，加深了其对中国人际关系和人性的理解，也可以说，这正是狄考文在思想上本土化的结果。而关于狄考文思想本土化的最大表现——举办教育，本文将在下一章节结合具体史实详论之。

^[1] Irwin T. Hyatt, op.cit., p.216.

第四章：从传教士到教育家——狄考文与登州文会馆（上）

作为第一代来华传教士教育家的领军人物，狄考文是因创办登州文会馆而获得这项美誉的。狄考文在美国国内虽然举办过教育事业，但是其来华后一直忙于讲经布道，宣传上帝的福音。但多年的布道活动只赢得了为数不多的皈依者，这使狄考文意识到仅仅依靠说教很难实现基督化中国的目标，“偌大之国，不可以少数西人而广收其效也，况以同种传同种易，异种传异种难。不若招集天性未漓，培之以真道，敝之以实学，更复结之以恩义，及其学成致用，布散国内，其收效之速当不止倍蓰”^[1]。于是，狄考文又把注意力放在了多年的兴趣所在，在他的引领下，登州文会馆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2]而狄考文正是在这期间，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转变，即由传教士到教师的角色换位。从传教士到教师，狄考文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一、狄考文在华办学的缘起

（一）狄考文来华前的基督教学学校发展状况

所谓基督教学学校^[3]，是指英、美为主体的基督教传教差会或传教士个人在华举办的、包括初等、中等、高等各级新式学校。“新”是指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方式管理方面，都不同于传统中国“旧”教育体制。在狄考文于1864年来华前，基督教差会已经在华开展教育活动，据统计，1860年前，基督教各差会在华开设的各级学校就有50多所，有学生1000余人^[4]。本文现将几所比较著名的基督教学学校举说如下：

1839年11月，美国牧师布朗（Samuel R. Brown）在澳门开办一所小学，为了纪念基督教首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该校定名为“马礼逊学堂”。是为美国

^[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4页。

^[2] 中国现代大学，是指包括外国教会、中国政府以及私人创办的大学在内的所有现代意思的大学。1884年（一说1882年），美国长老会差会本部正式承认登州蒙养学堂大学资格，这比号称中国第一所大学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992年开始开设大学课程，1906年学校在美国注册，正式称为圣约翰大学），即便从1884年算起（其实此前数年已开设大学课程），也早了8年；比号称中国政府办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至少也早11年；比号称“最早的国立大学”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筹办，1902年正式开学），要早近20年。

^[3] 严格意义上来说，基督教大学和教会大学之间的内涵不同。基督教大学包括三种办学形式，第一种是指由差会直接管辖的大学，如美国圣公会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第二种是指多个差会联合开办的大学，如燕京大学；最后一种是指由不隶属于任何差会的基督教徒开办的大学，如岭南大学。换言之，基督教大学在外延上包括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只是基督教大学的一部分。

^[4]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8页。

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开办基督教学校之肇始。^[1] 三年后，该校由澳门迁往香港，1850年停办。该校较为著名的毕业生有容闳、黄胜等人。

1844年，隶属于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的女传教士爱尔德赛(Aldersay)在宁波创办一所女子私塾。这是鸦片战争后，外人在华设立最早的基督教女学。

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Davie Bethune McCartee)在宁波开设崇信义塾，首届招生30人。1867年迁往杭州，更名为育英义塾，后又改名育英书院，分为正预两科。1914发展成为之江大学。

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格兰德女士(Eliza Gillette)在上海西北白云观设立裨文女塾，最初学生20人，均走读。该校于1914年改称裨文女子中学。

1860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 M. W. Farnham)在上海创办男塾。随后，范约翰夫人创办女塾。是为清心中学和清心女子中学之前身。

这个时期的传教士开设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吸引听众，发展教徒，学校是从属于教会，是为传教服务的。据在上海创办基督教学校的范约翰回忆，他来华之初“苦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且“自觉无能无力”，试图“访求同志于华人之中”，然而“当时非惟无可利用之传道人，即寻常教友，亦不可得”，遂“集多数童子，使之受教会学堂之教育”。^[2]在这些传教士看来，这些孩童不仅是他们广播福音的对象，“其间亦当不乏可任教之人”。^[3]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的心声。在这种办学思想指导下的基督教学校，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教育程度上，都没有太大的起色。大多数学校还停留在小学水平，有的还效仿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称为私塾，60年代后才出现少量中学，且主要集中在五口通商口岸。生源多来自社会底层，教师由传教士兼任，学校规模从几人到十几人不等，几十人的学校已属罕见。此外，办学还只是传教士的个体行为，基督教教育并未引起基督教差会的普遍重视，大部分传教士甚至反对把时间花费在教育工作上，态度也比较冷漠，这是基督教学校未能在早期得以迅速发展的另一原因。总之，这个时期的传教士由于没有制定详备的教育政策，教学活动往往取决于他们个人的行动，故此时的基督教学校在制度管理上毫无章

^[1]关于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第一所基督教学校起源的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王立新教授认为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于1830年在广州开办的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为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建立的第一所学校。(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211页)；而熊月之和王忠欣两位教授则认为美国牧师布朗开办的马礼逊学堂为基督教在华开办最早的基督教学校。(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2][3]} 范约翰：清心书院滥觞，载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07页。

法，传教士对学校的管理和经营还处于探索阶段。

这些基督教学校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和局限性，但作为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西式学校，他们将西方先进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复制到中国，实行与中国传统的私塾和书院不同的教学体系，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给予了巨大冲击，并逐步影响着中国传统教育体制进行改弦更张。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学校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文化，培养造就了一些有利于近代中国发展的西学人才，如近代留学第一任容闳，著名医生黄宽等。基督教学校除开设中文课程外，还设置英文、天文、地理、数学和道德科学等课程，这无疑为近代中国人民睁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口，这种基督教学校“实际上在一个时期内成为传播某种形式的现代知识的唯一机构”^[1]。

（二）狄考文办学起因初探

史学界往往套用传教士在华不同的传教政策，即基要派和社会派间的差异来论述其由布道转向教育的原因。基要派（又称保守派、传统派或救灵派）的传教士着重于拯救灵魂，对政治和世俗事业漠不关心；而社会派（又称自由派）则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多从事于教育、医疗和救济等世俗事业。^[2]但是这种理论对解释 19 世纪 80 年代后来华的传教士尚可适用，但对于 19 世纪 60 年代来华的狄考文来说，这与其转变的事实还有所出入。借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理论，^[3] 本文现将这一模式反用，即狄考文虽然是抱着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目的来华的，但遇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冲击，为了回应这种冲击，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上帝的福音，狄考文在华的经历促使其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教策略和方法。中国在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采取的对策，由此而引发的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变动，更是为狄考文开办教育提供了环境基础。由传教到从事教育工作成为狄考文在思想上转变的必然。

1、近代中国对新式人才的需求

1858 年中外战争烽烟再起，西方列强兵临天子脚下。咸丰帝仓皇出逃热河，清政府被迫与西方诸列强签订了更为切身之痛的不平等条约。

^[1]Alice 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 New York, 1946. p16.

^[2] 关于基要派和社会派之间的差别，详见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26~51 页。

^[3] 这种模式在 1954 年费正清和邓嗣禹合著的《China 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中提出。该模式认为 19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的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用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这一模式。

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痛定思痛，重新发出了了解外国、认识世界的时代呼吁，一批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未来与大清帝国的前途问题。清朝统治者亦深感“城下之盟，春秋可耻”^[1]，和约虽签，但只可“敷衍目前”，不可“防范数年、数十年之后”^[2]。这种忧患意识促使统治阶级开始改弦更张，实施变法自强。于是，清朝统治阶级改革派果断地正视和承认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优于大清帝国，开始更新传统而陈腐的思想观念，大张旗鼓地发出向西方学习长技以自强的时代号召。他们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当时思想进步的士绅的注意，于是乎举国上下出现了“一倡百和，万口同声”^[3] 阔谈洋务的局面，形成了左右社会舆论的洋务思潮和影响近代中国局势发展的洋务运动。

晚清政府是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被迫发动洋务运动的，同时洋务运动发动的历史背景正值中国的经济文化均大幅度地落后于西方。举办洋务，就需要专门的精通西学的人才，而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在面对西方的声光电化面前只能面面相觑，无所是从。诸所周知，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选拔官员的方法，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延续到清末，已有 1000 余年的历史。这种考试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法久必弊，特别是明宪宗在位期间盛行的八股取士，在考试内容上只侧重于诗文、八股和楷法，不视实学。这种情况到了清末更是发展到了极致。考试内容和学生在校接受的教育远远落后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晚清政府此时急需的新式人才无法从这种旧教育中产生，这种人才培养上的断层为狄考文等传教士开办教育提供了契机和生存的空间。

2、冲击与回应：使命与现实间的选择

在狄考文夫妇在登州生活仅三个月后，他们就开办了一所男子寄宿学校。但是从 1864 年至 1874 年这十年时间里，狄考文一直忙于传教工作，邦就烈一人运作这所学校，“承担了学校三分之二的工作量”^[4]。促使狄考文在 1874 年完全由传道向办学转变的有以下三种因素。

在论述狄考文转向教育的首要因素时，我们还必须从上一章所论述的苗化育事件说起。苗化育回到登州教区后，并不像人们对他的期望那样更为专心教务。邦就烈说到“他（苗化育）忍受迫害的能力要远远好于他的学习，他把书置于一

^{[1][2]} 《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 31、32 页。

^[3] 方璇颐：《二知轩文存》卷一《机器论》，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第 454 页。

^[4] Irwin T. Hyatt, op.cit., p.159.

旁，逐渐地连教堂也不来了，一年后就被教堂除名了”^[1]，狄考文也进一步发现苗化育在“利用自己与外国人的关系，试图获得功名上的地位和权力”^[2]。狄考文在 1869 年至 1874 年的日记中，反复沉思苗化育的所作所为，并把自己对苗化育的皈依看作是“一场最让人迷惑的经历，而不是一场胜利”^[3]。狄考文不仅把苗化育视作在过去十年中塑造出的最成功的皈依者，而且在内心深处还把他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朋友来看待。他对苗化育注入了相当大的感情赌注，但是苗化育后来的表现却使狄考文失望之至。在日记中，狄考文得出苗化育之所以在坚持信仰方面不能始终如一的原因在于“苗在后来缺乏了其当初拥有的一些重要的东西”^[4]，即失去了对宗教的虔诚。

对苗化育事件的反思，促使狄考文开始考虑传道与救心之间的关系。广播福音可以给中国人带来精神上的寄托，但是中国人特别是下层民众在思想文化上的欠缺使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始终不能热度如一，开办教育——在思想文化上塑造人心成为狄考文的首要选择。但促使狄考文在彻底地向这条“新路”转变的因素还有其开办登州神学班的失败。

1862 年，倪维斯致函美国长老会总部，提出“在中国应设一教士馆”^[5]的建议，以期培养中国本土牧师。但是此时建立神学院的时机尚未成熟，该计划也一再搁浅。不料这个建议却给后来到登州的狄考文以启迪，1869 年苗化育事件后，狄考文认识到了对中国布道人员进行培训的必要性。1872 年，他和倪维斯及郭显德三人联合开办了一所流动神学班，该班按年轮流在烟台和登州上课，冬季学习三个月，次年春天实习布道三个月。该校首届招生 12 人，但在学习期间，一人无故失踪，五人没有通过最后的结业考试，仅余六人获得了传道资格。在这六人中，只有两人虔诚布道，并最终被授予牧师资格。而这两人中的一个又因通奸而被驱出教堂，另外一人留在平度传教，但从未组织起过一支教会。

在狄考文看来，中国基督教徒的共性在于“缺乏一种精神和知识上的背景，而这种背景不只是对宗教的临时性的狂热”，但同时他又认为这不仅是基督徒个人的问题，“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并不真正地知道什么才是宗教”。^[6]由此狄考文开始反思在中国已延续千年的传统教育体制的优劣，这也是狄考文转向办学的另一促进因素。

[1]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56.

[3] Heeren, John J. *On the Shantung Front: A History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861-1940, in its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etting*.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1940. p99-100.

[4] Irwin T. Hyatt, op.cit., p.157.

[5] 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 1937 年版，第 322 页。

[6] Irwin T. Hyatt, op.cit., p.157-158.

如上章所述，狄考文在传教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接触形色各异的中国封建官僚士绅。在他眼中，这些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官员是“十足的冒牌货，对纪律和实用知识都一无所知，在书写及定义那些经验主义的话语时，却显得相当自负。而且这些人在引用先哲的言语方面却相当圆滑……当需要知道一些有价值的知识时，他们知道的很少或一点都不通晓，而他们所知道的知识却毫无价值”^[1]，而对于垄断教育资源的士绅阶层，狄考文认为他们“是懒惰、罪恶和愚笨的化身”^[2]，狄考文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怀疑乃至贬低，培养不同于中国旧式文人的新式人才就成为狄考文的宏伟志向和既定目标，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也就成为其人生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文会馆发展阶段概述

登州文会馆肇始于 1864 年狄考文夫妇创办的登州蒙养学堂。经过多年的发展，蒙养学堂于 1877 年更名为文会馆^[3]，“取以文会友之意”，拟“将天下至要之学会聚于兹”^[4]。1884 年（一说 1882 年），美国长老会差会本部批准文会馆升格大学的请求，英文名字为 Tengchow College（登州书院）。^[5] 1904 年文会馆与英国浸礼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迁往潍县，易名为广文学堂（Kuang—Wen College）。1917 年，广文学堂与青州的神道学堂及济南的共和医道学堂合并迁往济南，更名为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文会馆在登州整 40 年的发展史中，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864~1873 年，在该阶段，文会馆的办学目的是为了培养宣经布道的牧师，其宗教性质较强；第二阶段是从 1874~1884 年，文会馆在此阶段所呈现出

^{[1][2]} Irwin T. Hyatt, op.cit., p.212.

^[3] 关于登州蒙养学堂的更名文会馆的时间，史学界还存在一定争议。顾长声认为其于 1876 年更名。（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34 页）；王神荫在《登州文会馆—山东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一文中认为其于 1872 年更名。（《山东史志资料》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29 页）；美国学者 Irwin T. Hyatt 则认为在 1877 年的毕业典礼上，蒙养学堂正式更名为文会馆。（Irwin T. Hyatt, Jr., op.cit., p.175）。其实这是中西纪年不同而导致的误差，蒙养学堂的更名时间按阴历算，为 1876 年，按公历即阳历则为 1877 年年初。

^[4] 《登州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 年刊印。第 1 页。

^[5] 史学界关于长老会差会本部批准文会馆升格大学请求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美国学者 Irwin T. Hyatt 认为批准时间为 1882 年（Irwin T. Hyatt, Jr., op.cit., p.183）；而在《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汉译《狄考文传》）一书则认为批准时间为 1884 年（Daniel W. Fisher, op.cit., p.128.）；王神荫在《登州文会馆—山东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一文中认为批准时间为 1886 年。（《山东史志资料》第 2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29 页）。由于缺少更为详实的材料，笔者暂以 1884 年为准。

的社会功能大于其宗教功能；第三阶段即从 1885 至 1904 年迁往潍县，文会馆在这段时期内已经发展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培养新式人才成为该校的一大特色。在本节内容中，笔者将结合狄考文办学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来分析文会馆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性质及功用。

（一）1864~1873 年：为播福音觅新路

在狄考文开办学校前，倪维斯就已经于 1862 年在登州开办了一所女童寄宿学校，是为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该校的开办受到了学生的积极回应，这为此后来登的狄考文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其实，狄考文夫妇在来华之前就有了开办学校的想法，^[1] 在登州生活还不到三个月，狄考文就已经规划了开办学校的计划，在日记中，他写到“我们在这满怀希望地建立了一所学校”^[2]。不过由于和梅里士夫妇共居一屋，租赁房屋在当时尤为困难，狄考文开办学校的计划只能暂作搁浅。是年夏，梅里士夫妇搬到了登州郊外居住，这给狄考文夫妇开办学校提供了极大便利。1864 年 9 月，学校正式招生授课，是为登州蒙养学堂之开端。

开办之初的登州蒙养学堂在招生及管理、师资和教材上，都极为困难，现分述如下。

1、学校招生及管理

由于当时登州世风未开，大多数中国人对蒙养学堂戒备之心极强。一般的富家子弟所醉心于功名科举，对“洋教育”不屑一顾，故狄考文只有把招生对象局限在一些贫困的农村家庭。即便这样，这也遭到了登州一些士绅的强烈反对。文会馆的一位毕业生回忆了自己刚入学时所遇到的阻力：^[3]

当我父母把我送进学校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竭力反对。他们说传教士都是吸血鬼，用一些魔法从孩子们身上汲取血液，以此恐吓我的母亲。虽然我有一点害怕，但最终我还是来到了学校。当放春节假日我回到家后，一些巫师仔细地检查了我的全身，当他们发现我的脉搏不仅跳跃正常，而且气色要好于以前时，他们说在学校三个月的生活还不能验证一些灾祸，再等段日子灾祸就要降临了。

^[1] 以往史学界认为邦就烈意识到了自己不能生育，所以才开办学校，“扮演了养母的角色”。（Irwin T. Hyatt, op.cit., p.159.;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5 页。）按常理推断，这种说法明显有纰漏之处。此时的邦就烈仅 27 岁，正是哺育的黄金年龄，产生不能生育的想法有违常理。其实在《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汉译《狄邦就烈传》）一书中已记载狄考文夫妇来华之前就有开办学校的计划。详见该书第 40 页。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29.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34-135.

当德国人强占胶州湾，准备修筑铁路时，这个地区的谣言散播的更为惑众了。在每一条枕木下都埋葬着一具中国幼童的尸体，人们的肉体都被炸成油脂，用作润滑火车的车轴……

通过对上述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位学生入校的时间应在德国强占胶州湾即 1897 年左右，此时狄考文在登州开办学校已有 33 年的历史了，然当地民众仍对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仍保有怀疑甚至诋毁态度，我们可以想象狄考文开办学校之初所面临的招生困难。

虽费尽周折，狄考文还是招生 6 名贫苦男孩入校就读。其中 1 人“曾入乡塾一载，余 5 人者均不知读书为何事”^[1]。为了让学生长时间呆在学校里完成规定的课程，狄考文还同家长签署了一份契约，具体内容如下：^[2]

大美国长老会授权狄考文牧师设于登州城北观音堂内。狄考文牧师承诺提供儒书笔墨衣食，如果学生生病，则请医诊疗。同时，狄考文牧师承诺不将学生带离登州府。李方茂（Li Fangmao）自愿将他的年方 9 岁的次子送往学校学习 6 载。若该子在此期间逃离学校，李方茂须寻觅送回。若李方茂无故早日将该子领回，须将入学以来所耗经费，一概偿还。若狄考文牧师发现该子愚笨不堪造就，可将其随时遣归。此系两厢情愿，不得反悔。

签名：

文书：张赣臣

父亲：李方茂

即使以契约的形式规定了双方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但是在学期过半的时候，6 名学生中的 2 名因为父亲的猜疑而退学，1 名学生因愚笨不可造化被劝退。于是，狄考文又找了 3 名学生，学生总数仍为 6 名。但是在第一学年结束后，除了原来在私塾读过的王春龄在学业上有所进展外，其余学生在学习上都毫无建树，6 人中更没有一人受洗入教。

狄考文在签订契约时与学生家长约定 6 年之期，但是这在后来的执行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些家长“需要孩子在田地地劳作，而不是在学校里安心学习”

^[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20 页。

^[2] 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pp41-42. 以往史学界在引用狄考文与家长所签署的契约时，（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51 页）往往引用王元德所著《文会馆志》中的契约内容。（详见该书第 35 页）殊不知王元德于 1904 年毕业，他的入校时间应为 1895 年左右，而此时狄考文已经改变了招生政策，由先前的提供一切费用到由学生提供部分生活和学习用品，故在该契约中出现了“自备儒书、笔墨、衣衾”的要求，这明显与狄考文办学之初为学生提供一切费用的情况不符。笔者仔细爬梳，在《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汉译《邦就烈传》）中找到了一份蒙养学堂首届某位学生家长与学校签订的契约，并试翻译成中文，以供史学界研究参考。

[1]，他们无视契约的存在，擅自将孩子带回家中。据统计，截至 1872 年，共有 20 名学生擅自离校，但仅有 5 名学生偿还了费用。[2]

2、师资队伍建设

蒙养学堂开设时，狄考文夫妇仅在登州生活三个月而已。他们此时语言未通，且狄考文又经常外出布道，所以只有延请中国教师在学堂任教。狄考文最初聘请中国籍教师时重点考虑三个条件：一是该人必须为基督徒，以此确保学校的宗教氛围；二是该人最好有科举考试的功名，以此确保学校的教学质量；三是要薪资低廉，在这点上狄考文主要从自身经济条件考虑的。学校开设之初，只是狄考文的个人行为，直到 1865 年学校才正式得到差会的批准。[3]

然即使有如此严格的条件，学校在办学的最初九年中，仍“教习五易”[4]。张赣臣是学校的首位中文教师，他是位基督徒，又是长老会登州布道站的书写员，而且愿意拿较低的薪水为学校工作。张赣臣的上述条件令狄考文相当满意，但随着教学工作的深入，张赣臣在处理学校事务和布道站工作上捉襟见肘，且不能很好地处理“自身与学校的宗教意图间的矛盾”[5]，稍后不久就被狄考文辞退了。为了弥补张赣臣遗留的空缺，狄考文多方寻觅，在登州当地聘请儒生周文源来校任教，周文源是海雅西南浸信会的教友，参加过科举考试并取得过附生功名，在当地也很有学术声望。但是新的教学工作使他逐渐远离了教义，整日沉浸于儒家学术的典章礼仪，最令狄考文不能容忍的是，他把狄考文等传教士眼中的这种“异教”传授给学生，并对学校开设的课程大加鞭笞。这令狄考文大为光火，随即解雇了周文源。为了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且考虑到自己还不能胜任中文教学工作，狄考文不得不延请另一儒生李光鼐来校任教。李光鼐取得过廪生功名，但与前两位中文教师一样，饱受儒教思想浸染的李光鼐为人陈腐且固守己见，他虽然也是位基督教信徒，但是在其宗教信仰里面“不仅仅是纯宗教成分，还掺杂着儒家思想”[6]。狄考文不得不用对待前两位中文教师的方式将李光鼐驱除出校。

狄考文逐渐从沉迷于“老学究”的迷梦中清醒，开始使用在旅行布道中遇到的一些年轻人，李洪中和李云路补充到了学校的教师队伍。李洪中性格坚强，

[1] Irwin T. Hyatt, op.cit., p.163.

[2] 据王元德所著《文会馆志》相关资料统计而成。详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2~26页。

[3] Robert McCheyne Mateer, op.cit., p.42-43.

[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1页。

[5] Irwin T. Hyatt, op.cit., p.161.

[6] Irwin T. Hyatt, op.cit., p.162.

能处理在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对人又相当恭敬有礼,在狄考文夫人邦就烈的眼中,他“很有希望皈依基督教”^[1]。更为重要的是,李洪中忠于教师职责,能够遵守学校的各项纪律,在学生中也大受欢迎。至于李云路,狄考文认为其“没有带来什么阻力,但是也没有给与太大的帮助”^[2]

总之,在办学的头九年中,学校的中文教师无论是在教学方法还是在教学目的上都与狄考文的期望相去甚远,这些都势必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学生培养质量上也与当时同时代的基督教学校相似,没有太多的出众之处。

3、宗教教育

培养牧师,为教会造就人才是狄考文办学的动因。在办学过程中,狄考文也特别注意对学生宗教品格的塑造。登州蒙养学堂在此阶段的性质与同时期的基督教学校并无二致,学校的宗教性质较为浓厚。

在宗教课程设置上,狄考文设置了《曙光初露》(The Peep of Day)、《教义问答》(A Catechism of Christian Doctrine)、《旧约历史》(Old Testament History)、《基督教见证》(Evidence of Christianity)等宗教课程^[3],指导学生对基督教有初步的了解,并诱使他们对宗教的向往。

在课程安排上,学校也重点突出宗教性质。学生每天的课程首先由早祷开始,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唱赞歌或朗诵圣经,晚上临睡前还必须参加晚祷。在礼拜日,学生还要去教堂做礼拜,在下午时,在牧师的主持下,学生展开关于宗教理论知识的辩论,以此加深对宗教知识的记忆和理解。

总而言之,在办学的头九年中,狄考文的办学目的是培养牧师,广播基督教事业。然自1864年学校创办伊始至1872年,学校“共收生徒85人,学满六年者仅4人”,而“有用教会者仅1人”。^[4]狄考文不但在培养牧师的目的上完全失败,在对学生的道德品格的塑造上也无任何建树。许多有天份的孩子在家长和教师的双重压力下陷入了迷惘,自杀的现象也时有发生。^[5]由于狄考文在招生时对生源不加选择,一些品质恶劣的学生也被收入其中,他们恐吓那些向往入教的学生,吸食鸦片、酗酒等不良行径在他们身上更是屡见不鲜。就是一些在狄考文夫妇眼中有前途的学生,在后来也令狄考文大为失望。这些学生放假回家后,“并没有将在学校接受的良好知识带回家,他们带回去的只是让他们亲戚朋友哄

^[1] Robert McCheyne Mateer, op.cit. , p.47.

^[2] Irwin T. Hyatt, op.cit. , p.162.

^[3] 该引文出自英文材料,笔者才疏学浅,在翻译上难免上有偏颇之处,特加注原文的英文名称。

^[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1页。

^[5] Robert McCheyne Mateer, op.cit. , p.63.

堂大笑的佐料”“频繁的回家，也使他们越来越远离了基督教义”。^[1]这一切都令狄考文大伤脑筋，在愤怒的同时，他也开始考虑自己办学措施的正确与否，蒙养学堂也随之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二）1873~1881年：狄考文对文会馆的改革之路

在办学的头九年中，狄考文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以求培养有用人才，但不仅被登州当地士绅认为“学校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用处”，连学校的学生都认为“学校的教育体系一无是处”。^[2]从1864年到1874年，学校共招生91人，除了仍在校学校的22人外，在剩余的69人中，学满六年的仅7人，22人肄业，17人因成绩落后而被迫退学，11人因愚顽而被开除，另有12人无故失踪。^[3]面对学校的惨淡状况，狄考文并没有退缩，他实施了四项改革措施使学校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

1、改革招生制度，实行“筛选制”

在蒙养学堂办学起初，由于当地士绅对学校的抵制，狄考文在招生上并没有选择的余地，费尽周折才寻觅到一些“寒素不能食”的学生来校上课^[4]。为了保证学生能够稳定地在学校内学习，狄考文于学生家长订立契约以便使学生长时间呆在学校。但在设学的头九年中，共有一半左右的学生或者无故离校，或者被学校开除，学校每年的流生率达30%。^[5]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除了当地人对学校的抵触外，生源素质的低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了改善这一状况，狄考文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减少招生量。狄考文认为“一所学校要想健康地发展下去，刚开始时必须限制规模”^[6]，遂于1873年始筛选招生；其次，重点招收基督教徒家庭的孩子。这条措施与前期向左，这主要是狄考文认识到非基督教徒家庭的学生带给亲戚朋友的宗教影响极为有限，还不如招收基督教徒家庭的孩子，以确保学校的宗教性；最后，狄考文倾向招收年龄稍长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生。办学前期，由于学生年龄差次不齐，学习基础不一，既不利于教师授课，

^[1] Irwin T. Hyatt, op.cit., p.164.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64.

^[3] 以上数据据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出版）和韩同文：《广文校谱》（青岛师专印刷厂，1993年出版）汇编而成。详见《文会馆志》第20~26页和《广文校谱》第181~182页。

^[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页。

^[5] Irwin T. Hyatt, op.cit., p.166.

^[6]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38.

也无法对学生进行统一管理。

通过上述举措，学校的生源状况大为好转。1873年，狄考文鼓励基督教徒学生邹立文参加蓬莱县考，结果名列前茅。而原来在学堂任教的中文教习周文源的两个儿子也参加了这次考试，却双双落第。这在当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狄邦就烈幸福地宣称：“它比学校历史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更为学校赢得声誉”^[1]。欲求入校的学生日益增多，狄考文在招生时也注意招收一些宦宦士绅的子弟，借此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在于学生家长签订一份长达十二年的契约时，狄考文还修订了为学生提供一切费用的条款，1874年，学生开始支付服装费用，后来逐渐扩大到住宿、被褥、课本和生活用品等。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构建教师间的和谐关系

办学前期，学校的主要教学工作由中国籍教师担任。但由于中西教育方式的差异，狄考文虽更换了几任中文教师，仍未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些教师虽都是基督教徒，但狄考文认为“一些不信教的教师在思想上要比那些易变的基督教徒教师更为容易接受基督教义”^[2]。1873年，狄考文解聘了学校的所有中文教师，做出了一个与招募学生相反的规定，即重点任用非基督教徒教师。

为了保证学校的宗教性质，狄考文将学校的宗教活动与平时的日常学习课程分开，早晚祷等宗教仪式由西籍教师负责，中国籍教师只负责儒家经典等中国传统教学科目的讲读，“失去了对学生进行品行指导的作用”^[3]。

在教学过程中，狄考文同中国籍教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办学前期，狄考文对中国传统的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式不以为然，强迫中国教师接受西式教法。这令中国教师相当不满，也影响了他们上课时的情绪和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随着对中国传统习俗的熟悉，狄考文同中国籍教师的交流也与日增多。中国籍教师们虽然还认为“中国的教育方式最适合中国学生”，^[4]但在引领学生背诵的同时，也伴以对文章内容加以合理的解释。狄考文与中国籍教师关系的融合，不但使中国籍教师经常抱怨“不利于传教”的牢骚大为减少^[5]，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3、结合中国实际，改革教学内容

^[1] Irwin T. Hyatt, op.cit., p.167.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67.

^[3] Irwin T. Hyatt, op.cit., p.172.

^[4] Irwin T. Hyatt, op.cit., p.167.

^[5] Irwin T. Hyatt, op.cit., p.167.

在课程方面，狄考文同前期一样，重点设置中国儒家经典科目。这主要考虑到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的支柱，而山东又地处儒家学说的中心。不重视儒家学说，不但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学生毕业后也很难在士绅群体中立足。

在该阶段，学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加大了对西方自然课程的设置。1873年，狄考文在学校开设代数学并亲自教授。与他上初中时接受数学老师詹姆斯的锻炼相似，狄考文也在学校内挑选了一批对数学感兴趣的学生，对他们特别数学知识。此后，狄考文又陆续增设了几何学、三角学、天文学和化学等课程，狄邦就烈也为学生教授史地和音乐课程。狄考文不但重视对西方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讲授，也结合中国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开设一些实用知识课程引领学生解决关税、银行收费、中国货币的计量方法等，这无疑在同时代的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是学校赢得声誉的突出之点。

狄考文在讲授西学时，非常注重与中国传统教学习惯相结合。数学等科目在当时还没有相应的中文翻译词汇，甚至在数学计算中使用阿拉伯数字，用横排上下顺序书写算式的方式，这些对当时的中国学生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舶来品。狄考文结合中国的传统书写方式，在计算时采用竖排和横排两种计算方法：^[1]

例一：竖排

一				
三		二	四	三
一	四	八	八	八
二	三	九	九	九
一	七	四	四	六

例二：横排

	3	8	9	6
	4	8	9	4
	3	8	9	4
+		4	3	7
<hr/>				
	1	3	1	2
				1

此外，学校除了使用当时基督教出版社编译的一些教材外，狄考文还自己翻

^[1] Charles Hodge Cro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N.Y., 1955. p.16.

译了《心算数学》、《基础代数学》、《振兴实学》等教材。与其他传教士教育家机械地翻译西学教材不同，狄考文编译教材最大的独特之处就是将学生的上课笔记和学习心得加以归纳整理，然后润色编辑成书。这样结合了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有利于教师及时更正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4、注重师生交流

由于狄考文自 1873 年后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学校上，他与妻子邦就烈同学生逐渐建立起了富有人情味的师生关系。

随着教学活动的深入，狄考文认识到“对学生的一味批评是没有用处的”，他把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犹如父子的师生关系和西方教育中严格的教学管理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1]。在学校内，狄考文被学生畏称为“老虎”，意指他是一位极其严厉的人，对“课程之难易，教员之懒惰，学生之优劣，以及全堂之细事”均都一目了然^[2]。自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狄考文逐渐为学生制订了禁令条款，指令学生严格遵守，对违反禁令的学生决不姑息，对其严加惩罚。然而在学生眼中，狄考文又是位慈祥的父亲，当处罚违规的学生后，便立即忘掉，不再提及；对生活有困难的学生，狄考文则“设法周恤之”，但是又非常照顾困难学生的脸面，“处置得当，而不示其恩”。^[3] 故学生对其“畏之神明而爱之如父母”^[4]。

狄考文的妻子狄邦就烈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学生的日常生活上，她总是不知劳累地在各宿舍往返，检查食物和房间温度。如果有人衣服破了，她会差人缝补；如果房间脏了，她会监督学生进行大扫除；天气闷热时，她会照顾学生以防中暑；天气潮湿时，她会让学生经常晾晒被褥。此外，狄邦就烈还实施“家访制度”，稳妥地处理与学生家长的关系。在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周，狄邦就烈就能准确无误地记忆住每位学生的姓名和家庭情况，并定期走访学生家长，向他们汇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这样既消除了家长的疑虑，也保证了学生学习的稳定进行。

狄邦就烈对学生的悉心照顾，换来了学生对她的尊敬和感激，她被学生称为“盖巾帼中绝无仅有者”^[5]。在她某次生日时，学生送给她一件绣工精美的丝绸斗篷，上面绣满了学生的名字。这些学生还在狄邦就烈家中的门廊上挂了一块匾，上书四个金字“育英寿母”，意指她能够识别有才华的幼苗，并把把抚育成

^[1] Irwin T. Hyatt, op.cit., p.169.

^[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6 页。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6 页。

^[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6 页。

^[5]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14 页。

才。

由于上述改革措施，学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1874年入学人数为22人，1876年为34人，1880年则达到历史性的45人。^[1] 学生也信服了狄考文夫妇的教育方法，狄邦就烈记录到：“学生们已经彻底相信了学校教育体系的有用性，他们看到了这个体系的优点，他们深知自己非但没有耽误对文理（即文言文）的学习，而且在脑里方面接受的锻炼所带来的好处也远远大于文理，学校赢得了本地基督教徒的信任和广泛的赞誉”^[2] 然而最给学校带来声誉的是1877年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典礼的举行。

1876年底，狄考文经过考核后认为有三名学生已经完全接受学校开设的课程，并且在思想上也颇为成熟，“随时听从狄考文使用，将他们派往自己该去的地方”^[3]。狄考文遂准许这三名学生毕业，并为他们举行一场隆重的毕业典礼。^[4] 1877年2月，狄考文遍邀学生家长、登州当地知名士绅及在山东区的来华传教士来参加这个长达两天的毕业仪式。学生们通过辩论的形式向在场宾客显示了学校的教学质量。梅里士认为邹立文的“实行真正生活的法则”的演讲“是他听到的最具有文采的演说”；郭显德认为三名毕业生“都在演讲中很好地展示了自己”；高第配也为三名毕业生的精彩表演“感到特别的高兴”。^[5]

狄考文借此机会宣布登州蒙养学堂正式更名为登州文会馆，从蒙养学堂到高等学堂，学校在学术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梅里士认为学校“已经是事实上的大学”，在场的其他传教士也都普遍认为学校“是中国最好的大学”。^[6] 狄邦就列的发言也许更能代表他们夫妇二人当时的心情：“经历了漫长的、令人疲倦的奋斗之路后，幸运女神终于眷顾了我们”^[7]。

文会馆首届虽只有三名毕业生，但这毕竟是学校结出的第一批果实。这三名毕业生不但是对狄考文夫妇多年劳作的最完满回报，更为重要的是，这为其他从事教育工作的传教士提供了动力，也为狄考文在同年举行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上为传教士开办教育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

^[1]据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和韩同文：《广文校谱》汇编而成。详见《文会馆志》第73~76页和《广文校谱》第181~187页。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68.

^[3] Irwin T. Hyatt, op.cit., p.173.

^[4] 这三名毕业生分别为李秉义、李山青和邹立文。李秉义毕业后在烟台郭显德创办的基督教学校任职，后入寿光、光饶和昌乐长老会支会牧师；李山青毕业后在一学校任职，后从事传教工作，并担任过青岛中华医院主治医师；邹立文毕业后在郭显德创办的基督教学校教书，但主要工作是协办狄考文翻译西学书籍，在《圣经》中译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5] Irwin T. Hyatt, op.cit., p.173-174.

^[6] Irwin T. Hyatt, op.cit., p.174-175.

^[7] Robert McCheyne Mateer, op.cit., p.180.

(三) 1882~1904 年：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1]

1879 年 5 月，狄考文携邦就烈回国休假，这是他们来华 15 年后的第一次休假。归国后，狄考文四处奔走，呼吁各教堂向文会馆捐款。同时，在郭显德和丁魁良的帮助下，狄考文建议美国长老会将文会馆升格为大学。^[2]但长老会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拒绝了狄考文的请求。1881 年 1 月，狄考文夫妇返回登州，以山东差会的名义再次向美国长老会总部递交将文会馆升格为大学的报告，该报告具体内容如下：^[3]

(1) 将登州文会馆 (Tengchow Boy's School) 扩充为大学，定名为山东书院 (The College of Shantung)。

(2) 学校有山东差会制定 6 人组成理事会负责管理，该理事会由差会总部批准认可。

(3) 学校学制定为 6 年，主要学习中国儒家经典、普通科学及基督教伦理知识特设置“四书”“五经”、中国历史、圣经、世界通史、数学、物理、心理学、伦理学、基督教教义论证等课程。

(4) 学校的目标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对学生进行中、西学的全面教育。

(5) 学校所有课程均用中文教授，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教授英语。

(6) 学校设立预备科，为学生升入大学作准备。

(7) 学校的最终计划是使学生自费上学。为做到这点，学校的生活标准将严格按中国人的水平，同时尽快地培养一批能胜任教学工作的中国籍教师。

(8) 学校校址仍设在登州，是否迁往更为中心的地区，容以后再行商议。

狄考文的这份报告虽没有立即得到美国长老会差会总部的批准，但是它派遣了赫士 (Reverend Watson Hayes) 赴华协助狄考文办学，并在经费上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此基础上，狄考文按照西方大学模式，进一步深化对文会馆的改革，登州文会馆也迅速走上了世俗化之路，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本节现将登州文会馆在此间的办学特色作一概括。

1、课程设置体系化

在课程设置上，狄考文沿袭办学前期以西方科学、中国儒家经典和宗教理论

^[1] 如前文所述，美国长老会海外布道会正式批准文会馆升格大学的请求为 1884 年，但为了行文之方便，本文在论述上以 1882 年即狄考文向美国长老会海外布道会申请的时间为本节的起点。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45.; Robert McCheyne Mateer, op.cit., p.52.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07-208.

课程为三大模版的课程体系，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不少新课程，形成了统一科学的课程体系。登州文会馆正备斋课程见下表：^[1]

斋别	学年	宗教类	中国经学类	一般学科类 ^[2]
备斋	第一年	官话问答(全) ^[3] 读马太(六章)	读诗经(一二) 读孟子(上)	分子;心算 笔算数学(上)
	第二年	读以弗所哥西(全) 圣经指略(下) ^[4]	读诗经(三四) 读孟子(下)	讲读唐诗; ^[5] 笔算数学 (中);地理志略;乐法启蒙
	第三年	圣经指略(上) ^[6] 读诗篇(选)	读诗经(一二) ^[7] 讲大学、中庸	读作文章;读作韵诗;笔算 数学(下);中学地理志略
正斋	第一年	天道溯源	读书经(三四);讲诗 经(全);重讲论语	读诗文; ^[8] 作诗文 ^[9] 代数备旨
	第二年	天路历程	读礼记(一二);讲诗 经(全);重讲孟子	读诗文;作诗文;形学备旨; 圆锥曲线;万国通鉴
	第三年	救世之妙	读礼记(三四) 重讲诗经	读诗文;作诗文;重讲大学、 中庸;八线备旨;测绘学
	第四年	天道溯源	讲读左传(一二三 四);讲礼记(一二 三);重讲诗经	读赋文;作诗赋文;量地法; 航海法;格物(声、光、电) 地石学
	第五年	罗马书	讲读左传(五六);讲 礼记(四)	读赋文;作诗赋文;代形合 参;物理测算;化学;动植物 学; ^[10] 二十一史约编
	第六年	心灵学	讲易经 讲系辞	是非学;读文;作文; ^[11] 微积分;化学辨质;天文揭 要;富国策

[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0~23页。

[2] 一般学科涵盖西方社会科学课程、自然科学课程和非中国经学类课程。

[3] 为倪维斯所著的宗教理论书籍,非狄考文后来所出版的《官话类编》,后者为一语言类书籍。

[4][6]疑为有误,应先上后下。

[5] 后废除;[7]疑为有误,似为书经(一二)。

[8]后改策论经义,下同;[9]后改策论经义,下同。

[10]1902年开设;[11]每周上两次课。

由上表可知,在中国儒家经典课程方面,学校除开设传统学科外,还增设了“作诗文”、“作诗赋文”、“作文”等课程,以此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以便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在西学课程方面,除了增设地理学、生理学、航海学、测量学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开设了西方社会科学课程,学生除了学习地理志略、二十一史约编等史地课程为外,还要学习心灵学、是非学和富国策(现称心理学、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这大大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构成,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2、学校管理制度化

在办学前期,狄考文主要通过个人行为或临时制定一些规章对学校进行管理,尚未形成制度化。随着学校的发展,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体系。

(1) 招生制度

办学前期,狄考文主要依靠契约的形式对学生进行约束。学生年龄不一,基础不同,但入学后仍同从备斋学习,这不但浪费了部分学生的学习时间,也无益于教学活动的统一进行。狄考文遂于1878年订立招生章程对不同年龄、不同基础的学生入校后的就学级别和学习期限都作了详细规定。

对于没有任何学习基础的学生,则须在备斋学习三年后,方可升入正斋学习。对于有基础的学生则视其能力高低择班学习:对于欲进入正斋的学生,必先“讲毕四书,作妥题讲并数学及地理志等书”,同时还应通过学校的考核;对于“聪明颖达”的学生也必须经过五六年的学习才能入“首班”(正斋第一年)学习;对于别的基督教小学的学生欲入校学习,须“持其牧师书信”作为凭证,也可来校学习;对于基础良好的学生,对于“备斋课程内之书,有未及学者”,则应在备斋补习,学习期限并不以三年为限,视个人的学习情况而定。^[2]

对于想入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课程的学生,狄考文对他们采取收费政策。这些学生必须“每年出大钱十千,自备所用之书籍、笔墨及往返路费等^[3]”。但这些学生不必与学校订立契约。

除了在学习基础上对学生详细规定外,狄考文在制定招生政策时对学生的品行道德和身体素质都作了详细规定:“入馆者必品行端方人也;即品行端方,而

^[1] 王忠欣教授经过对基督教大学的比较研究后认为:“这三门课程可能是在中国教育体系中最早开设的课程”。详见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2] 《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刊印。第2~3页。

^[3] 《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刊印。第3页。

赋质庸若”的学生也不能入校学习^[1]。

此外，为了防止学生中途退学，狄考文与家长签订了一份长达12年的契约，以确保学生长时间呆在学校学习。契约具体内容如下：^[2]

大美国长老会设学于登州府城内，招收生徒。今有××府××县××村，××学，××岁送入馆内读书。应许自备儒书笔墨衣食，遵馆内详章依次学完，方准归家营业。倘无故早日领回，须将入学以来所耗经费，一概偿还。学生逃之，须寻觅送回。未毕业之先，学生定亲娶亲，须经监督允准方可。惟学生愚顽，不堪造就，任监督遣归。此系两厢情愿，并无追悔。

××年××月××日

签名

(2) 考试制度

学生须经考试方可入校学习，入校一个月后还要经过一次复核，“教习会议课程，才有不及者淘汰之，学有不力者惩戒之”^[3]。在学生求学期间，学校设立“日考”、“季考”和“常年考”三种考试制度。日考和月考的考核内容主要是算数、理化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和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考试的主要形式是口试，教习暗中打出分数。数学和物理基础学科，除了口试外，在季考中学校在所学科外命题若干，令学生笔答。常年考每年举行一次，正斋学生须参加数学、代数、地理及五经四门课程的考试，试卷采用百分制，“分数满百分者，下期免考，不及格者罚令复学”^[4]。对于六年考试都能顺利通过的学生则颁给毕业文凭，具体式样如下：^[7]

^[1] 《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刊印。第3页。

^[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5页。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5页。

^[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6页。

^[7]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7页。

DIPLOMA

This to certify that × × ×

has completed the course of study required in the Tungchow College in testimony here of the faculty award him for diploma.

文 凭

大美国长老会设文会馆于山东登州城内，特以圣道、文学、天化、格算教育人才。今有××府××县××已按本馆课程即：

四书五经 化学辨质 天文学 地石学 化学
策论经义 格物测算 微积分 地势学 数学
中国史记 代形合参 格物学 地理志 形学
万国通鉴 圆锥曲线 心灵学 代数学 罗马
福音合参 省身指掌 是非学 八线学 乐法
天道溯源 救世之妙 富国策 测量学 体操

逐一学完考准，造就若此，成堪敬重，故本监督特予文凭以示嘉奖。

大清光绪

年××月××日

××监督 发给

(3) 学生管理制度

狄考文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对学校进行改造时,在学生管理上就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但多是临时约定,并为形成书面文字。随着办学经验的增多,学校的学生管理制度也日趋走向完善。

狄考文针对在办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管理者的角度制定了一套系统的学堂条规,其中包括:礼拜条规,斋舍条规、讲堂条规、放假条规、禁令条规和赏罚条规。这些条规囊括了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其言行有规,处事有据。

礼拜条规。学校详细规定了学生的宗教学习活动。早晨八点由“监督与教习轮流解经,并领诸生读诗篇歌诗”,晚上八点时须“会集礼拜,值日生读经祈祷”。学生在周日除上午参加礼拜外,还应在下午三点钟“再赴会堂礼拜,并考拜日学课”,晚上七点半时,“分班聚集祈祷,教习考问午前所听要道”。^[1]

斋舍条规。学校设置了值日生制度。每周由学生轮流值日,值日生的职责是“掌管击铃报止灯,听候监督及教习呼唤”。学校对学生的作息时也作了明文规定,学生应在“每日清晨六点钟起,八点过一刻早餐,十二点半午餐,午后六点晚餐,晚十点钟一律休息”。^[2]

讲堂条规。学校详细规定每节课的课时及课堂纪律。学生每天早上六点至八点钟须“上堂背书或备课”,九点半开始上第一节课,“每节以四十分钟为限”,十二点半放学。下午两点上课,每节课也是四十分钟,下午五点放学。学生没课时,“均在公堂内自修”,但是对于正斋六年级的学生,学校准其在“寝室内自修”。^[3]

放假条规。学校结合中西方传统节日习惯,除了暑寒假外,在“清明、端阳、仲秋”三节日和“基督圣诞”时,各放假一天。其余时间“无大故不准离堂”。此外,学生每天的休息时间的规定也被纳入此章程。学生在每日早饭后至九点前和下午五点半后至七点钟前,均为“游息时间,准其随意出入散步”。每周六下午辩论会结束后,学生也可“任意出入,聚谈游览”。^[4]

禁令条规。学校制定了严厉的措施惩罚违反纪律的学生。对于吸食鸦片的学生则“绝不稍有宽假,一经查出,立即开除”,对于酗酒的学生则“一经查出,绝不轻恕”。^[5]

^[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2页。

^[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3页。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3页。

^[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3页。

^[5]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4页。

赏罚条规。禁令条规针对学生的日常生活而制定的，赏罚条规则是针对学生在学习中的成绩和过错给与奖惩。与斋舍条规一样，学校同样设置值日生制度考核每位学生的表现。值日生将本周内“学生有何争执、肆骂、吵闹等事”均登记造册，在下周一时将册子交给监督审阅，由监督“辨其曲直，判其是非，以训诫而惩戒”。遇有难判之事，监督与学校各教习“会议斟酌详细，赏罚等差，一例持平”，以使“诸生心悦诚服”。^[1]

由上可知，登州文会馆无论是在招生、考试还是学生管理上都出现了制度化的倾向。招生和考试程序的制度化，使学生在公平的环境下学习生活，有利于培养学生自由平等的观念。同时，关于学生日常生活的规章制度对于学生摒弃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强化个人修养以及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都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违规学生的惩戒，也给其他学生敲响了警钟，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有利于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并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3、人才培养素质化

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培养出的人才多是儒学之士，他们熟知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学会和典章礼仪，而对于有利中国社会发展的格致之学知之甚少。登州文会馆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机构，自开办之初，就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为了生存与发展，狄考文必须重视学校的教育质量，而衡量教育质量的关键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毕业生的素质。无论是在教育内容和方法，还是在学生日常管理上，狄考文都严加规定，采用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以期培养“胜过中国旧式士大夫”的新式人才^[2]。

(1) 完善试验设备，提高学生的手工操作能力

蒙养学堂设学之初，即“以理化天算为主科”，与此相适应，“在教学中重试验演习和操作”。^[3]。但由于办学起初经费紧张，学校无论是在实验仪器还是在学生的手工操作能力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学校开设自然科学课程的增多，为了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理化等课程内容，自然科学仪器的添设势在必行。在19世纪后半期来华的传教士中，狄考文是公认的“多面手”，特别是在手工制作方面具有非凡的才能。在来华之后，他就亲手修建房屋，并在院子里建造人造喷泉等对当时登州世人尚未见闻的西洋事物。1872年专心校务后，狄考文逐渐把这一特长发挥到学校的实验仪器教学设备上。1886年时，他就拥有了一个“很完整地工场”，

^[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4页。

^[2] Record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457.

^[3] [美]杰西·格·卢茨著，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其共有两层：第一层是学校的实验室和修理厂，包括车削、冶铁、测量、电镀、锻造等仪器；第二层是绘图室和储藏室。^[1]

狄考文还趁归国休假之际，积极向虔诚的基督徒募捐实验设备。1879年第一次回国后，他就向美国的电机电缆业巨头菲尔德（Cyrus Field）募捐到一台发电机，并且从纽约和宾州的教友那得到一套天文台设备。^[2]

《文会馆志》用五页的篇幅列举了学校的实验设备，其中包括水学器 35 件；汽学器 30 件；蒸汽器 14 件；声学器 18 件；力学器 42 件；热学器 26 件；磁学器 15 件；光学器 60 件；电学器分为干电、湿电和副电设备，其中干电仪器 64 件，湿电仪器 40 件、副电 23 件；天文器件 9 件。^[3] 另有化学仪器因过多而未载入。1897 年，狄考文在给美国大学同学的信中骄傲地宣称：“我们的大学已拥有和美国普通大学同等精良的设备，比我们毕业时的杰斐逊大学还要多一倍，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设备是我自己花钱制造的”^[4]。

有了这些完备的实验仪器，再加上狄考文的悉心指导，学生的手工操作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冯纯修、葛世泽等人在狄考文的指导下，在学校成立教学仪器研制所，所指导的教学设备“除供应本堂应用外，各省学堂亦争相订购”^[5]。文会馆的毕业生丁立璜在济南创办山东理化仪器机械制造所，以生产教学仪器闻名，该所的产品还曾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奖。^[6]

在这种重试验和手工操作能力的西方先进教育方法下培养出的学生，不同于中国饱受儒家学说浸淫的传统士绅，他们的分析推理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得到了锻造，自身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更能满足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2） 成立学生团体，培养学生的“自治精神”

狄考文在教学管理中，除了制定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外，还积极引导学生成立社团，培育学生的自我管理和自立精神。自 1866 年，狄考文组织学生创立学生社团“漓藻”始，至 1904 年，文会馆共成立辩论会、勉励会、戒烟酒会等 8 个学生团体。

辩论会。其前身为 1866 年成立的社团组织“漓藻”。后因入校学生增多，该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36-25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5 页。

^[2] Charles Hodge Cro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N.Y., 1955. p.24.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42~46 页。

^[4]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11.

^[5]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6 页。

^[6]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7 页。

会分设“高谈”、“阔论”和“育才”三会，其中正斋设“高谈”、“阔论”两会，备斋设“育才”一会。“所订章程，一仿合众国议院办法；所列功课，俨若辩学家演讲题文”，以期“练达任事之才，为他日国民自立地也”。^[1] 故该会又称“学生共和会”。入会方式采取强制参与，学生在每周六下午聚众讨论，“监督及教习皆在会所监视诸事”^[2]，聚会结束后，监督方可允学生“随意出入散步”^[3]。

戒烟酒会。该会创设于1886年，成立的目的是要“诸生自相禁忌，以绝烟酒”，此后，由于“学生嗜好日渐减少”，此会遂停废。^[4]

新闻会。该会成立于1895年，“由监督购新闻若干份，罗列藏书室外阅报所内，并所藏书籍，统交学生会自理”^[5]。因此，该会的性质是管理图书的机构，相当于现今的图书馆或阅览室。

中国自立学塾会。该会成立于1899年，此时正值戊戌变法之后，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觉醒，要求自立自强的呼声不绝于耳。文会馆的学生“以教会学堂皆西国教士所创，殊觉汗颜，乃立兹会”，该会经费由“入会者毕业后，照章捐资”。^[6] 该会在潍县南部的洼里村创办一所学堂。

除了上述社团组织外，学校还组织了传道会（创设于1876年）、勉励会（创设于1883年）、赞扬福音会（创设于1886年）和青年会（创设于1895年）等宗教社团组织，以宣扬基督福音。如传道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传播教义，经费有“入会者毕业后，要照章捐款，作为日后传道之用”。由于文会馆的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的待遇颇为丰厚，故该会“积资甚多”，传教事业自然也“成效显著”。^[7]

由上可知，这种重视学生操作能力和自立精神的教学理念与中国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中国传统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大都比较被动，言行举止受到教师和家长的严格限制，其知识结构也较单，学习的目标也仅局限于政治仕途。而文会馆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精神独立处事的能力，这对于正在成长期的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社团在立会时明确规定“以练习口才，增进学问为范围，不得提倡实行，致起各界交涉”^[8]。但文会馆的学生面对积弱积贫的社会现实，又岂能不激发起救国富民的爱国思想。这些学生毕业后又得投身于实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浪潮，有的为推翻满清帝国的腐朽统治而奋勇

[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61页。

[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48页。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3页。

[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49页。

[5]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49页。

[6]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49页。

[7]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49页。

[8]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63页。

献身，这一切都是学生自主自立的最有力的佐证。学校开设课程的系统化，教学方法的人性化，丰富了学生的知识结构。文会馆的毕业生有的在国立或私立学堂任西学教师，有的在邮政局和铁路局等政府部门任工程师，有的在海关任职，有的充当翻译，有的举办实业，可以说，文会馆学生的就业渠道已呈现多样化和实用化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在“多面手”校长狄考文的培育下，文会馆的学生大都多才多艺，一身可兼数职。学校 1893 届毕业生王锡恩在济南高等学堂任物理教习，后任齐鲁大学天文学系主任兼天文台台长，并在数学领域造诣颇深，被誉为当时“世界六大算学家之一”。学校 1904 年毕业生王元德曾辅佐狄考文翻译圣经新约，后独自翻译出版新约；在商业领域王元德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分别于外人合资成立华北酒精会；同时，王元德也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在济南与英国麻风协会合办济南麻风病院。

由此可见，以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培养出的学生的综合素质远远高于知识结构单一的传统儒士，他们更能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第五章：从传教士到教育家——狄考文与登州文会馆（下）

本文第三章已对登州文会馆的四十年发展历史作了概述。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根据文会馆发展的具体史实对文会馆的发展特点作一综述，概括指出其已出现了本土化、世俗化和专业化的倾向。同时，本文将结合文会馆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 and 所培养的毕业生分析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促进作用。

一、文会馆发展特点概述

在文会馆办学的四十年中，宗教功能的退化、社会功能的增强是其主要特征。狄考文在办学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学校“在宗教的外衣”下向“本土化、世俗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正是有了这种发展趋势，才是登州文会馆在儒家思想的摇篮山东立足达四十年之久，这也是狄考文作为第一代传教士教育家领军人物和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原因。同时，作为基督教学校的典型代表，对文会馆的历史分析有利于我们把握整个基督教学校发展特点。

（一）由登州文会馆审读基督教学校的本土化倾向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基督教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如何与中国本土的社会与文化互相沟通与融合的问题”。^[1] 作为异质教育的基督教学校，欲在受儒学思想浸淫千年的传统中国生存和发展，只有实行本土化才是其唯一出路。登州文会馆作为 19 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基督教学校之一，在发展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渐出现了本土化倾向。

文会馆的本土化的倾向首先表现在师资构成上。学校办学起初，仅有教职工 4 人，狄考文任学校监督（校长），并兼任学校的数学、理化教师，狄妻邦就烈负责总务，兼教习音乐、史地课程，另聘一经课教师张赣臣教授中文和一妇人负责学生的伙食。正所谓“公及夫人抚之若子，躬亲教授，延师儒课经，老媪司厨，而学堂之规模粗具矣”^[2]。由于中西方教育方式的差异，狄考文机械地将西方教学方式强行加在中国教师身上，这些教师也难以接受，中西方教师的关系颇为僵硬，狄考文连续辞退了张赣臣、周文源等 5 名中文教习。由此可见，无论

^[1]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序第 2 页。

^[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9 页。

是在学校的管理还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西方教师都处于主导地位。

随着学生和课目设置的增多，学校不得不逐步扩大教师队伍。中国教师主要讲授中国传统学科，西方教师讲授自然科学课程。随着学生知识储备的提高，这些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教授西学，这样中国籍教师的比例逐渐得到扩大。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登州文会馆“监督均有美国教士先后相承，而教习则兼聘华人。汉文教习统由儒学聘请，西文教习悉有本馆毕业生派充，亦有聘自泰西者。然自开始以至迁潍，所延西士除监督外仅三人耳”^[1]。据《文会馆志》记载，文会馆教师队伍中，除学校监督和从事辅助性工作的几名传教士夫人外，外国教师仅有3人，讲授中学的中国籍教师先后有17人，讲授西学的中国籍教授先后有20人。^[2]虽然学校的管理权自始至终地控制在以狄考文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手中，但随着教学活动的深入，狄考文也不再过多干涉中国教师的具体教学活动，也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教育方式最适合中国学生，学校的教学权利被中国教师所掌握。

在教学方法上，登州文会馆也出现了本土化倾向。在西方先进教育体制下成才的狄考文，对中国传统教育方式不以为然。中国传统教育强调以背诵为主，而狄考文则提倡辩证思维。中西教育方式的差异，使中西籍教师经常发生争执，不利于学校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随着狄考文与中国教师沟通的加深，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了中国教学方式也有其积极之处，他意识到“阅读和读写能力是所有教育的基础，而只有熟知最好的文章才能拥有这种能力”^[3]。他逐渐接受了这种强调以记忆为主的教学方式，他只是要求中国教师在引领学生朗诵的同时，伴以必要的讲授，以便使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本内容。

在教学过程使用中文授课也是登州文会馆本土化的表现形式。狄考文在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第二次大会上已详细论述了用中文授课的优点，^[4]在登州文会馆具体的教学活动中，狄考文要求中国儒家经典课程和西方自然科学课程需用中文授课。同时，登州文会馆的学生在校时也必须使用官话，并把其指定为规章制度。文会馆学生组织建立的团体组织辩论会明确规定“凡论说纯用官话，不得夹用文言或土话”，对不使用官话的同学，该会也指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凡言论有用文言或土话者，各罚金20文”。^[5]官话较之繁缛的文言更为简便，比土话的使用区域也更为广泛，登州文会馆在校园内推广使用官话符合当时语言发展的趋势。

[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50页。

[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51~53页。

[3] Irwin T. Hyatt, op.cit., p.187.

[4] 详见论文第六章，论文第94~95页。

[5]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62页。

（二）由登州文会馆审读基督教学校的世俗化倾向

狄考文来华举办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传经布道人员。在这种教学目标的指引下，学校开设大量宗教课程，组织学生参加多种形式的宗教活动，以确保学生的宗教性质。但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狄考文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学校的世俗功用逐渐增强。

重视中学课程是文会馆出现世俗化倾向的首要表现形式。办学早期，由于缺少中文教师，学校只设置了三字经一门中文课程，19世纪80年代后，学校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中学课程设置体系。在正斋和备斋的每个年级均开设中学课程，在正斋开设的56门课程中，中学课程占了30门，比例达到53.6%；备斋共开设23门课程，中学课程有8门，比例达到34.8%。^[1]除了开设传统的儒家经典课程外，学校还开设“作文”、“作诗赋文”等课程，学生在每周都必须向教习交付一篇文章，以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

中学课程在总课程量中占了较大的比重，这主要是狄考文考虑到中国现行的考试制度仍是科举考试，如果不注重对学生儒家学说知识的讲授，毕业生踏入社会后很难立足。此外，开设儒学课程也可以部分地缓和与当地士绅的紧张关系，为学校营造一个良好的办学环境。此外，狄考文还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1973年，邹立文在蓬莱县考名列前茅。此后，又相继有17名学生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2]

招生制度随着入校人数的增多逐渐走向世俗化。办学之初，学校招生时重点面向非基督教家庭的学生，这样做的目的是扩大基督教在非基督教家庭中的影响。但是这一目的很快化为泡影，学校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后，在招生上又逐渐向基督教家庭倾斜。随着申请入校学习学生的增多，学校也不再以是否是基督徒为招收标准，重点招收那些年龄稍长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生。同时，随着学校声誉的提高，狄考文积极吸收在登州当地有地位权势的宦官权贵的子弟，以此提高学校的社会地位和学生素质。同时，学校也逐渐采取了收费政策。办学前期，学校“不惟免其（学生）脩金，并且丰其供给一切，衣履、靴袜、饮食、笔墨、纸张、医药、灯火以及归家路费”^[3]随着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前来入学的学生增多，狄考文逐渐改变一切免费的政策。1870年始，学生开始支付服装费用，

^[1] 据《文会馆志》相关材料统计而成。详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8~31页。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67.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54页。

后来需要支付的费用逐渐扩大，到了1874年时，被褥、住宿费、书籍、笔墨等学习用具都要向学校缴纳费用。^[1]1887年，文会馆开始收取部分学生的费用，凡入校选修自然科学课程的登州当地儒生需每年向学校缴纳学费大钱十千。^[2]1904年，文会馆迁往潍县前，学校向所有学生收取部分学费。^[3]收费制度的实施，标志着文会馆由一个培养牧师的学校转变为一所实用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校。

（三）由登州文会馆审读基督教学校的专业化倾向

早期的基督教学校多是由传教士自发建立的，多属个人行为。登州文会馆也不例外，运行一年后才正式得到差会的批准。^[4]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也多由教师个人督导，没有制定任何规章制度。在课程设置上也多是应时开设，没有系统性。这种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学生除了学习中文课程和宗教理论知识外，对实用至少缺乏深入了解，毕业后也多在教会从事布道工作。19世纪70年中期后，通过狄考文的一系列改革，文会馆逐渐呈现出专业化倾向。

课程设置的体系化是文会馆呈现教育专业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文会馆的课程设置由中国儒家经典、西学课程和宗教理论三大板块组成。正斋开设的56门课程中，西学课程有20门，中学课程有30门，宗教理论共有6门；备斋共开设23门课程，西学课程有8门，中学课程有9门，宗教理论占6门。^[5]据王忠欣教授研究后认为登州文会馆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开设的心灵学、是非学和富国策三门社会科学课程“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最早开设的课程”。^[6]

在学校管理上，登州文会馆也呈现出了专业化倾向。学校先后制定了礼拜条规、斋舍条规、讲堂条规、斋舍条规、放假条规、禁令条规和赏罚条规，这些条规对学生的宗教生活、日常起居、作息制度、假日安排、奖励惩罚等各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使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章可循。在处理学生关系上，学校逐渐形成了由监督和教习集体商讨问题的民主方式，一改过去由监督独断处事的作风。此外，学校积极引导学生成立辩论会、戒烟酒会、中国自立学塾会等八个社团组织，培养学生的自治精神和处事的能力。

^[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54页；Irwin T. Hyatt, *op.cit.*, p.167.

^[2] 《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刊印。第3页。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54页

^[4] Robert McCheyne Mateer, *op.cit.*, p.42-43.

^[5] 据《文会馆志》相关材料统计而成。详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8~31页。

^[6]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学校校舍及教学设备的完善也是登州文会馆出现教育专业化倾向的表现形式之一。学校开设之初，因“海禁未开，外人购产原非易事”，故狄考文只得把住所观音堂当作教学办公之处。^[1] 1867年，狄考文另建造一座洋楼当作自己的住所，把观音堂全部改为学校校舍。1886年，学校又修造一座西式教学大楼，“一切讲堂课室、物理仪器、动植标本，悉列其中”^[2]。另外，还修建博物陈列室和一处教师住宅，学生宿舍也扩建的能容纳百名学生同时入住。学校占地面积至此已“西临西菜园……北展至菜园道，东至民房，南至大河”^[3]。文会馆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教学仪器的齐全。蒙养学堂时期，学校就有了石印机和一套用脚蹬的铅印活字印刷机，用来印刷宗教传单和课本。随着教学规模的扩大和课程体系设置的体系化，文会馆的教学仪器的储备已相当丰富，光学、力学、电磁学等仪器设备达到300余件。^[4] 另外，学校还建立起专门的图书馆，“恣人取阅，以扩见闻”^[5]。图书馆藏书种类繁多，既有中国传统儒家经典，西方自然实用知识书籍也收录其中。由此可见，登州文会馆在校舍和教学设备上的建设日臻完善，为培养新式人才提供了客观基础。

毕业生就业情况是衡量基督教学校是否出现教育专业化倾向的主要指标之一。登州文会馆在这方面做了表率，在其四十年办学的历史中，学校共毕业26届学生170人，加上1904年成立的广文学堂的前四届毕业生共计有206人。^[6] 这些毕业生从事职业广泛，已出现就业渠道多样化的倾向。在政府部门、国私立学校、医疗机构、商业领域上都涌现了登州文会馆的杰出校友，其中从事教育工作的学生达106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69%，给予其登州师范学院的美誉也丝毫不为过。另外，狄考文结合当时社会需要，在学校内实施“肄业”计划，对辍学的学生进行职业培训。他利用自己开办的工场培养了大批的铁匠、机械师、电工和其他实用人才，丁立璜就是“肄业”计划中的杰出代表，后者在济南开办工厂，生产教学设备，成为名震一时的实业家。

^[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7页；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37年版，第35页。

^[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7页。

^[3] 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上海广学会1937年版，第35页。

^[4] 据《文会馆志》相关材料统计而成。详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42~47页。

^[5]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8页。

^[6] 狄乐播认为文会馆共毕业205人，见 Robert McCheyne Mateer, *op.cit.*, p.63.; 王神荫认为文会馆共毕业208人，见王神荫，修海涛：《登州文会馆—山东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山东史志资料》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页。笔者在《文会馆志》和《广文校谱》上逐名爬梳，计算出文会馆共毕业学生206人。

二、登州文会馆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登州文会馆是在儒家文化重镇山东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冲了山东乃至山东传统的教育体制，而且对近代山东新式教育的产生也产生了重要的诱导作用。此外，登州文会馆在西学传播、师资培养方面都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

（一）冲击中国传统教育体制，诱发新式教育机构的产生

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注重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儒学大义的发挥，很少注意实用技术和自然科学的传授，其教育目的是培养一个进可治官晋爵、佐君治国，退可谈经论道、教化黎庶的士绅群体。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人才出了会作八股文之外，未掌握任何实用知识。

近代来华传教士虽以“基督教征服中国”的目的开办新式教育，但以狄考文为代表的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毕竟在美国国内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优秀人才。他们一方面宣传教育，力图中华归主，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学校内开设西方自然科学课程，顺应了近代国人渴望学习西方、强国富民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这给多年来沉浸儒家经典的典章礼仪的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以巨大冲击，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不足，激发了他们开办新式教育的决心和信心。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庚子和约尚未议定，慈禧太后颁谕宣布实行政改，以求自保。在教育改革中，该“上谕”谓：“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内改设大学堂。”^[1] 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是这次教育改革的积极响应者，他立即着手将济南的泺源书院改为山东大学堂，是为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该大学的建立，在学制、课程设置上都受登州文会馆的影响，现分述如下：

1、教学组织形式

中国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的主体是个别教学。这种形式不限制入学年龄和修业年限，把不同年龄和知识基础的学生组织到一起，由教师分别对每个人进行教学。到近代时，这种教学组织形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大规模需求。而来华传教士在开办新式教育的同时，也把西方先进的教学组织形式——班

^[1] 朱寿彭：《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4719页。

级授课制引进到中国。这种形式是“把年龄和知识基础差不多的学生组织到一起，编成有限人数的集体并按照规定了学习期限和课程内容的教学计划和大纲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1] 相对于中国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来说，这种集体教学方式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出现的对人才大批量需求的趋势。

狄考文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对狄考文改革时，就把学堂分为正、备两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而隐蒙学之内”。^[2] 按级授课、以级递升的特色非常明显。山东大学堂创设之初，因各地新式中、小学尚未建成，无法招收合适生源，也采取了这样的教学组织形式。学校分设备斋、正斋和专斋三等，另设蒙养学堂，挑选幼童入馆学习经史、简易天文、地舆和算术等科，学完后进入备斋学习。这种由初等到高等的学制系统与登州文会馆的极为相似，由此可见登州文会馆对山东新式教育的影响。

2、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学校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教育近代化的基本标准。系统有序的课程设置不仅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条件，也是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实力的直接体现。

清朝在教育体制上承袭明朝旧制，为保障其满人贵族统治，它过于强化传统教育的专制主义、脱离现实等落后之处，这样造成了学校在教学内容上的空疏腐化，培养出的学生除了熟知儒家经典外，对其他新式实用知识知之甚少，无法满足近代中国发展的需要。狄考文设学之初，在课程设置上就迥异于中国传统的教学科目，除当时士人熟知的中国儒家典籍外，西方自然科学课程也占了一定比重。随着学校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中国儒家经典、西学和宗教理论三大模板为主要学习内容的课程体系。这样的教学内容无疑更为有利于传统中国向近代社会的嬗变和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同时，登州文会馆的这种成熟的课程设置体系对近代山东新式教育也影响颇深。详见下表：

^[1] 唐文中：《教学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260 页。

^[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26 页。

山东大学堂与登州文会馆正斋西学课程比较表(带*者为两校相同的课程)

登州文会馆	*	*	*	* 格物 (力、水、气、热、磁、声、光、电)	*	*	*	*	*	*	*	*	圆	物	是	化	万国通鉴
山东大学堂	*	*	*	* 格物 (热、声、水、力、光、磁、干电、湿点、光电)	*	*	*	*	*	*	*	*	勾	量	作	生	器具体操、泰西名人列传、性学(英文上半部)、全体学(全体功用及卫生要旨)、格物试量(量电法)
	代	形	八		航	地	代	化	动	微	天	富	锥	理	非	学	
	数	学	线		海	石	形	学	植	积	文	国	曲	测	学		
	备	备	备		法	学	合		物	分	揭	策	线	算			
	旨	旨	旨				参		学		要						
	根																
	源																

由上表可知，两校雷同的课程达 12 门之多。另外还有一些课程随名称略有不同，但内容应当是相似的。如《圆锥曲线》和《勾股》，《物理测算》和《测量学》。这种现象表明了山东新式教育初创时期，由于国内尚无其他可以效仿的官办大学堂，狄考文所创办的登州文会馆就成了这些新式学校的范本。

3、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一种教学手段。中国传统私塾教育由于教学内容所限，在教学方法上也多强调师徒相传或父子相传，注重通过师、父的言传身教来实现教学目标。在这种教育方法下培养出的学生只是熟知四书五经等儒家知识，读书写字和作文都是为科举考试服务，对社会的需求并无涉及。以狄考文为代表的文会馆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在美国国内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他们虽笃信基督教的宗教观念，但他们也“确信科学和数学对培养学生的逻辑思想至关重要，实验室和科学实验则是最佳途径。^[1]”因此，狄考文在办学过程中，极为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学生的手工操作能力。

随着中国新式学堂逐步开设西学课程，这种重视实验的教学方法也被引入到教学中。山东大学堂在试办章程中即规定：“挨建造学堂规模大备后，应添图

^[1] [美]杰西·格·卢茨著，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书楼、博物院各一所，以资考证而广见闻”，“学堂购置书籍、图画、仪器等项，系备学生讲习实验之用。”^[1]此外，山东大学堂还效仿登州文会馆，建立仪器修理及制造所，山东大学堂“附设工房一所，派熟悉制造者经理。以便学堂购存仪器及实验格物学各项仪器均可随时自行修理，并可仿造各项机件式样，添配各项应用器具，以备实验各种艺学功用。”^[2]

这种注重实验手段和学生手工操作能力的教学方式，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所提倡的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的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以登州文会馆为代表的基督教学校对这种教学方式的重视，逐渐使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在近代化浪潮面前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由此而引发了中国考试制度和取士制度的变化，对近代中国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二）从师资培养审读登州文会馆的社会价值

早在办学起初，狄考文为了解决师资问题，就着手对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手段进行长远规划，层层累进、逐步加深对学生的西学教育，从而为学生毕业后从事教育，尤其是西学教育奠定了基础。1977年，学校首届三名毕业生均向狄考文表露了献身教会的意愿，但狄考文却对他们说：“目前教会最需要的是教师，而不是牧师”^[3]。在他的引导下，这三名毕业生都在基督教学校任职。登州文会馆首届虽只有三名毕业生，但却标志着一种新的专业教育的出现，师资培养开始向专业化和正规化方向发展，这比晚清政府开办的师范教育早了二十余年。^[4]随着毕业生人数的增多，登州文会馆毕业生的就业趋向并不局限于基督教学校。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洋务派创办的军用或民用工业中，先后附设了一些与此有关的新式学堂。这些学堂创办伊始，由于中国国内还没有专门培养师资的机构，政府不得不求助于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新式教育，从而使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开始从基督教教育系统走向全国教育系统。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丁韪良携刘永锡、仲伟仪、朱葆琛等文会馆的12名师生前去任教，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除一人外，其余都是文会馆的毕业生。^[5]1901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秉慈禧懿旨筹办山东大学堂，袁同样以师资缺乏向狄考文求助，狄考文不仅令文会馆

^[1] 袁世凯：《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3年第二期。第74、77页。

^[2] 袁世凯：《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山东教育史志资料》，1983年第二期。第78页。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44.

^[4]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由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呈交的《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所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第四节明确提出：“西国最重视反教育，盖必须教习得人，然后学生易于成就。中国向无此举，教各省学堂不能收效。今当于堂中设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官方规定建立专门培养师范人才的学校。这比登州文会馆晚了整整21年。

^[5] Robert McCheyne Mateer, op.cit., p.62.

当时的监督赫士前往济南担任山东大学堂校长一职，而且允学校教师王锡恩、刘光照等 9 人和学生冯志谦、郭中印等 8 人千万任教。这批接受新式教育的师生以文会馆的办学实践为蓝本，制定学堂条规，厘定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并直接运用文会馆的课本教材和教学仪器设备开展教学活动。

据 1910 年王元德、刘玉峰等人对登州文会馆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的统计，有将近 60% 的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其中 37.9% 的毕业生在基督教学校任职，20.7% 的毕业生在国立学堂中担任西学教习，而为教会工作的仅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10%。^[1] 因此，文会馆在师资培养方面，为山东乃至全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做了一定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说，登州文会馆是当时中国新式教育的培养基地也毫不为过。

（三）传播西学，培养新式人才

狄考文虽是在条约权利下开办教育的，但是他在客观上却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培养出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式人才，是当时传播西学的主要场所之一。

在登州文会馆正斋开设的 56 门课程中，宗教理论仅占 6 门，中国经学课程仅占总课程的四分之一弱。^[2] 自然科学课程的开设使近代中国沉醉于辞章考据的旧式文人看到了儒学经典之外的西学天地，激励了他们探索新知、用新知救国强国的强烈愿望。

狄考文办学之初，“教习鲜有通才，课本又若无佳者”^[3]，他于是借鉴国内其他传教士的办学经验，自编教材供学生上课使用。其先后出版《心算数学》、《形学备旨》、《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教材，这些教材内容新颖，且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成为许多基督学校和晚清官立学堂的指定教科书。

除编订教材外，狄考文还在学校附设一制造所，“自为工师，训生徒夫”，内有用于车削、冶铁、测量和锻造的仪器设备，狄考文和学生们先后制造出电锯、蒸气炉、电弧灯、传热表等仪器，除文会馆自用于教学外，“各省学堂亦争相购订”。^[4] 狄考文还利用归国之际，从美国引进了发电机和天文望远镜，使登州当

^[1] 据《文会馆志》相关资料统计而成。详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55~56 页。

^[2] 据《文会馆志》相关资料统计而成。详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20~23 页。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5 页。

^[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6 页。

地居民首次见到不用煤油即可发光的电灯和管窥苍穹星貌的奇异物件。^[1]同时，狄考文利用出版《官话类编》所赚取的稿费在文会馆开设了一座博物馆，在1909年，竟有近两万人前去参观。^[2]当地居民在好奇的同时，也对西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有利于当地居民观念的开化和进步。

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培养出的毕业生，将所学知识融入到实践中去，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分析推断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1910年，王元德和刘玉峰统计了1864年至1904年还健在的文会馆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现分类概括如下表：^[3]

职业	基督教 学校教 师	国立学 堂教师	教工	出版业	经商	官吏	医生	买办
人数	68	37	38	10	9	8	7	2
百分 比	38%	29%	21%	5.6%	5%	4.5%	3.9%	1.1%

由上表可知，登州文会馆从事教育工作的毕业生有105人多，占总统计人数的三分之二强，而教会工作的仅有38人。其余的毕业生大都从事于一些新的职业，如译书及编辑工作，有的在铁路局和邮政局的新型机构工作。登州文会馆为当时中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实用人才，这些人在岗位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将部分优秀毕业生简单介绍如下：^[4]

朱葆琛。字献廷，山东高密人。18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汇文书院、京师大学堂任教习。后回山东大学堂译书院任主笔翻译，此后又去青岛礼贤书院和天津北洋译书馆人教习。

曹金岗。字昆华，山东安丘人。1889年毕业于在上海铁厂工作，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算学和化学教习，在南京基督书院任教习，在江南高等学堂任算学和

^[1] Irwin T. Hyatt, op.cit., p.193.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p.236-251.

^[3] 据《文会馆志》相关资料统计而成。详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55~56页。

^[4] 据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和韩同文：《广文校谱》汇编而成。

化学教习。此后经商，成立宿迁玻璃厂。

王锡恩。字泽普，山东青州人。189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01年随赫士前往济南创办山东大学堂，任物理教习，后回广文学堂任教。1917年任齐鲁大学天算系主任，著有《实用天文》、《力学测算》、《图解三角》、《勾股演算》等教材，因在天文学上成绩突出，被人誉为当时的“世界六大算学家之一”。

张松溪。字子清，山东临驹人。1895年毕业后先后任文华书院和登州察院后女学堂教习，在安丘创办教会医院，后在青岛礼贤书院任教兼长老会青岛支会长老。此外，张松溪在编写教材上颇有建树，著有《勾股题镜》、《八线备旨》等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在当时风靡一时。

王以成。字萧九，山东海阳人。1899年毕业后执教青岛德华书院，后留学日本学习土木工程，其间经革命志士丁淮汾介绍，加入同盟会。1908年，王以成回国担任津浦铁路工程师，著有《铁路工程》、《论铁路测量》等书。1910年任北京《国风日报》编辑，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后参加辛亥革命，牺牲于诸城战斗。

王元德。字宣忱，山东昌乐人。190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随狄考文翻译圣经新约，并独自将旧约翻译出版。王元德在商业领域也颇有建树，先后与外人合资成立华北酒精厂，中美合资冷藏库等企业。同时，王元德也积极开展社会福利事业，与英国麻风协会在济南建立麻风病院。

丁立璜。字渭珍，山东胶州人。肄业于登州文会馆，曾随狄考文在文会馆附设的制造所学习仪器制造，后在济南开办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1901年，“以所制物品陈列南阳劝业会，咸称全国第一”。^[1] 每当山东省进口的机器发生故障，常常请他前去解决。

从上述登州文会馆毕业生的就业经历中，可以看出基督教学校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登州文会馆开设的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注重试验和手工操作能力的教学特色，这些都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提高自身素质提供了机会。以登州文会馆为代表的基督教学校所培养的新式知识分子是促进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崩溃的动力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学校西方、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的有生力量。诚然，登州文会馆的部分学生毕业后为教会工作，但也有一些如王以成似的爱国青年，在就读期间，燃起了救国强国的思想火焰，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为了旧中国的新生甘愿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1]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6页。

第六章：破“旧”立“新”——狄考文的教育思想

自 1873 年从上海返回登州后，狄考文就把余生的心血浸透到登州文会馆的办学过程中。登州文会馆寄托着狄考文的希望与追求，是他进行教育实践活动的场所，从中可以窥视狄考文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狄考文在 1877 年和 1890 年两次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的发言，可以说是他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本章现结合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的具体办学实践和在两次大会上的发言，概括他的主要教育思想。

一、狄考文关于基督教学校的办学思想

基督教学校是英美各国基督教差会或传教士个人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而建立的，它的本质决定了其办学目的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宗教灌输，来培养传经布道的牧师。而举办这些教育的传教士本身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于新式知识的渴求，这些都为基督教学校开设西方自然科学课程提供了可能性和必然性。

基督教学校教学内容的新颖，这决定了基督教学校采取的教学方法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作为 19 世纪下半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举办教育事业的代表人物，狄考文的教育思想正是对基督教学校办学体制的最佳阐释。

（一）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

以狄考文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从事教育工作的初衷是出于传教目的，即是培养教徒、宣传教义，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登州开办第一所女子学校的倪维斯曾坦白地讲道：“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法，它们仅占用我们传教士四分之一的时间和劳动……却为我们提供了很大一部分教徒”^[1]但就是这种间接吸收教徒的手段，也遭到了当时大多说传教士的反对。当时在传教士群体中流行的主流意见是布道宣教而不是举办教育，传教士从事教育活动背离了来华的初衷，应当给予限制和取缔。从当时传教士主办的基督教专业期刊——《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可以看出传教士对教育的态度。该期刊自 1868 年 5 月创刊到 1877 年 5 月召开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的 9 年时间里，仅有两篇教育工作

^[1] Nevius, John L., *China and Chinese*, New York, 1895. pp341-342.

的文章发表。^[1]从1876年至1877年,《教务杂志》关于教会工作的文章分为三部分:传教、文学和医疗,而有关教育的工作均被收录在“传教”板块发表。^[2]美国各个差会总部也开始对在华举办教育工作持怀疑态度,“逐渐改变了关于教会工作的策略,支持基督教学校的力度逐渐降低”,它们发现“接受自然科学的人更难接受基督教义”。^[3]故各差会本部逐渐减少了对各基督教学校的经费支持。以登州文会馆为例,1876年时,长老会差会总部对它的经费支持历史性地缩减了四分之一,经济上的困难导致了学校发展的举步维艰。^[4]

1877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这给了狄考文为以登州文会馆为代表的基督教学校“正名”和继续获得差会资助的大好时机。在这次大会上,他作了《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 to Education)的长篇发言,力求印证“教育工作是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重要手段之一”,试图“阐述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为其赢得合法的地位。”^[5]

在讲演一开始,狄考文就直奔主题,指出基督教会与教育之间存在着“自然而强烈的亲和力”,这使得他们总是亲密地联系在一起^[6]。他用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史实为例,阐述了宗教与教育的关系,并得出“青年教育一直是教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把这项伟大的工作留给世俗社会去办”的结论。^[7]他和妻子邦就烈在登州文会馆的勤奋耕耘,毕生矢志不移的精神,正是对这一个观点的最好诠释。

针对当时大多数传教士强调宣经布道、发展教徒作为他们来华的唯一使命的观点,狄考文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指出:“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中国……如果虔诚的基督教不准备控制和指导这场变革的话,它就会被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所控制”,传教士“作为基督教的唯一代表出使异邦,凡是教会为推翻异教徒信仰所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他的任务,这些工作除了公开宣教外,还包括私人间的谈话、散发书籍、编辑文法与字典、教育、编写课本、写文章和出版报纸……”。^[8]狄考文的这番言论正是对其在华活动的一个总结,在华四十余载,宣传福音的同时,兴办登州文会

^[1] Alice Gregg, op.cit., p.18.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57.

^[3]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203.

^[4] Irwin T. Hyatt, op.cit., p.178.

^[5]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载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页。

^[6]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1页。

^[7]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1页。

^[8]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10,7页。

馆开展教育工作，先后编辑出版《笔算数学》、《官话类编》、《术语概要》等书，主持美国长老会出版社美华书馆，发起组织“益智书会”和“中华教育会”教育团体组织，成为来华传教士中众所周知的多面手。

狄考文以刚结束的美国内战为例，形象地比喻了基督教与在华开办教育的关系。他认为对于在异地开展布道工作的传教士来说，教会的目的不仅是“使尽可能多的人皈依基督教”，这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直接目的。如同军队作战的目标一样，“不是去过多地杀伤或俘虏敌人，而是去征服他们”，因此传教士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使整个国家基督教化”，“其含义不仅指要争取信徒，还要消灭异端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1] 从中可以看出，狄考文认为传教士在华的最终目标是征服人心，欲使中华归主。而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神圣”而又复杂的目标，狄考文认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在所有手段中，青年教育无疑是获得一种重要地位的手段”。^[2] 狄考文之所以成为 19 世纪在华传教士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也正是积极运用了这一手段，即开办教育。在他创办的登州文会馆的四十余年中，“亲受陶淑者罅止前人”，在狄考文逝世后，学生也以“大教育家”、“大制造家”、“山东教会元勋”的名声毫不吝啬地称赞他。^[3] 由此可见，狄考文不但实现开办教育的目的，而且通过教育的手段实现“征服”了人心。

针对当时部分传教士以基督教学校培养毕业生从事传教士的人数来指责举办教育事业的失败，认为只有通过宣讲教义，才是广收信徒的唯一办法。狄考文驳斥了这个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这种办法（举办教育）培养出的人所具有的卓越才能和广泛影响”，“无视从事教学或其他职业的学生，他们良好的影响可以和成为宣教师的人相媲美”。^[4] 由此可以看出，狄考文举办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出宣经布道的工具，而是培养一个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这一点在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1877 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的召开正值登州文会馆首届毕业生毕业仅三个月的时间，正当学校大踏步向前发展时，却遭遇了大部分传教士反对举办教育事业的逆流。狄考文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阐述了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论证了传教士开办学校的必要性，这是他的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所在。狄考文的这种教育思想捍卫了传教士开办教育的权利，有利于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传播，客观

^[1]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 4 页。

^[2]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 5 页。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4~9 页。

^[4]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 7 页。

上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二）基督教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方法

1、基督教学校的办学目标——培养全面人材

登州文会馆是 19 世纪后半叶传教士在华举办的最知名的基督教学校之一，从它身上可以审视出狄考文在办学目标的一些教育思想。

与广大传教士举办教育仅为了培养教徒的目标不同，狄考文举办教育的更深层次目标是培养接受全面教育的新式人才。在 1877 年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批评了传教士把教育看作是直接传教机构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肤浅的观点……这种观点的盛行，造成中国的基督教学校大都停留在初级阶段，而教学又多局限于教义课本”，但在狄考文的教育思想中，教育仍然只是传教的间接机构，教育不但“不能取代传教的位置，而且必须具有真正的基督教性质”。^[1]1874 年后，狄考文在招生时重点招收基督教家庭的学生，以“保证学校的宗教性质”，学校的课程要突出宗教内容，“让虔诚有力的布道充满每一所学校”，学校要利用“一切直接的发挥宗教影响的手段，如宣经班、祈祷会、个别谈话、规划等”，“让学校真正成为基督教学校”。^[2]在这点上，狄考文与其他同时代的传教士有许多相似之处，文会馆的毕业生也“无不于毕业前皈依基督教”^[3]。但是狄考文认为基督教学校除了注意对学生的宗教品质塑造外，最根本的教学目标是“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和领袖人物”，并且认为这是来华传教士的“责任和特有的权利”。^[4]在登州文会馆这些长期受基督教长期浸染的毕业生的人生发展轨迹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为促进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作的努力，刘永锡、朱葆琛、王锡恩、张松溪等 106 人在晚清官办或基督教学校任职，罗善智、王中衢等人在晚清邮政局或铁路局等新式实业部门担任要职，丁立璜、王元德等人在当时都是知名的实业家。

2、基督教学校的教学内容

抱着“培养接受全面教育的新式人才”的教育目的，狄考文自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就对登州文会馆进行了一系列专业化改革，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教学内

^[1]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 2，8 页。

^[2]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466.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7 页。

^[4]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 10 页。

容的改革，而增设数学等自然科学课程是这次教学内容改革的主要特点。这在当时遭到了大多数传教士的反对，有人认为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人更难接受基督教义或认为“上帝并没有赋予这种手段（在学校内开设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去宣传福音”。^[1]狄考文对上述言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传教士应该采取一种更宽泛的视野看待这一问题，应该用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去给学生提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督教传教士不但有权利开办学校，讲授科学，而且这也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西方自然科学是“上帝特别赋予教会打开异教邪说大门的工具和争取人们信仰福音的手段”。^[2]同时，狄考文认为中国并不缺乏教育，但是只有传统的儒家传统教育，既没有实用价值，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所缺少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进步的潮流正朝它涌来，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必将遍及全中国”^[3]。基督教学校应该适时开设西方自然科学课程，来填补中国教育的空白，培养“在中国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从而为“基督教取得在中国的普遍胜利开辟一条光明大道”。^[4]

狄考文认为基督家学校的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中国儒家经典、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宗教理论在内的课程体系，以此“培养出受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5]。这种教育思想很好地贯彻到了登州文会馆的办学实践中，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在学校的课程安排上始终多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文会馆的各类课程比例见下表：^[6]

^[1]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5页。

^[2]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6页。

^[3]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4页。

^[4] 狄考文：《基督教与教育的关系》，同上。第10页。

^[5]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459.

^[6]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28~30页。

文会馆中西学课程量比较表

斋别	正 斋								备 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总计	各科占比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总计	各科占比
宗教	1	1	1	1	1	1	6	10.7%	2	2	2	6	26.1%
中学	5	5	5	5	5	5	30	53.6%	2	3	4	9	39.1%
西学	1	3	4	4	4	4	20	35.7%	3	3	2	8	34.8%

由上表可知，登州文会馆在中学、西学与宗教课程上协调设置。学校地处儒家思想圣地山东，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不但有助于减轻中国传统文化对文会馆的挑战和影响，而且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更容易在中国士人群体中站稳脚跟。但是狄考文认为仅仅掌握中国儒家经典还远远不够，学生只有“精通西方自然科学，同时又熟知中国文化的人才能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1]，这是狄考文在学校内重视西方自然科学课程的原因。

3、基督教学校的教学方法

如何实培养“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新式人才，狄考文总结可采用以下几条途径来实现这个教学目标。

(1) 实施全面教育，强调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在 1890 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狄考文提出了“全面教育”（A Though Education）的概念，他具体总结为“所谓全面教育，是指要对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现代科学和基督教真理有一个较好的理解，接受这种教育学要 10

^[1] Recorder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7-20,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459.

至 14 年的时间”。^[1] 这里的“全面教育”有两层含义，一是学习内容广泛，除学习宗教课程外，还应当建立西方自然科学和基督教知识为主干的课程体系；二是该概念蕴含着实施完整教育体系的意义，即传教士不但要开办基础教育的小学，还要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作为完整教育的重要环节。在此，狄考文特别强调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会跟着他的光走”^[2]

在这种教育方式指导下的登州文会馆，所培养的学生在中西学特别是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上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学校 1877 年毕业生邹立文在 1873 年登州县考中名列前茅，毕业后协助狄考文翻译圣经，为官话合和译本圣经的顺利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毕业生王锡恩、王元德、丁立璜、王以成等人在科研、教育和实业等领域都颇有建树。

（2）用中文施教，反对开设英文教程

登州文会馆在办学的四十年中，从未开设过英语课程，而狄考文也自始至终地反对开设英语课程，在 1881 年给美国差会总部的心中，他阐述了反对的理由：^[3]

如果我们开设英语课程的话，我们将会得到当地官员和士绅的资助，但是我们将会丢失自己的宗教特色。另外，开设英文课程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学校的中国儒家学说的学术标准，对英语的学习也将会损害学生对儒家学说的学习——他们学会英语后将会从事一些薪水较高的工作。

在 1890 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上，狄考文发表《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How May Educational Work Be Made Most to Advance the Caus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一文，强烈要求用中文开展教育工作，并以五点理由来说明用中文施教的必要性：^[4]

论点一：推行中文教育，对学生将来的发展最为有益。狄考文认为学生学习中文和西方科学知识，就已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再开设英文课程，势必会影响学生在中文和西方科学知识的学习时间。

论点二：推行中文教育，能够为学生在士绅群体中取得学术声望所必需的。狄考文认为中国学生应加强对中文的学习，否则会影响对西学知识的学习。同时，狄考文论证了中文和英文在语言构成上的差异，驳斥了一些传教士认为可以在学

^[1]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457.

^[2]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458.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17.

^[4]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461-464.

校同时开设英文和中文课程的意见,认为学习英文课程的学生更难接受中国的儒家学说和八股作文。

论点三:推行中文教育,能够使学生更为有效地应用所学知识。狄考文认为由于中文语言的不同,一些术语在概念和理解上的存在着误差,如果学生不能够很好地理解中文,在理解西方科学术语上也会遇到相当大的障碍。

论点四:接受中文教育的学生更容易和一般民众交流。狄考文认为学生出于自身前途和利益的考虑,在掌握英文后,他们易去一些通商口岸从事外贸或翻译工作。如果学生很好地掌握中文后,他会保持原来的道德品质,容易与一般民众交流,从而赢得那些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人的尊重。

论点五:中文教育与英文教育相比,不致使受教育者高人一等。狄考文认为学生掌握英文后,容易追求奢华的生活,养成一个不同于一般民众的生活理念和方式,从而造成与他人交流上的隔阂。

在狄考文的上述观点中,第二、三条有一定的道理,考虑到了学生自身知识素养和发展前途,符合当时学生的学习实际。而第一、二、五条则是出于维护学校的宗教特性,服务于其传教事业的目标,这也正是狄考文教育思想的保守之处。在当时开设英文课程有利于学校课程设置的系统化和科学化,能够拓宽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

(3) 注重学校宗教氛围的营造

狄考文来华的首要任务就是传教。在其办学初期,教育也只是传教的工具,教育不但不能取代传教的位置,而且学校也必须具有基督教性质。狄考文在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上的发言,阐述了其加强学校宗教氛围的教育思想。本节现结合登州文会馆的具体史实逐点论证他的观点。

观点一:学校在开创时须规模较小,然后逐渐发展。狄考文认为举办教育犹如木柴生火,要想有效地开展基督教工作,实现培养目标,在办学起初要从小规模开始,然后逐渐发展。登州文会馆在办学起初,仅招收6人,随着学校发展逐渐的正规化,学校从1874年逐年扩大招生量,在1880年,学校招生量达到45人。^[1]

观点二:尽可能招收基督教家庭的学生。狄考文认为招收基督教家庭的学生,可以保持学校的宗教性质,并同化那些非基督教家庭出身的学生。登州文会馆创办伊始,由于当地居民对外人的敌视,学校在招生上颇为困难,在生源上也没有太多的选择。而学生来源的复杂性也使学校在头九年中培养出的学生,对教会有用者仅一人而已。随着学生声誉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改变招生政策,自19

^[1] 具体史实见论文第四章,论文第62页。

世纪 70 年中后期重点招收基督教家庭的学生。^[1]

观点三：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学生在校学习的稳定性。狄考文认为如果学生变动太大，会影响学校的宗教教育。学校应当提供一切条件，使学生尽可能地留在学校内。登州文会馆在办学的头二十年中，共有一半的学生失学，学校的宗教教育也无从谈起，对学生宗教塑造的目标也化为泡影。因此，狄考文在提高学校学术标准的同时，注重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学校也随之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2]

观点四：构建师生间的和谐关系。狄考文认为教师应当与学生充分接触，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在培养学生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的同时，在思想品行上也把其塑造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登州文会馆办学过程中，狄考文夫妇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学生身上，他们不但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动态，也积极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使学生身心都得到健康发展。而学生也对狄考文夫妇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敬爱有加。^[3]

观点五：学校的宗教仪式应采取多种形式。狄考文提倡用查经班、祈祷会、个别谈话、规劝的方式，对学生施加宗教影响。在登州文会馆，狄考文除了引导学生学习宗教课程外、参加宗教仪式外，还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讨论会，对某个宗教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加深学生对宗教理论的理解。此外，学校也号召学生组建社团，加强自身的宗教塑造。登州文会馆在 1876 年成立布道会、1883 年成立勉励会、1886 年成立赞扬福音会、1895 年成立青年会。^[4]

狄考文认为上述办法“不仅仅是理论，而且是当时登州文会馆持续 25 年发展的源泉”^[5]。“宗教影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了它，就有希望取得伟大成果；没有它，学校至少是个废物”^[6]，因此基督教学校应当不遗余力地加强对学生的宗教影响。在这点上，狄考文和同时代的传教士教育家并没有什么区别。但作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狄考文的上述方法也无可厚非。“让虔诚有利的布道笼罩学校”的同时，狄考文也塑造了学生“高尚的基督徒品格”，使学生真正成为品学兼优的新式人才。^[7]

^[1] 具体史实见论文第四章，论文第 58~59 页。

^[2] 具体史实见论文第四章，论文第 61~62 页。

^[3] 具体史实见论文第四章，论文第 61 页。

^[4] 具体史实见论文第四章，论文第 70~71 页。

^[5]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467.

^[6]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467.

^[7]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466.

二、狄考文改革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教育思想

接受西方先进文明教育的狄考文，在办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中西方教育体制制作一番比较，从中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落后之处。他认为教学体制是中国教育落后西方的根源，中国传统的教学体制是一个腐朽没落的教育体系，就像“一个没有骨气的人一样缺少有价值的思想”，而接受这种教育的中国人就像“一个眼睛被蒙住的驴子，它的头被牢牢地系在被迫需要转动的磨盘中央……愚笨而又坚韧地在圆轨道上艰难前进”。^[1] 这种教育质量“更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教育的真正目的”。^[2] 从而狄考文认为必须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而改革教学方法和建立新式学堂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不二选择。

（一）改革中国传统教学方法

登州文会馆在办学起初的教学任务多由中国教师担任，这些教师所采用的教材和教学方式与中国传统教育并无二致。狄考文渐通汉语后，对中国这种延续数千年以儒家经典学说为主的教学内容和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式产生了质疑。在教学方式上，他与中国教师协调，让这些教师在引导学生背诵的同时，对课本内容加以必要的解释。狄考文在1881年发表《振兴学校论》一文中阐述了革新中国传统教学方法的教育思想，这实际上也是对登州文会馆教学经验的总结。在该文中，狄考文首先肯定了记忆对学生的积极之处，认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记忆则遂得遂失，有记忆则永矢而不忘”，然他又指出学生“每日读书有限，其记忆亦有限”，这种强调以记忆为主的教学方法“能俾人增记忆，固其所长，而不能俾人长思才犹其所短也”，用这种教学方法培育出的学生“必偏而不全”。^[3] 狄考文认为在浩如烟海的知识面前，个人的记忆毕竟有限，只有靠“思”才能在学习上举一反三，汲取更多的知识。狄考文认为应从以下三点改革中国的传统教学方法，现分述如下。

其一，开设算学等西学课程。狄考文认为算学“足以开人心思”，西方诸国之所以强于中国，是因为“皆以算学为要”，“以算学为开导心思之法”。^[4] 中国

^[1] C. W. Mateer: 《Chinese Edu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Dec. 1887). pp456-457. Cited in Irwin T. Hyatt, op.cit., p.162.

^[2] C. W. Mateer: 《Chinese Edu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Dec. 1887). pp456-457. Cited in Irwin T. Hyatt, op.cit., p.162.

^[3]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李天刚编校：《万国公报文选》，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4]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235页。

要想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必须培养一流的人才，狄考文认为其中的关键就是在学校内开设代数、几何等能锻炼学生逻辑和思辨能力的实学课程。

狄考文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在登州文会馆开设几何学、物理学等课程，并随着学生知识储备的提高，又相继增设代数、三角等课程。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在正斋开设的 56 门课程中，数学等西学基础学科达到 10 门。^[1] 在这种教育方法下学习的学生，其在数学等西学课程的造诣远高于国内其它学堂。登州文会馆毕业生邹立文、王锡恩、张松溪等人在学校教材编写和实业创办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

其二，增设西方史地课程。狄考文认为中国开设的儒家传统课程流于空泛，而非实学。所谓实学，狄考文认为即是“周知天下之事，而遍格物之理也”^[3]。他进一步认为人的“心力有限”，而“欲尽学万事万物之理”的途径就是学习“各国之史鑑”^[4]。史鑑课程在中国传统教育中自古亦有，《史记》等史学著作就是鲜明的例证，但狄考文认为这些书的内容“不过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耳”，对于别国的历史传统则没有任何记载，中国的学校应加强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凡欲求学问之全备者，皆不可不学”。^[5]

狄考文在创办登州文会馆期间，在学校内开设《地理志略》、《万国通鉴》、《二十一史约编》等课程，使学生直观地认识到了自己国家与先进西方国家的差距，萌发了富民强国、赶超世界的爱国热情。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王以成投身革命、为推翻晚清腐朽政府的统治而英勇献身，王元德、丁立璜等人投身实业等，可以说学校开设的这些课程对他们的人生成长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三，提高学生的言辞能力。狄考文认为中国的教学方式往往重于“笔下之文章”即书面表达能力，而忽视学生的“口中之谈论”的能力。^[6] 他进一步指出言语表达能力在教师授课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口传之学，实为传学问之要道”，教师只注重书面表达，“不能使矩细精粗之理发明而靡遗”。^[7]

狄考文在教学过程中，对这一思想作了完美的诠释。他授课时总能“滔滔不绝竭，动人听闻，况兼声音洪亮，字吐珠玑……使学者相与晤对，乐而忘倦”^[8] 此外，在狄考文的倡导下，学生还成了社团组织“辩论会”，在每周对某个时事

^[1] 据《文会馆志》相关材料统计而成。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20~23 页。

^[2] 具体史实见论文第四章，论文第 67 页。

^[3]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 236 页。

^[4]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 236 页。

^[5]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 237 页。

^[6]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 238 页。

^[7]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 238 页。

^[8]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5 页。

或学术问题展开辩论，来锻炼学生的言辞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于封建时代对士林思想的压制无疑是一股冲击。

（二）改革中国科举制度，建立新式学堂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晚清时已走向没落，其教学内容只注重诗文八股，无视实用知识，这和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传教士教育家所提倡的实学教育相去甚远。狄考文认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本来欲使考生“畅发书理，代圣贤以立言”，但是为了考生压题，考试题目大都偏僻怪异，广大考生在作文中“隔断语气，非但书中未宣之蕴不能发明，而于上下神理全然不能照应”。^[1]狄考文认为考试内容的空疏则是中国科举考试的另一大弊端，他批评其命题范围“不外四书”，主考官在阅卷时也有着偏颇，“以言不遵乎六经则斤为稗典意，不遵乎朱子则批以荒谬”^[2]。这样导致学生在学习时极为功利性，对于一些实用书籍，因非命题之书，而被束之高阁。

狄考文进而批评晚清政府“欲用西国兵器及其兵法，不惜钜费购求。多年终若未得诀窍，以致不能盛行”，他从自身接受的西式教育为依据，指出“西国兴隆之由皆真理、真学之效。夫真理、真学可以兴西国，即可以兴中国”。^[3]狄考文认为要想改变这一不利于中国发展的状况，就必须广设新式学堂。他认为“学校一事，下变民风，上培国脉。取其广不如取其狭窄，务其实非务其名”，“察泰西诸国用以兴学校之法，大同小异。然为中国计不能全以西法代之，只可随时随势变通而已”。^[4]狄考文为中国建立新式学校设计出方法和步骤，他认为除在京师设立总学堂外，还应当建立各地中小学堂在内的学校梯队建设体系。此外，他对学校的经费来源、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都作了详细阐述，现分述如下。

在学校建设上，狄考文认为应当首先在京师建立一所总学堂，为其它各省树立榜样，这样才能广收其效。狄考文阐述了总学堂的“总”的含义，即“一谓为群学总汇之区，一谓为通过总会之所”^[5]他认为开设总学堂有利于世民风气的转变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这样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才可能对清朝“刮目相看”，

^[1]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239~240页。

^[2]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236页。

^[3]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236页。

^[4]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236页。

^[5] 狄考文：《拟请京师设立总学堂折》，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进而“额手而退”^[1]。此外，狄考文还认为应当在各地建立中小学堂，根据区域的大小确定设立学堂的数量。地方学堂在学制上可分为蒙学堂和文学堂，蒙学堂相当于先进小学程度的学校，文学堂介于蒙学堂和总学堂之间，应在“一府或两府设立一处”。^[2]

在学校经费来源上，狄考文建议应由官府和个人共同出资。官府在设立总学堂上，“不应因陋就简，虚应故事”。^[3] 在设立地方学堂上，士绅首先把举办学校所需的经费上报地方官员，地方官员根据辖区居民的数量和田地的好坏，依此分摊费用。同时，因“富家产业既多，素蒙国家保护”狄考文认为政府还应鼓励富余的士绅多出资金。^[4]

在教学内容上，狄考文建议总学堂应兼采中西之学，“凡中西文字、经史、政事、律例、公法、兵戎之学，天算、地舆、测绘、航海、光、电、声、化、汽机之学，身体、心灵、医理、药法、动植物之学，农政、商务、制造、工程之学”皆列入总学堂的课程体系。^[5] 在地方学堂上，狄考文应在蒙学堂开设“史记、地志、算法、格物”等科；在文会学堂开设的科目要多于蒙学堂，以求“总集天下学问之绝不可少”，其开设的科目包括四书五经、作诗文等中学课程，也包括代数学、地势学、形学、格物学、航海法、化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和富国策、中外史记摘要等西方社会科学课程。^[6]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狄考文认为这三类学堂的中文教师应聘请“国中有名之教习”，西学教师的数量由学校开设的西学课程的多少决定，他并给与了具体建议：“每学可用四、五位，如教文理者一位，教史记富国策者一位，教各类算法者一位，教格物化学者一位，教天文者一位”。^[7]

三、狄考文教育思想评析

狄考文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其开办登州文会馆的办学实践，涵盖广泛，自成体系，在来华传教士教育家中具有代表性。他的教育思想中的某些观点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适时性和实用性特点；另一方面，他的某些观点未脱同时代传教士教育家的窠臼，呈现出宗教性和功利性的特点，这也是其落后之处。

[1] 狄考文：《拟请京师设立总学堂折》，同上。第15页。

[2]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243页。

[3] 狄考文：《拟请京师设立总学堂折》，同上。第17页。

[4]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243页。

[5]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17页。

[6]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247页。

[7]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同上。第246页。

以西方近代先进教育制度为背景的狄考文教育思想,与同时代的中国传统士绅的教育思想相比,无疑有其独到之处和进步意义。它更为有利打破传统的教育价值体系和人才培养标准,改变了中国传统士绅的教育观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狄考文教育思想的最终结晶就是登州文会馆。在中国儒家重镇山东开办新式学校,并且矢志不移地传播西方近代科学,这有力冲击和改变了当地士绅的教育理念。登州文会馆在办学起初仅有学生6人,但到1880年后招生人数就达到了45人,这无疑反映了当地居民对学校由反对到接受的心理变化过程。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在狄考文教育思想指导下的登州文会馆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冲击作用,由此而激发了当地士绅向往西学、开办新式学校的愿望。1902年,山东率先在全国建立第一所省立大学堂,这与狄考文创办登州文会馆的成功不无关系。

其二,狄考文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教育思想对广大新式学堂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模版和借鉴作用。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设置的中西学并重的课程体系,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循序渐进和师生交流的教学方法,这些都给了以山东大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堂的建立提供了制度模版。山东大学堂在西学课程设置上与登州文会馆的课程重合的达12门之多,由此可见在狄考文教育思想创办的登州文会馆的影响。

其三,狄考文培养全面人才的教育思想为近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狄考文把这一思想运用于登州文会馆的创办中,使其培养出的实用人才的质量和数量高于同时代的学校,在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中,行踪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区,在教育、实业、出版等领域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其四,狄考文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批评,提倡中国建立新式学堂,这些都有利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从一个外人的眼光揭露了中国科举教育制度的内在弊端。他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批评,丰富了当时国人科举改革的思想,促进了当时思想观念的解放,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传教士教育家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狄考文毕竟是一名传教士,其教育思想也难免有消极之处。如他反对在基督教学校内开设英语课程,这虽为学生前途考虑的成份,但是其目的更多的是为基督教事业服务。他所提倡的加强基督教学校宗教氛围的教育思想,也没有摆脱当时西方传教士教育家的窠臼。他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批评只停留在外部表象上,其中的个别批评也是指偏颇,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积极之处也视而不见,这也正是其教育思想的局限之处。

第七章：著述等身——狄考文在华的文字出版事业

狄考文在华除创办中国第一所基督教大学登州文会馆外，还积极从事于文字出版工作。他编译《心算数学》、《形学备旨》、《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新式教材，其中《笔算数学》自1892年出版后，修订、重印达30余次^[1]，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狄考文除了向中国人介绍西学外，还编写汉语工具书《官话类编》（Mandarin Lessons），成为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的必备工具书之一。此外，狄考文还发起组织益智书会，该会的成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潮流”^[2]，同时也为当时中国的新式学校提供了大量实用教材。狄考文还积极从事圣经中译工作，以其为首的传教士翻译家翻译出版的官话合和本圣经，是在中国流传最为普遍的《圣经》中译本，享有“模范的翻译”之美誉。^[3]本章将结合具体史实，客观评价狄考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一、狄考文与近代新式教材编写

（一）狄考文来华前传教士的努力

马礼逊牧师是基督教来华最早的传教士，1818年，他在马六甲开设英华书院，学校除开设圣经、自然神学、天启神学等宗教课程和中国儒家经典外，并尝试开设西方社会和自然科学课程，其使用的教材大都是英文原版，或者是一些传教士翻译的西书。1839年11月，美国基督徒布朗为纪念逝世的传教先驱马礼逊，在澳门创立一所学校即马礼逊学堂。该校课程涵盖广泛，开设中国儒家经典、宗教理论知识、史地、理化等课程，有些课程的教材是由布朗翻译而成，供学生上课使用。是为鸦片战争前传教士教育家在编译教材的开端。

鸦片战争后，来华传教士与日增多，投身教育、靠教育这个传教间接机构开展布道工作的传教士也越来越多，而这个时期基督教学校的规模和层次较前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学校开设的课程中，中国儒家经典课程的教材较为容易获得，但西方自然科学课程的课本大都临时寻觅，有的是传教士自行编写，既没有针对性，也没有结合学生的接受能力。

^[1] 李迪：《中国数学书大系》（副卷第二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6页。

^[2] Alice 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 New York, 1946. p18.

^[3] 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书店，1992年。第70页。

除了自行编写教材外，一些传教士开始尝试组建教育团体联合出版西学书籍。1830年传教士在广州创建“福汉会”（Christian Union），1834年在广州成立“益智会”（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1836年在广州成立“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与传教士个人编译的西学教材相比，这些教育团体所出版的书籍在翻译上也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跟为受当时的基督教学校欢迎，如“益智会”于1839年出版的中文选辑（Chinese Chrestomathy），包括中国文选、地理、数学、建筑、博物、商务等书，成为马礼逊学堂的教科书。^[1]

此外，传教士还在通商口岸设立印刷所，其所出版的书籍也成为基督教学校的教材来源渠道之一。1843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开办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除了刻印宗教书籍外，也编译出版了一部分西方科学书籍，如《几何原本》、《代数学》、《植物学》等。1844年，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创办花华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后迁往上海，更名为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该馆出版圣经等宗教读物较多，主要为美国长老会传教事业服务，故对西方自然科学书籍较少涉及。

总之，这段时期的基督教学校很难获得合适的教材尤其是西学教材，这势必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层次。诸季能记录了爱尔德赛在宁波开办女塾时缺少合适教材时的困境：^[2]

讲到课本，这也是他们（传教士）在起初遇到的难题之一。在初期，千辛万苦，把学生拉倒，教员请好，一切都预备齐全，实行开学，在这个匆匆的时间，一想到课本，又跌入失望的深渊了。于是，大家只有等待。在短时间内，日夜赶快编写教本的材料自然是以西籍为根据。或是逐字翻译，或是加以改编。

（二）狄考文的新式教材编写工作

1、狄考文与新式教材编写

在中学时代，狄考文在启蒙教师詹姆斯的引领下，就对数学等自然科学产生

^[1] 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载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2] 朱有瓚、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67页。

了浓厚的兴趣，这为他来华办学和编写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 在办学初期，狄考文就深深感觉到了学校缺少新式教材给教学带来的局限性。虽然当时也有一些传教士如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和傅兰雅从事于数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但是狄考文认为两人编写的教材“内容上过于详尽，在结构安排上也太复杂。教材里的例子和原则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既没有为中国学生量身定做，也不适合学校教学使用”^[2]。

1868年，狄考文在学校内开设算学课程，但苦于没有合适的教材，他便着手编写《算术学》（Arithmetic）一书，以供教学使用。该书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一经发行，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费启鸿（Fitch）在谈到这本书时写道“无法统计这本书的销量”，“整个帝国都在使用这本教材”。^[3]

在中学时代，狄考文在启蒙老师詹姆斯的引领下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3] 这为他来华办学和教材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在登州长达十余年的教学后，狄考文深深地感受到教会学校缺少新式教科书的局限性。虽然当时也有一些传教士如卫烈亚力和傅兰雅从事于数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但是狄考文认为他们两人的教科书“内容上过于详尽，而且在结构安排上也太复杂。教材里的办法和原则都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既没有为中国学生量身打造，也不适合学校教学使用。”^[4]

该书的出版所带来的巨大成功，给了狄考文极大的信心。狄考文与其学生邹立文合作编译了《代数学》（Arabic）一书，1877年该书首次出版，1879年经李提摩太修改后，在当时的新式数学教科书编写领域取得了实质的进步，而且给刚刚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在教材编写方面提供了一个模版。^[5]此后，狄考文又于1885年出版了《形学备旨》一书，该书是在《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基础上编译的，虽然卫礼也对这本书进行了翻译，但是后者的译本只不过是这本希腊文著作的简单翻译。狄考文结合当时中国国内学生的实际情况，在保持教材内容通俗易懂的基础上，又加上一些代数学的便捷方法和精简例子，同时对原版教材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这样更为适合当时学生的学习需要。狄考文和邹立文合作编译的三卷本著作《笔算数学》，自1892年出版后，先后修订重印达30余次，给狄考文带来了巨大社会声誉。狄考文于1904年主编出版了《术语词汇》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p.30-32.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p.163-164.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63.

^[4] Daniel W. Fisher, op.cit., pp.163-164.

^[5] Irwin T. Hyatt, op.cit., p.181.

一书，在这本书中狄考文等统一编译了科学名词术语一万两千多项，其中数学名词术语 637 项。该书的出版，既满足了当时自然科学翻译工作的需要，又为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同西方接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狄考文除了将西学东传到中国外，还积极开展向来华传教士推广中国官话即白话的工作，因此他编写《官话类编》一书。该教材从 1867 年准备，到 1892 年出版，共花费了 25 年时间。由于教材内容通俗易懂，涵盖广泛，成为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首选工具书。^[1]

在数学领域，狄考文还出版了《心算数学》、《代数备旨》、《基础代数学》、《高级代数学》等数学方面的教科书；在宗教学理论，他编写了《要理问答》、《创世纪问答》、《教会名目并会例》、英文《神字解》、英文《驳倪公传道政策》、《赞神圣诗》等书；此外，还出版《理化实验》、《理化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等其他领域的的教科书和参考书。^[2]

狄考文不但自己结合教学实践编写教科书，还组织赫士编写了《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天文初阶》、以及《救世略说》和《使徒史记》等教科书及参考书；帮助学生王锡恩和张松溪等人编写《实用天文》、《力学测算》、《勾股演算》、《勾股题镜》和《八线备旨》等教科书。^[3]

同时，狄考文还根据自己的编译的经验厘定新式教材的编写原则。根据 1877 年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士大会的决议，基督教在华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推举狄考文为该会委员之一。狄考文根据自己为文会馆编写教材中体会到的一些方法和经验，于 1877 年 10 月在《教务杂志》上发表文章探讨新式教科书的编写原则及方法。他认为编写学校教科书的目的是用来研究和教学的，并非一读了事，所以教科书的编写应该有系统，提供重要事实与原则、问题与解答……教材内容应该涵盖全面，但是要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表述，而且还要努力吸引学生的兴趣。最后，他又强调应该用一些图片，不同类型例子的对比，以及一些令人困惑或好奇的问题，或者是自然界的一些重大的事实或现象来吸引学生的兴趣。^[4]

^[1] Irwin T. Hyatt, op.cit., p.151.

^[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5 页。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 年。第 5 页；韩同文：《广文校谱》，青岛师专印刷厂，1993 年出版第 181~182 页。

^[4] C. W. Mateer: 《School Book of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Septeber-October, 1877). pp427-432. Cited in Irwin T. Hyatt, op.cit., p.162.

2、代表著作简析

《笔算数学》和《官话类编》在狄考文编写的新式教材中具有代表意义。前者是他在最擅长的数学领域中取得的最大的成果，给狄考文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后者是狄考文费二十余年心血辑成的大作，给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人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有利于官话的推广应用。本节讲具体对以上两部著作分别作一述论。

(1)《笔算数学》简析

狄考文在该书序言中对算学作了一番定义“算学者，系算法之总名，内容种类甚多，即如数学、代数学、形学、八线学、微分、微积分等。凡此诸学，彼此各有分别，各有次序，然而皆以数学为本。由此愈推愈广，愈出愈精，以致算法之机微妙处。故学者欲登算途，必不得邈等而进，非由数学入门不可”^[1] 由此可知，当时的算学即是今天我们说的数学。

《笔算数学》在登州文会馆备斋使用，每年各修一卷。该书分上、中、下三卷，共 24 章，2876 个问题。其中上卷为数学基础入门，主要介绍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方法；中卷分为数目总论、命分、小数、比例、百分法和利息；下卷则除了介绍乘方、开方、级数、差分等较深层次的运算外，还引入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如保险、粮饷、税饷等的定义和计算方法。

该书于 1892 年经上海美华书馆首版后，先后重印、修订 30 余次。由于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中国国内也先后有一批研究该书的著作问世。如：朱世增编《笔算数学题草图解》（南洋官书局石印本，1904 年）、郁赞廷著《笔算数学全草》（书玉公司石印本，1906 年）、无锡张贡九撰《笔算数学全草》（南洋公学印本，1906 年）、孔宪昌、楼慧祥撰《笔算数学详草》（武林图书社石印本，1906 年）、范鸿藻、钱宗翰编《笔算数学全草详解》（上海彪蒙书局石印本，1911 年）、顾鼎铭撰《笔算数学详草》（上海科学书局铅印本，1915 年）。^[2]

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官话，内容浅显易懂。狄考文在该书序中说：“此书纯以官话（即白话）做成，非谓文理（即文言）不可用也，诚以数学为算法之初步”^[3] 对于中国以往的数学著作，狄考文认为它们“大都文义深沉，令人难解，其所以难解者，或为原理精微、笔下未能阐明；或为理属浅近，词中特求深

^[1] 狄考文：《笔算数学》序，上海美华书馆，1903 年。

^[2] 李迪：《中国数学书大系》（副卷第二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26~428 页。

^[3] 狄考文：《笔算数学》序，上海美华书馆，1903 年。

奥；或恐学者病其繁琐，书内独贵捷简。因而所算之条问，立之法术，以及所用之名目，不过示以当然，而绝不详其所以然矣”，他认为数学著作应当“每法之前，必有讲解，步步浅显，层层清楚，后以推得之理，立法设问，以作学者之阶梯，望学者能拾级而进也”。^[1]同时，狄考文指出通俗易懂的表达语言对数学等学科著作极为重要：“盖无论何学凡能言的明白，即当以明白语发明，致使罔者一目了然。若明为浅显之理，竟以古奥言语，显得极其深厚，则如水晶面上，蔽以薄纸，是易于观透之物，转为不易观透之物矣”^[2]

该书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在内容结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需要。该书在举例上注重数学同日常生活的联系，书中引入大量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如保险、粮饷、税饷、交通、银行收费、农事、商业等问题，类型全面，涵盖广泛。这样既引起了学生的学生兴趣，有利于他们知识结构的优化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并且这些新式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该书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在体例上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该书以西方算数基础知识为主，在编写体例上与同时代的数学教材相比，有其独到之处。它在每介绍一个定义或定理后，就辅以相应的例题和习题，而这些例题和习题与其他传教士照搬原版英文教材上的例子不同，狄考文给出的例子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以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为原型，这样较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狄考文在编译这部教材时将学生的上课笔记和学习心得加以归纳整理，然后润色编辑成书。这样结合了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有利于教师及时更正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当然，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当时也缺少合适的与英文原版相对应的中文术语，该书在某些概念翻译上还不够严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读者在数学概念和含义理解上带来一定的误导作用。

(2)《官话类编》简析

狄考文到达登州后，在当地基督徒张赣臣的帮助下，苦心学习汉语，一年后，他便能够于学生进行基本的交流。^[3]1867年，他帮助妻姐邦麦吉(Maggie Brown)学习汉语时，对中国官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萌发了编写一部供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语言工具书的想法。^[4]但由于此后忙于传教工作，1871年后又前往上海担任美华书馆的负责人一职，1873年时才把这一想法罗列成一项庞大的计划，

^[1] 狄考文：《笔算数学》序，上海美华书馆，1903年。

^[2] 狄考文：《笔算数学》序，上海美华书馆，1903年。

^[3] 详见论文第三章，见论文第36~37页。

^[4]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68.

同年6月6日，在给富善（Goodrich Chauncey）的信中他透露了该计划：^[1]

我认为这本书应该是以中国北方口语为基础的一部语言工具词典，包括在直隶和山东等使用官话语言的省份在内的民众日常生活中所用的一切口语，以及我们所能得到的当地人使用得任何单词和词组，甚至包括许多通俗的符合语言习惯的习语词汇……

6月28日，狄考文在日记中表露出了编写该书的信心：^[2]

我现在已经制定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将该计划完成，虽然这项工作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相信我能够编写出一部比以往任何一本都完善的中文教材。

1874年，该书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更是给了狄考文推动此项工作开展的契机，他与鲍康宁取得了联系，后者的《官话入门》早于狄考文的版本于1878年出版。在此后的十余年中，除狄考文的妻子邦就烈、鲍康宁、惠志德（John Wherry）及富善外，这本书的出版还得助于分布于华北各地的传教士的帮助。狄考文夫妇为了该书的编写，“遍游北京、南京、上洋（上海）各埠探问访求，实地研究”。^[3]1889年，狄考文对这本书作了最后一次修订，1892年该书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一经问世，便“一纸风行，中外咸惊”。^[4]在此后的三十余年中，这本书一直是西方传教士来华时学习汉语的首要之选。

《官话类编》的首要特点就是里面的词汇源于生活，“连目不识丁的农妇也能明白该书收录词汇的含义”^[5]。在该书中狄考文以习语为中心组织了两百余则的词汇和短语释义，一些诸如民间谚语，精辟的书面语，还有一些感叹语及粗话都收录其中。同时，狄考文考虑到传教士仅仅掌握日常用语还远远不能适应在中国传教的需要，于是又组织中国教师编写一百七十余则以中国传统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词汇和短语释义，使来华传教士在掌握官语的基础上，对丰富准确而又高雅的文言文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有利于他们与中国上层阶级交往，便于传教工作的开展。最后，该书收集的词汇及释义涵盖广泛，包括文学，自然科学，商业，历史，宗教等领域。

从1890年到1899年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人数递增了近两倍（从1296人到2458人），到了1908年，更是达到了4059人^[6]。同时，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65.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68.

^[3]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页。

^[4]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3页。

^[5] Irwin T. Hyatt, op.cit., p.179.

^[6] Irwin T. Hyatt, op.cit., p.180.

也极为迅速,《官话类编》的通俗性,以及比较符合语言表达习惯,使它迅速传播开来,成为来华西人的必备工具书之一。1915年新文化运动爆发,提倡新文学,埋葬旧文学成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官话类编》也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三) 狄考文新式教材的评析

传播西学是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的一项重要活动,他们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以狄考文为代表的19世纪传教士教育家编译出版了涉及语言、化学、物理、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书籍,这些书籍不但在教会学校中使用,晚清新式学堂也把其用作教学用书。

狄考文在近代新式教科书尤其是数学教科书编写方面起了领路人的作用,他所编写的《代数备旨》、《笔算数学》这些教材开始采用阿拉伯数字、十一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码直接运用于算式,它在近代中国数学界由中算向西算过渡的过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1]另外,狄考文的数学著作对我们当代的数学家都有一定的影响,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就对孩子时代所阅读的《笔算学术》一书记忆深刻,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激发了他献身数学事业的兴趣和决心。^[2]

狄考文在编写这些教材时,充分考虑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如在《振兴实学》、《笔算数学》等书中,将保险、粮饷、税饷、交通、银行收费、农事、商业等大量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当作案例收录其中,学生掌握这些新式知识后,毕业后迅速成为当时社会急需的实用人才。文会馆的学生毕业后在铁路、邮政上发挥的作用,就可以管窥这些新式知识对他们人生成长道路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狄考文在这方面的努力不但使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而且也为其它传教士和中国人从事传播西方科技的有益活动作了榜样。狄考文为了更好地开展新式教材编写工作,在1877年发起组织“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编译出版新式教材,除了满足基督教学校使用外,一些中国的新式学堂也将这些教材采纳为教学用书。在狄考文的带领下,登州文会馆的部分毕业生在新式教材编写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王锡恩编写《实用天文》、《力学测算》、《图解三角》、《勾股演算》等教材;张松溪编写《勾股题镜》、《八线备旨》等教材,王以成编写《铁路工程》、《论铁路测量》等书,都与狄考文的教材编写有一定的关系。

诚然,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狄考文在个别教材的编写上,尤其是概念的厘

^[1] 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近代史前编1840-1919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83页。

^[2] www.52blog.net/user2/78520/archives/2006/668665.shtml

定上还不够缜密，这些我们也都是必须正视的。

二、狄考文与益智书会

“益智书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发展的产物，它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教育家由个人行动走向团体协作的重要表现之一。该会肇始于 1877 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全国大会，后于 1890 年改组，中文名称仍沿用“益智书会”，1905 年改为“中华教育会”。狄考文是“益智书会”的发起者和重要组建者之一，并在 1890 年任该会会长。

（一）益智书会成立的缘起

鸦片战争前，基督教来华传教士就尝试组建教育团体，以求传播西学，扩大基督教在华的影响力。先后成立“基督协会”、“益智会”和“马礼逊教育会”。但由于经费困难，且基督教在华从事教育活动尚是“非法行为”，故这个三个教育团体活动时间甚短，社会影响也较低。

1842 年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教士逐渐依靠舰船利炮取得了在华传教的条约权利，至 1877 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全国大会召开前，基督教教育事业也随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具体情况见下表：^[1]

^[1]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480-487.

表一：基督教各国差会举办的学校数量表

学校类型	美国差会学校 (所)	英国差会学校 (所)	欧洲大陆差会 学校(所)	总 计 (所)
男童寄宿学校	19	8	3	30
女童寄宿学校	24	12	2	38
男童主日学校	93	70	14	177
女童主日学校	57	24	1	82
神学校	9	9	2	20
总计(所)	202	123	22	347

表二：基督教学校在校学生数量表

学校类型	美国差会学校 在校生(人)	英国差会学校 在校生(人)	欧洲大陆差会 学校在校生 (人)	总 计 (人)
男童寄宿学校	347	118	146	611
女童寄宿学校	464	189	124	777
男童主日学校	1255	1471	265	2991
女童主日学校	957	335	15	1307
神学校	94	115	22	231
总计(人)	3117	2228	572	5917

与基督教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学校多是由各差会自主创办，它们之间缺少统一的规格，也没有共同的办学政策，办学目的也局限于培养传经布道人员。这与洋务运动兴起对新式人才的需要和中国社会现实相背离。另外，随着基督教在华办学规模的扩大，学校教科书的问题也愈发显现出来，虽然也有一部份传教士从事教材编写工作，但是只满足于自身学校使用，这使得从事教育的传教士感到有联合工作的必要。而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大会的召开，为这些从事教育的传教士提供了成立教育团体的可能性和契机。

（二）从个体走向群体的努力：益智书会的成立

1、益智书会成立的经过

1874年，由美国长老会发起的在华传教士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倪维斯在会上提议由各差会共同合作召开一个在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大会，该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回应，并顺势成立筹备委员会。1875年，倪维斯由于事工繁重，将筹备委员会的组织工作交给狄考文负责，同年举行的第三次筹备会议上，狄考文利用其出色的组织才能统一了与会者的不同意见，决定在1877年举行这次大会，狄考文被推举为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安排与会人员的交通工具和挑选大会发言人的任务。^[1]

1877年5月，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全国大会如期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讨论问题广泛，其中有六篇文章是关于教育工作的，并在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2]其中狄考文发表的《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to Education*）最具有代表性。^[2]狄考文在对传教士举办教育的权利作了有理有据的辩护后，针对当时基督教学校缺乏合适教材的情况，他倡议各差会传教士分工合作，联合出版一套高水平的且符合当时学校需要的教科书。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提交了一份关于世俗出版物的报告，号召传教士撰写有关世俗知识的教科书。^[3]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建议成立一个组织，该组织常设在上海，专门处理教科书出版事宜。^[4]

于是，在狄考文的促和，韦廉臣、傅兰雅等人的游说下，大会中的文艺委员会（*Committee on Literature*）决定成立一新的组织，定名为“*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直译为“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该组织委员有狄考文、丁韪良、韦廉臣、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黎力基（*R. Lechler*）和傅兰雅（*John Fryer*）6人组成，其中丁韪良任该组织主席，傅兰雅为主编。

^[1]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前言 ppi-ii; pp1-18; pp471-478.

^[2] 关于六篇文章的具体内容详见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第160页；第171页；第180页；第186页；第188页；第467页。

^[2] 详见论文第六章，第85~90页。

^[3]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227.

^[4]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p.235; p.452.

2、狄考文在益智书会的工作

“益智书会”成立后，狄考文就为“益智书会”的运作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他在编写立场上与其它成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韦廉臣认为，委员会应该站在“基督教的立场编写教科书”“所编之书，应合乎科学原则，但在适当时机亦应表示上帝、罪恶、拯救登伟大真理”。^[1]但傅兰雅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应该“把宗教书籍和讲解世俗性科学知识的书籍分开，使那些对宗教书籍不感兴趣的中国读者可以只订阅世俗性书籍”。^[2]在这一问题上狄考文的观点与傅兰雅颇为接近，但是他又进一步认为“编写教材应当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体现中国的文化特色”。^[3] 作为一位已经从事世俗事业达十余年的教师，他的这些观点就是来源于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并且在其编写的教材就是这一观点最有利的佐证。他编写的《代数备旨》、《笔算数学》等教材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又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受到了当时学生的普遍欢迎。

其次，狄考文制定了委员会编写教科书的原则。他于1877年10月在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上发表《School Book of China》（中国的学校教材）一文，他认为教科书既不同于专业性论著，也不同于科普性宣传品。它是供学生学习，教师授课时专门使用的书籍，因此应当注意知识点的联系，及其内在特点和顺序，提出问题并给予答案，体现出科学性。韦廉臣依此为基础，在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上作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报告》中阐明了益智书会编写教科书的原则，现总结如下：^[4]

- （1）教科书应当通俗易懂，用浅文言文撰写。
- （2）最好不要直接翻译，而应选择最好的英文著作，结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和语言特点进行编写。
- （3）所出版的书籍不但能成为一般民众的读物，还应当作为教学课本。
- （4）鉴于这些书籍将来可能被非基督教教徒使用，因此应抓住一切机会引导读者入教。
- （5）统一书籍中的科学名词和专有术语。

益智书会成立后，便决定首先出版两套中文教材，即初级教材和高级教材。

^[1] The Chinese Recorder, IX.p.307.转引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03页。

^[2] Adrian Arthur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60-61.

^[3] Irwin T. Hyatt, op.cit., p.194.

^[4]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712-719.

两套教材包含的科目如下：^[1]

- (1) 初级和高级的教义问答手册，以直观教学课的形式，各分三册。
- (2) 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
- (3) 地质学、矿物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
- (4) 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以及自然史。
- (5) 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
- (6) 西方工业。
- (7) 语言、文法、逻辑、心理、哲学、伦理科学和政治经济学。
- (8) 声乐、器乐和绘画。
- (9) 一套学校地图和一套植物与动物图表，用于教室张贴。
- (10) 教学艺术，以及任何以后可能被认可的其他科目。

在狄考文等人的努力下，“益智书会”从 1877 年至 1890 年，共出版发行包括教材、地图、图表在内的各类书籍一百余部，总销量达到 30000 册。^[2] 详见下表：^[3]

类别	出版书籍	审定书籍
自然科学类	29	40
社会科学类	10	5
宗教学类	4	5
其他	9	1
总计	52	51

3、狄考文与益智书会的改组

1877 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全国大会召开后，传教士对教育的态度较往前有了较大的改观。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于 1890 年召开前，基督教学校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在校学生由 5917 人递增至 16868 人。^[4] 然而，基督教各差会的教育工作并没有因而联合大会的召开而走向统一，“益智书会”作为一个编辑和出版机构，在协调和组织各差会的

^[1]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712-719.

^[2] Irwin T. Hyatt, op.cit., p.181.

^[3]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716-717.

^[4]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732.

教育工作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成立专业性的教育团体已成为基督教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必然要求。

在 1890 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召开前，在湖北武昌创办基督教学校的美国传教士巴修理（W.T.A.Barber）认为各差会的教育工作“相对独立，没有统一的规划”，“所使用的书籍中的术语也各异”，故“应大胆地尝试将原有的益智书会扩大，建立一个新的委员会”。^[1] 5 月，基督教各差会传教士云集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联合大会，韦廉臣代表“益智书会”作工作总结，认为“依目前情况的需要，益智书会的工作应当更有效地执行”，表露了其对“益智书会”前期工作的不满。^[2] 狄考文则更直言不讳的指出：“益智书会出版的相当一部分书籍根本不是什么教科书，而只是些总教材传单”^[3] 傅兰雅建议“组建一个新的组织，来接替益智书会的工作”^[4]。

鉴于此，大会决定在益智书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教育团体，即“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直译为“中华教育会”），中文名称仍沿用“益智书会”。^[5] 该会设会长一名，副会长二名，总编辑一名。狄考文被推荐为首任会长，并兼任该会下属的出版委员会的主席。1891 年，出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长老会出版社（美华书馆）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编制尽量完备的中英文对照的地名、人名索引。此外，狄考文等其他出版委员会的成员还负责承担编制各种中英文对照的技术术语索引的工作。其中，狄考文承担算术、代数、几何、三角、测量、航海、解析几何、微积分、水、空气、热电、蒸汽、天文、印刷、机械和工具等术语的编制任务。

首届会长任职结束后，狄考文逐渐从中华教育会淡出，把精力放在官话合和圣经的翻译工作上。

（三）益智书会的影响

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传教士教育家所建立的“益智书会”开启了基督教教育的

^[1] Alice 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 New York, 1946. pp20-21.

^[2]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518.

^[3]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550.

^[4]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716.

^[5] 美国学者 Alice H. Gregg 认为韦廉臣于 1877 年成立的广学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Society）和“益智书会”是一脉相承的，而非“中华教育会”。见 Alice 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 New York, 1946. p20.

正规化和专业化过程，而“中华教育会”的成立则加快了这个过程的发展速度。同时，这两个教育团体对近代中国的教育近代化也大有裨益。“益智书会”虽出版了一些宗教书籍，但新式知识书籍仍占该会总出版量的 81%，这符合当时中国新式学堂对西式教材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近代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潮流。^[1] 中华教育会在 1896 年召开的第二届会议上，设立教育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推选林乐知起草《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成就》、李佳百（Gilbert Reid）起草《改革中国考试制度议》、狄考文起草《拟请京师设总学堂议》和《续拟请京师设总学堂议》等奏折，呈送给总理衙门，请求晚清政府进行教育革新。^[2] 这无疑对中国新旧教育体制的嬗变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然基督教传教士成立“益智书会”的目的仍是借教育之舟载福音之道，但“益智书会”和“中华教育会”所出版的新式教材，满足了基督教学校发展的需要，揭开了近代教科书西化的帷幕；同时，它在编写体例上的科学化和实用化，为近代国人自编教材提供了范本。“益智书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意义，程湘帆曾撰文给与评价，颇为中肯，现转录如下：^[3]

这委员会颇能供给当时的需要，所编译的教科书为量也不少。中间大半属自然科学、算学、西洋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就现在眼光考量起来，这些书籍的价值，似乎有限，但在 50 年前，实为创作。我国新学的机括，实在起端在这里。讲到委员会事业的目的，不过满足当时教会学校的需求罢了，但是间接贡献于我国教育和新文化的却是很大。

三、狄考文与《圣经》中译

（一）圣经中译之历史考察

《圣经》是基督教各教派信仰的共同基础，传教士自从唐朝入华以来，就一直不懈地从事《圣经》中译的工作。19 世纪后，西方传教士掀起了系统地将《圣经》中译的高潮，现将狄考文翻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出版前的《圣经》中译本简述如下：

^[1] 据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的相关材料统计而成。见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716-717.

^[2] 狄考文奏折的具体内容见论文第六章。

^[3]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 103~105 页。

马士曼译本。在印度传教的美国传教士马士曼，与其助手拉撒合作，首次完整地将《圣经》翻译为中文，并于 1822 年将该书出版。是为基督教传教士系统地尝试将《圣经》中译之肇始。

马礼逊译本。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支持下，1814 年出版了他个人翻译的《新约全书》，后与英国另一传教士米怜合作翻译旧约全书，并于 1823 年将该书在马六甲出版。该译本为后来的《圣经》中译奠定了基础。

郭实腊译本。马礼逊逝世后，他的儿子马儒翰向英国圣经公会申请赞助，要求修订“马礼逊译本”。除马儒翰外，参加修订工作的还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修订委员会于 1837 年出版《新约全书》，两年后出版《旧约全书》。1840 年又出版了经郭实腊修订的《新约全书》，故该版本称为“郭实腊译本”。

委办译本。1843 年 8 月，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在香港举行会议，决定重译《圣经》，后在“God”一词的翻译上产生争执，浸信会合公理会先后推出，剩余的传教士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并于 1852 年出版《新约全书》，1854 年出版《旧约全书》。

裨治文译本。裨治文从“委办译本”委员会退出后，在美国圣经公会支持下，同美国北长老会的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合作翻译《圣经》。1859 年出版《新约全书》，1862 年出版《旧约全书》，后来又于 1864 年出版《新旧约全书》的中文圣经全译本，是为“裨治文译本”。

高德译本。浸信会从“委办译本”委员会退出后，从泰国曼谷延请美国传教士高德（Josiah Coddard），对马士曼的《圣经》译本进行修订。1853 年出版《新约全书》，1867 年出版由罗梯儿（Edward Clemens Lord）和怜为仁（William Deam）合作翻译的《旧约全书》，1868 年出版全译本。史称“高德译本”。

以上的《圣经》中译本均以文言文为基础，在下层民众传播中不甚理想。故传教士还积极从事官话译本《圣经》的翻译工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施约瑟北方官话译本”，该版本是由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在英国圣经公会的赞助下，自 1861 年开始着手翻译。该版本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与其它版本相比较为通俗易懂。1867 年出版《新约全书》，次年出版《旧约全书》。由于在“God”一词的翻译上不能统一，故共有“上帝”、“天主”、“神”三种北方方言版的《圣经》中译本。

（二）官话和合译本《圣经》翻译之缘起与过程

在官话和合译本《圣经》之前，虽有部分传教士已经完整地将《圣经》中译，但是大部分的版本是以文言文为基础的，下层民众特别是妇孺阶层只有靠口传才能领会《圣经》中的部分内容。施约瑟等人虽以北方官话为基础完成了《圣经》的官话版本翻译工作，但译文却苦涩隐晦，且语言取材仅限于直隶一隅。因此，重译《圣经》已成为传教士广播基督教义的必然选择。

1890年5月，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8日，与会者就重译《圣经》事宜展开讨论。慕维廉（W.Muirhead）和惠志德（John Wherry）就《圣经》在中国的翻译过程作了讲话，倪维斯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先前《圣经》中译本已不太适宜当前使用的观点，英格兰圣经公会总编辑 W. Wright 认为先前的中译本缺少相关名词的解释，“应当给与那些让中国人感到迷惑的词汇以必要的解释”。^[1] 狄考文进一步指出：“当前我们需要的是有一个对风俗习惯、人物、地名简短都有解释的圣经。非信徒是否购买宗教书籍取决于它对该书的第一印象，如果他能够读懂第一页，他将会将整部书看完，如果他连第一页都看不懂，他将会失去继续阅读的兴趣。”^[2] 与会者还认为先前的《圣经》中译本所使用的语言过于高雅，且部分术语使用不当，不利于圣经在下层民众的传播，易使部分人对圣经内容的误读。^[3] 在美国圣经公会和英国圣经公会与会代表的倡导下，基督教各差会联合组成三个委办会，分别负责文理（即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即白话）三种译本的翻译。狄考文任“文理”版本的委员和“官话”版本修订委员会的负责人。^[4]

在狄考文、谢卫楼（D. Z. Sheffield）、巴修理、仲钧安（Alfred G. Jones）等人的策划下，“官话”版圣经修订委员会制定了工作章程，现概括入下：^[5]

- （1）由大会选举产生七名代表中国使用官话语言的各个区域，组成翻译委员会。^[6]

^[1]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135.

^[2]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135.

^[3] 相关讨论见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125-136.

^[4] 所谓“修订”是指这次的“官话”译本圣经是在 1855 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圣经》（Revised Version of the English Bible）为蓝本翻译的，故称为“修订”。但其在翻译质量和效果上远远超过《英文修订本圣经》。

^[5]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xlii-xliii.

^[6] 这七名委员分别为白汉理（Henry Blodgett）、文书田（George Owen）、富善、海格斯（J.R.Hykes）、布托玛（Thomas Bramfitt）、倪维斯和狄考文。

- (2) 翻译委员会应当充分利用已有版本的成果。
- (3) 各名委员应通力合作，以集会的方式开展翻译工作。
- (4) 如果有人中途退出，由委员会制定人员代替。
- (5) 如果有人因回国度假或身体原因，则有该委员制定他人代替自己的工作，若该人不能胜任此项工作，则由翻译委员会制定他人代替。
- (6) 由英国圣经会（Bible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和美国圣经会（Bible Society of Great American）提供经费支持。

会议结束后，狄考文便投入到“官话”版圣经的翻译工作。他认为以前的《圣经》中译本“在文学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但是从翻译的效果来看，则是完全失败的”。^[1]于是，狄考文制定了自己翻译《圣经》的原则和目的：第一是要完整地表达出《圣经》原经的意思，即“期于原文之吻合”；第二个目的就是狄考文提倡已久的“官话之通行”。^[2]这里面隐含了两层意思：第一，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原经的意思；第二，借翻译《圣经》之机，向更多的信徒和传教士推广官话即白话语言。

在翻译方法上，狄考文也采用了和《官话类编》同样的手段，即用最通俗的语言来代替令一般百姓苦涩难懂的书面语即文言文。但是狄考文也不拘泥一格，在个别词汇上的翻译上，采用了较为灵活的翻译方法，即用文言文来取代模棱两可或者是内涵过于丰富，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词汇。

鉴于以往基督教各个差会在《圣经》翻译时各自为政的状况，以狄考文为首的“官话”译本翻译委员会在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译经程序。狄考文首先将《新约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各委员均分各自翻译后，再彼此交换相互审查校正。^[3]在每年的年终举行总结会议，将该年度完成的翻译章节装订成册，并将这些“临时版”的译本送交给旅居在华北使用官话语言的传教士，由这些人给与批评指正，后再付给翻译委员会重新修订。^[4]在翻译过程中，狄考文再次重申了官话语言的重要性，认为“官话”译本《圣经》和“文理”译本《圣经》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利于眼，而后者利于耳”“圣经的翻译必须使参加礼拜仪式的普通民众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不但能够使有文化的人能够读懂圣经，而且使文盲也能够听懂”。^[5]

在翻译起初，狄考文对翻译工作抱有极大的信心，但是事情的发展却不想预

^[1] Irwin T. Hyatt, *op.cit.*, p.201.

^[2]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第8页。

^[3]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60.

^[4]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66.

^[5]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62.

想的那样顺利。倪维斯于 1895 年离世，而狄考文也在 1893 年归国度假，其他翻译委员也因别的原因不能尽心《圣经》翻译事务。1898 年 9 月在登州举行的“官话”版圣经修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才完成《律法书》。^[1]此后，修订委员会加强合作，又举行 6 次会议。这些会议先后在北京、烟台、登州三地举行，最长的一次达 6 个月，最短的一次也有 2 个半月之久。^[2]经过努力，修订委员会终于在 1906 年底将《新约》翻译完备，并在次年举行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百年大会上获得高票通过。^[3]

以狄考文为首的译经委员会的成员共有七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宗派。除了狄考文和富善外，先后有十四人参加这项工作，因为有人因教会事工忙碌而中途退出，有的退休，有的离世，故不断有新人补入。但是他们中的每个人如白汉理、杨格非（Griffith John）、文书田、海格斯、鲍康宁、仲钧安等无一不是既精通圣经原文，又是真正的“汉语通”。1908 年，狄考文忽患腹疾，在送往青岛的途中离世，终年七十二岁。在去世前，他还在给美国朋友信中祈祷到：“慈爱的圣父啊，我在世的翻译工作尚未完成，求你多留点时间给我，好叫我完成《诗篇》”。^[4]至此，《新约》的翻译工作已告竣，但《旧约》只翻译了诗篇部分。《旧约》其余部分的翻译工作在富善的主持下到 1918 年才正式完成，1919 年中文和合本圣经出版，原来的译经修订委员会，只有富善一人见证了该书的问世，那时他也已经 82 岁高龄了。

（三）官话和合译本《圣经》的历史意义

从唐代的景教翻译到近代的新教翻译，一代又一代的外国来华传教士在《圣经》翻译上前赴后继，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些《圣经》翻译版本中，官话和合译本《圣经》是“中国教会最受欢迎的《圣经》版本”^[5]。它“远远超过了翻译者的期望，带来了直接、更广泛、更长久的成功，它是《圣经》在中国翻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6]我国现行的中文《圣经》就是对这一版本的修订和完善的基础上完成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成就，身为“和合本”修订委员会主席的狄考文大可居功自伟。

^[1] Daniel W. Fisher, op.cit., p.261.

^[2] Daniel W. Fisher, op.cit., pp.263-264.

^[3] 该《新约》版本于 1910 年出版，即狄考文逝世的两年之后。

^[4] Daniel W. Fisher, op.cit., pp.273-274.

^[5]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37 页。

^[6]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1934. p.84.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狄考文所提倡的使用官话即白话文翻译的原则，使《圣经》更为通俗易懂，具有更强的可读性，更易于在普通民众中传播和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同时对汉语尤其是白话文的普及起到了外在的推动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林语堂、冰心、沈从文等都在不同场所引用或评述官话《圣经》中的丰富多彩的语言。朱自清曾说“基督教《圣经》的官话翻译，增富了我们的语言”；^[1] 杨周翰也认为《圣经》本身极大部分是极好的文学；^[2] 黄心川认为官话《圣经》版本“对我现代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3] 鲁迅曾经在新文化运动初对当时的“白话是马太福音体”的言论给予坚定的回击：“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4] 由此可见，官话和合本《圣经》对这些文学巨匠在写作过程中的作用。

此外，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带动了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狄考文的得意弟子王元德曾作为狄的助手，为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本土化翻译作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经过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工作的锤炼，王元德后来也成为民国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其 1930 年独自翻译《新约》并于 1933 年出版，这是中国翻译家独自翻译的第一部《圣经》，成为中国翻译家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1] 朱自清：《新诗杂话》，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 69 页。

^[2]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商务出版社，1985 年。第 49 页。

^[3] 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330 页。

^[4] 《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89 页。

第八章：冲突与调适——狄考文在华事业简评

—

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标志，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拖入近代社会。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进入中国，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可改变的潮流，而迅速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则是近代中国不被世界发展的洪流所淹没的唯一途径。

“近代化”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全球体系，虽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近代化的起点和模式各异，但是近代化已开始“就不局限于个别的民族共同体和国家之内”，“随着其演进而产生的主要经济趋势和发展，以及主要的社会和文化运动，如各类运动、政治运动，都超越了民族和政治的界限”。^[1]然而，现近代化并不是全球统一的行动，各个国家因国情等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而中国则是在外人的强力推动下才启动近代化历程的。

美国著名中国学学者费正清曾指出：“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而言……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2]鸦片战争后进入中国的外人大致分为四类即商人、外交官、军人和传教士。商人为利，外交官和军人为政，而传教士的到来则是精神上的追求。

基督教自唐朝以来，在中国的传播史至晚清已有千年历史。而19世纪的这次基督教传播则是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同来华的，是披着“枪炮的外衣”来宣扬基督福音。但是这种挟兵锋渗进，靠抢权布道的传教士和他所代表的西洋文明，自入华时就遭到了已饱受天朝上国思想浸淫千年的传统士绅的抵抗。“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狂妄之想的失败也成为历史的必然。改变传教的途径也就成为传教士欲广播基督福音的必然选择。

晚清中国欲实现近代化目标的支持力就是人的现代化，而传教士来华宣扬福音的根本就是改变当时中国民众的思想，两者的落脚点都落在了“人”这个关键点上。近代中国的发展需要新式人才，而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发展也需要不同于中国传统士绅的“新式人才”，两种人才有没有共通之处，或基督教培养出“新式人才”能否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就成为当时欲广播基督福音的西方传教士所考虑的变通途径。

^[1] S. N.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2] 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中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页。

二

基督教教会举办教育在欧美国家早就有之，入华的传教士也把这一“法宝”复制到近代中国社会。举办教育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这主要和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有关。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的知识体系所培养出的人才已经不能满足晚清社会发展的需要。从洋务派推行改革所面临的封建守旧势力挑战的史实可知，儒家教育体制的核心——儒家文化已成为封建守旧士大夫反对变革的思想武器，依靠这种儒家教育体制培养出的人才也非中国社会所需要。而传教士在创办教育过程中，“无意”之间将西方近代文明移植到近代中国社会，在这种文明体制下培养出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近代中国对新式知识的需要。

然，基督教传教士举办教育并不是主动的想法，而是在回应中国传统守旧势力冲击下的“被动的选择”。本文主人公狄考文在这一事例上具有典型的意义。狄考文于 1869 年给美国长老会宣教总部的信中表达了在山东教区的重要性和在山东教区开展工作的步骤，可以说来华之初的狄考文对基督教不但极度虔诚，而且对用教义征服“异教”国家具有狂热的决心和信心。^[1] 狄考文虽深怀弘教大志，但其传教效果很不理想。^[2] 但是这些丝毫没有动摇他在中国传播福音，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目标和信心。同时，他也在深刻反思自己的传教方式，希望找到一条更为有效的发展信徒的途径。

而狄考文为什么会选择教育这条道路呢？各种原因不外有三：一是狄考文在美国国内接受过西方先进的文明教育，这为他来华办学提供了知识基础。像狄考文这样具有教育水平的传教士不在少数，尤其在 1890 年后来华的传教士群体中表现尤甚。据美国学者西蒙尼·A·福塞特研究后发现，在美部会于 1895 年至 1905 年派往中国北方地区的 103 位传教士中，男性传教士中就有 2 人未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 9 人是医学博士；女性中仅有 13 人未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三名医学博士。^[3] 二是美国国内教会已有开办教育的习俗，这为狄考文等来华传教士开办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三是狄考文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入，这是他从事教育事业的最关键因素。狄考文在传教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中国封建官僚士绅。对这些封建官僚的不满导致了他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怀疑乃至贬低，培养不同于中国旧式文人的新式人才就成为其宏伟志向和既定

^[1] 该信件详见 Daniel W. Fisher, op.cit., p.112.

^[2] 论文第 41~42 页。

^[3] Sidney A. Forsythe,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05*, Harvard University, 1878. p.85.

目标，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也就成为其人生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在面对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所采取的对策，由此而引发的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变动，更是为狄考文开办教育提供了环境基础。由传教到从事教育工作成为狄考文在思想上转变的必然。

三

外来传教士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的评价颇低，其中难免有偏颇之处，但这也正为他们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狄考文于 1873 年后对登州文会馆的改革，正是对中国传统教育不足的弥补。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中缺乏实用科学，狄考文遂在学校内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并在学校成立一所制造所，锻炼学生的手工操作能力。这不但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19 世纪初期晚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大批新式学校纷纷诞生。中国第一所省立大学山东大学堂则是完全照搬登州文会馆的学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而其他大学则因缺乏师资，前往文会馆用高薪聘请登州文会馆的师生任教。可以说，以狄考文为首的传教士教育家对落后的中国传统教育有“破”亦有“立”。

办学需要教材，这是无需置疑的。但由于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近代新式学堂虽号称新式，却缺乏新式教材。而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传教士教育家在新式教材编写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丰富了当时中国新式学堂的教材来源渠道。狄考文结合中国社会需要和学生的学习能力，先后出版后出版《形学备旨》、《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教材，不但为基督教学校使用，晚清新式学堂宜有采用。狄考文发起组织的“益智书会”虽为基督教团体组织，但在新式教材出版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为重要的是，它为国人自办书局出版新式教材提供了借鉴的模版。

从唐代的景教翻译到近代的新教翻译，一代又一代的外国来华传教士在《圣经》翻译上前赴后继，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些《圣经》翻译版本中，官话和合译本《圣经》是最为成功的中译版本。而身为“和合本”修订委员会主席的狄考文在其中的作用最为突出。《圣经》在中国的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狄考文所提倡的使用官话即白话文翻译的原则，使《圣经》更为通俗易懂，具有更强的可读性，更易于在普通民众中传播和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同时对汉语尤其是白话文的普及起到了外在的推动作用，对中国的

一大批现代文学巨匠也都有影响。另外，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带动了近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狄考文的得意弟子王元德曾作为狄的助手，为官话和合本圣经的本土化翻译作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经过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工作的锤炼，王元德后来也成为民国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其1930年独自翻译《新约》并于1933年出版，这是中国翻译家独自翻译的第一部《圣经》，成为中国翻译家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四

狄考文作为传教士，其所作的活动带有宗教性质也在所难免。在举办教育活动中，狄考文也把宗教灌输作为办学的指导方针，通过宗教课程的设置和各种宗教仪式，培养学生的宗教品格。这也成为学术界诟病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传教士教育家的原因之所在。

但也正是其披着传教士的外衣，才使狄考文从事教育成为在一种可能。宗教起源于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精神上满足与物质需要相比更为虔诚。自唐朝以来，传教士一代又一代的在中华大地上时断时续地从事着传播基督福音的工作，19世纪入华的传教士更是以文明的使者自居，他们认为自己来到中国的目的是“给予”而不是索取，他们为了“拯救”在“邪说”下生活千年的民众，不畏陌生环境与生活的艰难和当地民众对他们的仇视，狂热地投身于“拯救灵魂”的工作中。

为了宣扬福音，狄考文等传教士采取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和医疗事业等社会公益事业，作为间接传教的方式以求广播基督福音。而兢兢业业、不知疲倦则成为他们工作的主要特点。狄考文来华四十五年，其间仅有三次回国，其死后无子嗣留世，依靠出版书籍所获得稿费死后也捐给了山东滕州的华北神学院。支撑狄考文这一举动的正是其对基督的虔诚，可以说，正是由于他是一名传教士，才使其从事教育事业成为可能。

然而，外来传教士毕竟是依靠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是靠着不平等条约获得传教权利的，其举办教育事业也无视中国的教育主权，办学的最终也是为了基督教的利益，在这点上我们必须给与揭露与批判。

【附录一】

狄考文生平经历年表

1836 年

1 月 9 日 狄考文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父狄约翰、母狄玛丽均为基督教徒。狄考文是家中长子，下有 6 位弟妹，其中有 3 人前往中国传教。

1841 年

狄家迁往基兹博格，艰辛的农场生活使狄考文童年时期就明白了劳动的重要性，并锻炼了其手工制作的能力。

1853 年

入根托斯中学学习。

1854 年

因家境贫苦，狄考文辍学回家，在一所乡村小学代课。

1855 年

春

受洗入教，并转入登拉普—克里克中学学习。其间在一所学校兼任几何学和希腊语教师，获取生活费用。

秋

以优异成绩考入杰斐逊大学，因学习基础较好，遂向校方申请直接进入大学三年级学习，获准。

1857 年

以优异成绩从杰斐逊大学毕业。同年入新泽西州比弗中学任教，并斥资买下该校。

1858 年

狄考文变卖比弗中学，入美西神学院学习神学。

1860 年

1 月 21 日 在俄亥俄州开展教工工作，与当地一位牧师的侄女朱丽娅结识。

4 月 12 日 在巴特地区开展教工工作，长老会批准其传道资格。

夏

在皮斯伯格地区传教。

1861 年

4 月

狄考文向美国长老会海外布道总部提出出国传教士的申请，但因美国内战爆发，被迫延搁。

夏

拒绝宾州某教堂的邀请，前往德拉瓦教堂任该地牧师。

1862 年

11 月

狄考文按立为牧师。

12 月 27 日

狄考文与朱丽娅完婚。

- 12月30日 接到美国长老会海外布道总部批准其出国传教的信函。
- 1863年
- 7月3日 从纽约启程，乘舢板船“圣保罗”(St. Paul)号前往中国。
- 12月16日 达到上海，并在上海度过圣诞节日。
- 1864年
- 1月3日 狄考文夫妇偕同郭显德夫妇又转乘“汕头”(Swatow)号前往烟台。
- 1月15日 达到目的地登州。
- 4月 在狄邦就烈的帮助下，筹备在登州建立一小学堂。
- 9月 登州蒙养学堂首届学生开班。
- 10月 狄考文开始前往登州郊区开展乡村布道。
- 1865年 春 在莱州传教。
- 8月 同郭显德在胶州传教。
- 9月 登州蒙养学堂获得长老会差会批准，并给予资助，使在校生达到12人。
- 1866年 春 同郭显德前往青州传教。
- 1867年 自建一所西式二层楼房，将原住所观音堂全部改造为校舍。
- 1869年 携狄邦就烈前往照远传教，其间与苗化育相识。
- 1871年 前往上海担任美国长老会出版社美华书馆的负责人。
- 1872年 辞去美华书馆负责人一职，力劝其弟狄约翰来华担任该职位。并返回登州，开展春季布道工作。
- 1873年
- 2月13日 同郭显德外出传教，深入到济南、泰安等地，并前往曲阜朝孔。
- 秋 对登州文会馆进行改革。并鼓励学生邹立文参加当地科举考试，取得优异成绩。
- 1877年
- 2月 狄考文为首届毕业生举行盛大的毕业典礼，登州蒙养学堂也借机更名为登州文会馆。
- 1877年
- 5月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狄考文在会上发表《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一文，为传教士开办教育事业辩护。并呼吁与会各差会合作成立教育团体，出版当时基督教学校急需的教材。

1878 年

10 月 同梅里士、狄邦就烈前往平度、莱州传教，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旅行布道。

1879 年

5 月 同狄邦就烈回美国度假，这是他来华 15 年后的第一次回国。在美国期间，向美国长老会差会总部提出将登州文会馆升格为大学的申请，但没有得到批准。

1880 年

被汉诺威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1881 年

1 月 从美国返回登州。再次向国长老会差会总部提出将登州文会馆升格为大学的申请。

1882

在狄考文的努力下，登州文会馆招生人数达到历史性的 65 人。

秋

在狄考文的申请下，美国长老会差会派赫士夫妇来华，协助狄考文管理登州文会馆。

1884 年

在狄考文多方呼吁下，登州文会馆正式得到美国长老会差会的批准，准其升格为大学。

1888 年

被伍斯特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1889 年

同狄邦就烈前往长江、大运河流域，完成《官话类编》的最后一次修订工作。

1890 年

5 月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狄考文发表讲话，重申了基督教学校的作用。该会决定将益智书会改组，后为中华教育会，狄考文任首届会长。同时大会决定重译圣经，狄考文任官话版本负责人。

1893 年

同狄邦就烈回国度假。

1895 年

狄考文辞去登州文会馆学校职务，专心从事译经工作。

1902 年

6 月 回美国度假。这是他最后归国度假。

1903 年

8 月 从美国度假回到中国。

1906 年

《新约全书》翻译工作结束，该书于 1910 年出版。

1908 年

9 月 28 日狄考文因腹疾去世，终年 72 岁。

【附录二】

英汉人名、地名及专有名词对照表

阿立甘	Alleghenye
爱尔德赛	Aldersay
巴修理	W. A. T. Barber
巴尔特	Butler
白汉理	Henry Blodget
邦麦吉	Maggie Brown
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比弗	Beaver
本尼谢	Benicia
柏尔根	P. D. Bergen
布朗	Samuel R. Brown
布托玛	Thomas Bramfitt
冲击与回应	Impact-Response
狄考文	Calvin W. Matter
狄乐播	Robert McCheyne W. Matter
狄詹妮	Jennie
狄邦就烈	Julia A. Brown
丹福斯	J. A. Danforth
登拉普—克里克中学	Dunlaps Greek Academy
登州文会馆	Tengchow College
德拉瓦	Delaware
丁黉良	W. A. P. Martin
范约翰	John Marshall Farnham
福汉会	Christian Union
富善	Goodrich Chauncey
费脱邑县	Fayette
傅兰雅	John Fryer

格兰德女士 Eliza Gillette
盖利 Samuel R. Gayley
高第佩 T. P. Crawford
根脱斯中学 Hunterstown Academy
广文学堂 Kuang—Wen College
郭实腊 Charles Gutzlaff
郭显德 H. Corbett
广学会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海雅西 J. B. Hartwell
海格思 J. R. Hykes
哈培森 Capp
花马太 Holmes Matthew G.
花雅各 J. L. Holmes
花华圣经书房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ic Book Establishment
赫士 Waston McMiller Hayes
侯莫斯 S. A. Holmes
霍尔 C. J. Hall
霍利约克山 Mount Holyoke
赫维 Dwight B. Hervey
惠志德 John Wherry
加斯顿 William Gaston
基督教见证 Evidence of Christianity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 1877 年大会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 1877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 1890 年大会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 1890
基兹博格 Gettvsburg
教义问答 A Catechism of Christian Doctrine
杰斐逊大学 Jefferson College
旧约历史 Old Testament History
坎伯兰县 Cumberland
伦敦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莱文 Lawrenceille

李佳白 Gilbert Reid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理雅各 James Legg
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黎力基 R. Lechler
赖德烈 Kenneth Scott Latouratte
米勒 J·R·Mille
米怜 William Milne
梅理士 Charles R. Mills
马礼逊学堂 Morrison School
马礼逊教育会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美国海外传道部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美国浸礼会传教会 American Baptist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美华书馆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美国北长老会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美国南浸信会 American South Baptist Convention
美国圣公会 American Episcopal
美以美会 American Methodist
麦嘉缔 Davie Bethune McCartee
墨海书馆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
普卢默 Plumer
莫斯 S·B·Mercer
倪维斯 John Livingston Nevius
潘慎文 Alvin Pierson Parker
齐鲁大学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夏威夷群岛 Sandwich Islands
圣约翰大学 St. John's University
施约瑟 S. L. Joseph Scherewsky
圣保罗 St. Paul
汕头 Swatow
曙光初露 The Peep of Day
桑福德 E. T. Sandford

汤森德 Robert Townsend
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瓦克胡赛特 Wachusett
威尔森 J·Leighton Wilson
文书田 George Owen
文艺委员会 Committee on Literature
谢拉德 John H·Sherrard
谢卫楼 D. Z. Sheffield
奚尔恩 J. L. Heeren
益智书会 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
益智会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长老会海外布道会 The 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詹姆斯 James Duffield
中华教育会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中文选辑 Chinese Chrestomathy
仲钧安 Alfred G. . Jones

【参考文献】

一、经典著作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二、报刊、文献、档案

1. 《圣经》
2. [美]林乐知主编：《万国公报》，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1976年。
3. 中华续行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4. 张贵永、吕实强编：《教务教案档》，台北，1975年。
5. 李刚已：《教务纪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
6. 王明征：《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
7. 朱寿彭：《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
8. 翦伯赞、郑天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修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
9.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
10.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11.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 山东地方史志编辑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宗教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4.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年。

15.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6.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
17. 朱有瓛、高时良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教会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18.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
19. 王元德，刘玉峰主编：《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印刷所，1913年。
20. 韩同文：《广文校谱》，青岛师专印刷厂，1993年。
21. 廉立中、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
22.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山东省文史研究馆编：《齐鲁文史》。
23. 山东省档案局、山东省档案馆编：《山东档案》。
24. 山东省档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
25. 山东省档案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1；J109-02。
26. 山东省档案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10。
27. 《登郡文会馆典章》，上海美华书馆，1891年刊印。

三、译著

1. 丹涅特著，姚曾虞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
2. 卫三畏编，史其志译：《派往中国的全部传教士名单》，载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天平天国译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
3. [美]卡罗尔·卡尔金斯主编，邓明言等译：《美国文化教育史话》，人民出版社，1984年年。
4. 威利斯顿·沃尔克著，孙善玲等译：《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5. [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中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
6. [美]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7.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增补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8. [美]明恩溥著, 林欣译:《中国人的素质》, 京华出版社, 2003 年。
9. [美]明恩溥著, 午晴、唐军译:《中国乡村生活》, 时事出版社, 1998 年。
10. [美]哈罗德·伊萨克斯著, 于殿利、陆日宇译:《美国的中国印象》, 时事出版社, 1998 年。
11. [美]杰西·格·卢茨著, 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 年》,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12. [美]马士著, 张汇文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商务印书馆, 1963 年。
13. [美]郭查理著, 陶飞亚、卢娜译:《齐鲁大学》, 珠海出版社, 1999 年。
14. [加]许美德著, 许洁英译:《中国大学 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四、外文著作

1. A Recorder of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Work in Shantung Province, China. 1861-1913. New York, 1913.
2. Alexander Alex. Armstrong, *Shantung, A General Outline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Province; a Sketch of its Mission; and Notes of a Journey to the Tomb of Confucius*, Shanghai Mercury Office, 1891.
3. Charles Hodge Cro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N.Y., 1955.
4. Barnett, S.W., Fairbank, *The Place of Protestant Writings in China's Cultural History, Christianity in China Form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5.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6.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7. Daniel W. Fisher, *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 China: a biography [monograph]*, Philadelphia : Westminster Press, 1911.
8. 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Compiled and Edited,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in Some of Its Aspect*,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12.

9.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 - 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 - 1843, and 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10. 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 ,1907.
11.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12. Eliza A. Morrison com., *Memorie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1839
13. Olive Wendell Elesbree, *The Rise of American Missionary Spirit in American: 1790 - 1815*. Williamsport Printing and Binding Co., 1928.
14. Irwin T. Hyatt, Jr., *Our Ordered Lives Confess: Thre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East Shantu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5. Alice Gregg, *China and Educational Autonomy: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 1807-1937*. New York. 1946.
16. John J. Heeren, *On the Shantung Front: A History of the Shantung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1861-1940, in its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etting*. New York,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1940.
17. Robert McCheyne Mateer: *Character-Building in China: The Life-Story of Julia Brown Mateer*,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2.
18.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7-20,1890.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19. Rec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 May10-24, 1877.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8.
20. Recorder of the Second Shantung Missionary Conference at Weihien, 1898.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9.

五、中文著作

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2.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3.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年版。

4. 顾学稼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田正平编，何晓霞，史静寰著：《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6. 吴洪成：《中国教会教育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8.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9.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10.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 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1. 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12. 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
13. 高时良：《中国教会大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14. 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 刁士林：《山东文史集粹：教育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
17. 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
19. 赵承福主编，张书丰著：《山东教育通史》（近现代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
21.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
22. 陈学恂：《中国教育近代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
23. 丁名楠、胡绳武：《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24.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5. 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26. 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
27. 安作璋、王志民主编，魏建、唐志勇、李伟著：《齐鲁文化通史（近现代卷）》，中华书局，2004年。
28. 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29. 李时岳：《近代中国的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85年。
30. 戚其章、王如绘：《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31. 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32. 谭双泉：《教会大学与近现代中国》，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
33.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4.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
35.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36.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9年。
37. 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
38. 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0年。
39. 林治平：《中国基督教大学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2年。
40. 朱自清：《新诗杂话》，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41.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商务出版社，1985年。
42. 黄心川：《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88年。
41.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六、论文

1. 王立新：《晚晴在华传教士教育团体评述》，《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 王波：《“文化帝国主义”和传教士的行为方式》，《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
3. 王业兴：《基督新教队中国近代化的双重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4. 王立新：《十九世纪在华基督教的两种传教政策》，《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5. 吴洪成：《传教士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年第2期。
6. 王立新：《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
7. 吴梓明、陶飞亚：《晚晴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文史哲》，1997年第2期。
8. 陈振江：《传教士与晚晴教育改革刍议》，《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9. 王立新:《“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1. 杨齐福:《近代来华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反思和批判》,《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2. 蒋骁华:《“圣经”汉译及其对汉语的影响》,《外语教育与研究》,2003年第4期。
13. 任东升:《中国翻译家与“圣经”翻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4. 王宏凯:《清末“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史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15. 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期。
16. 秦立霞:《从传教士为主到教育为本:试论近代教会大学角色转变的历史根源》,《江苏高教》,2002年第1期。
17. 黄新宪:《教会大学与文化变迁》,《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

后 记

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毕业论文也即将付梓。这篇文章既是对自己三年来学业的一个总结，也凝结了诸位师友对我的殷勤栽培和教导。

我首先要感激导师郭大松先生。入学之初，郭师便根据我的已有学业基础引导我研习中外关系史，嘱托我学习马士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这埋下了我对该领域的浓厚兴趣。在论文题目确定之后，郭师引导我对论文章节做了符合逻辑而又细致的布局，对论文的基调和所表明论点做了深有独特而又独到的阐述。论文草创后，郭师逐章逐节逐字的修改和打造。可以说，郭师给我修改的论文模板就是我此后发奋的方向。这条路虽然漫长，但学生会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郭师不但加强在学业上的指导，在生活和思想上也给了学生春风般的关怀。物质上的支持、精神上的引导使学生一次次走出生活困境和思想误区。这些学生都没齿难忘，永记在心！

我在大学本科虽学习的是英语专业，但在历史学科相关专业书籍的翻译上，却时常感到力不从心。郭师用其深厚的中文造诣，娴熟的翻译技巧步步引导我在历史学外文材料翻译这条道路上攀登。可以说，在山东师范大学求读的三年，也是我在历史学、英语翻译学双学科研习的三年！

我大学本科阶段习读的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有幸进入山东师范大学学习中国近代史，这还有幸结识于田海林先生。田先生给我留下的渊博的学识、正直而又不乏幽默的人格、洒脱而又豪爽的人生态度都令学生心向往之。只叹三年时间如白驹过隙，瞬间而过。田师每次和学生的交流，都是学生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和前进的动力资源！

此外，学生还要感谢导师组王林、李伟、魏永生、王守法、包爱琴、张登德诸位教授三年来的教诲。

同时，对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华东神学院、山东图书馆、山东省档案局、山东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宾夕法尼亚图书馆等机构表示最由衷的谢意。谢谢他们给学生提供的图书查询的服务和便利。

另外，我对上海市尹宝爱牧师、上海华东神学院牧师苏德慈牧师和阮恩荣管理员表示崇高的谢意。

历史文化学院资料室的江明老师以及图书馆的各位老师为我查阅资料提供了极大方便，在此表示感谢。

日常学习生活中，我的同窗刘慧、赵宇静、宋立杰、李光伟、周婷婷、杨鹏，师弟张德明、师妹李明以及室友等都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生我养我的父母，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最真挚和最无私的。而孩子对父母最好的报答就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这点上，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文中难免有很多不足之处，恳请各位方家给予批评指正。

崔华杰

2008年5月21

在学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狄考文与近代新式教科书编写》，山东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第 144 至 145 页。